人類的夢魘



人類的夢魘

歌德文等著
孫慶餘、王溢嘉合譯
武陵叢刊 ⑦
武陵出版社

武陵出版社
武陵叢刊 ⑦
人類的夢魘
歌德文等著
武陵出版社

人類的夢魘

武陵出版社

你知道人類未來的命運嗎？你關心目前科學密集發展的結局嗎？

這本書用小說方式寫出未來人類所面臨的種種夢魘，不僅引人入勝，而且去年在美國出版後，引起極大的騷動。

未來的人類會像做夢一樣，生活在一個不可想像的世界裡……

人類的夢魘

歌德文等著

孫慶餘／王溢嘉譯

武陵叢刊⑦



武陵出版社印行

目錄

寫在前面

孫慶餘

這是一本科學幻想小說（SF），是一九七四年美國該類小說中最優秀的一本，也可能是目前爲止臺灣翻譯的該類書籍中唯一的一本。

但是，我們必須提醒讀者，如果您把這本書當作純科學讀物或神怪小說來讀，您一定會失望的。因爲這本書並不談論科學發明，它只談論人性在未來可能遭逢的改變；它並不先假設人性在未來已經有所改變，而是，假設科學並不會爲人類帶來精神幸福。這也是編者羅傑•艾伍德編選本書的用意。

本書是兩人合譯而成。翻譯過程中，所有書中出現的人性憂患、炎涼愁苦，都使我情難自已。唯其是性情中人，才更愛性情中事。因此，希望讀者也能抱着悲憫和傷痛的心情來讀這本書，這樣，才不會辜負其中細微的人性刻劃。

一九七五、十、廿五

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後

（三個衣衫襤褸的人坐在一個廢城的主要街道上）

甲……糟糕的是前線延伸到我們家的速度太快了。結果，有些巴西人在我們家的浴室裏作戰，而另一些瑞典人則侵入會客室……

乙：（生氣地）我已經聽够你那一套了，談來談去還是戰爭！

丙：聽他說話的口氣，彷彿他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唯一的倖存者似的。（有些不樂）喂，老兄，我們都知道那是一段不太好受的時日，可是受害的並不僅僅是你啊！

乙：（對甲）你從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後，就一直談個沒完。

丙：謝謝天，至少我們三個人是從這場大屠殺中逃脫了。想想看，整個三十多億人口中就只有三個人倖存！我們眞是不該再抱怨了。

乙：我想我們應該好好討論討論如何最有效的來維護世界永久和平，世界不能再一次這樣燃燒了。

丙：有道理。

甲：說到燃燒，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從口袋中掏出一盒火柴）這是我們僅餘的——八根火柴。

乙：（關切的）你各處都找遍了嗎？

甲：是的，我找遍了全世界每一個主要工業區。我們的香菸足够供應兩千萬年，有幾十株菸草樹完整無缺的保留下來了；而火柴工廠却沒有間一保留下來的，全都在戰火中焚燬了。

丙：馬德里還在焚燒嗎？

乙：還有安卡拉呢？

甲：嗯，都在焚燒。

乙：那很好，我們可以用它來代替火柴了。

丙：但是它們不會永遠焚燒啊！連紐約這樣的大城市都只焚燒了兩年。我們還是應該折



回來討論討論火柴問題，這才是長遠之計。

乙：我想到了一樣更值得討論的事情了。我們之間的領土主權如何劃分呢？

甲：不錯，我們必須略作商議。（對丙）我們推選你爲會議主席。

丙：我接受這項艱鉅的任務，並且願意在我的權責內秉公裁處你們的所有提議。現在開始發言。

甲：（起立）諸位，第三次世界大戰蹂躪了全世界，然而，我們三個人却能衝破重重危難，從這場大戰中頴脫而出！

乙丙：（同時）對，戰勝者的聯合國萬歲！

甲（接下去）我們命中註定要從這場浩刼中生還，去擔負重任，因此我們必須爲維護人類的和平和安寧而努力！（在乙丙熱烈的掌聲中坐定）

丙：接下去是你們的領土主權問題。（對甲）你希望擁有哪些洲？

甲：南半球。包括非洲、澳洲和南美。

丙：（對乙）你呢？

乙：歐洲和亞洲。

丙：（激怒的）這樣我豈不剩下北美了嗎？

甲：別開玩笑，北美是全世界最富庶的洲啊！還有，美國也在那兒。這一億七萬四百萬人口的幅員對你一個人來說還不够嗎？

乙：好了好了，再加上格陵蘭給你吧！

丙：你們省點事吧！

乙：拜托拜托諸位，別把危機加深好嗎？（對丙）美洲並不小，而且是一個相當有希望的地方，兩個海洋屏障著它。至於我，我唯一要歐洲的理由只要因爲它在戰略地位上靠近亞洲，我必須用它來捍衞我的疆土——亞洲。

丙：（對甲）你何不把南美給我？

甲：我可沒有發神經！請別忘了我對我們這場共同勝利所作的貢獻和犧牲啊！

乙：諸位，我們決不能容許這些摩擦引發另一場大戰。

丙：別恐嚇我！你認爲你手上握有全世界唯一留下的最後一管左輪就能使我害怕嗎？

甲：諸位，諸位，拜托……現在，我們總共只剩下三個人了，每一個人都該想想，世界是大得足够容納下三個人的。

乙：如果世界對你來說眞是那麼大，那你爲什麼不放棄澳洲？

甲：呃……世界並不那麼大。

丙：你看，你還期望我只接受一個洲呢！

乙：我想提出一個臨時動議。既然我們不能明顯的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獲致協議，我建議這個案件在更進一步調查和研究前暫時擱置。

甲：附議。

丙：贊成的擧起手來……好，動議通過。現在，我建議按照議事程序先討論討論火柴的分配問題。

乙：這盒火柴是人類共同的財產，我建議由我們三個人平分。

甲：我認爲這眞是一個可笑的想法。首先，這盒火柴是我發現的，它憑什麼應該成爲人類共同的財產？其次，你們並無法使三個人平分八根火柴。

乙：那麼你的高見如何？

甲：我建議給你們兩人兩根火柴，其餘的四根放在盒裏由我保管。

丙：你別想用這個提議開脫！我否決！

乙：請你們自我克制！

甲：把我們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這些沒有結果的討論上而不去重建世界，這眞是一件可恥的事！

丙：你看！他有了這幾根火柴就開始責備起我們的討論來了！把你的火柴給我們，我們自然會去重建世界，用不著你操心。（之後，有一段間歇。）

甲：對不起，諸位……我提議暫時休會。（他走出去，乙目送他離開，然後激動的附在丙的耳旁低語。）

丙：這主意不錯。（隨手抓起一根粗大的木棍）走吧！

乙：你不認爲我們應該先給他一個措辭嚴正的照會嗎？

丙：這些可以事後補作，我們應該給他個出其不意。（雙雙下場，不久，裏面傳來乒乒乓乓的打擊聲，怒叫聲，以及甲臨死前的喉嚨聲。然後，乙和丙又回到舞臺上來。）

丙：我認爲我們應該贏得人類的感激，因爲我們替人類除去了公敵。好了，現在給我四根火柴！

乙：四根？爲什麼是四根？

丙：全部戰利品的一半嘛！

乙：我看你一點公平的頭腦都沒有。這場勝利的全部過程是誰策劃的？

丙：不錯，是你，可是是我給他當頭一擊的。

乙：這無足輕重！只能給你三根火柴，要不要？

（丙暴怒的舉起木棍，乙立時抽出左輪手槍射向他，丙倒下。乙悠閒的坐下來，用那八根火柴之一點燃了一根紙烟。）

丙：（瀕死前）天啊……你……作……了……什……麼？

乙：我終於爲人類維護了永久和平。

（幕落）

譯註：本文發表於一九四七年，爲匈牙利劇作家Leslie Tabi 所作，時當二次大戰後，聯合國草創，列強（美英蘇）處理善後事宜之際。（譬如勢力範圍的劃定，北緯十七度、三十八度線的分割，東西德的分治，以及，東歐的淪入鐵幕等）劇中對於列強領土的野心和所謂「聯合國」的虛僞面目描摹盡緻，並對「絕對性絕對武器」（指「核子武器」）的毀滅能

力預作估計，是一篇涵蘊深刻的諷刺短劇。除本文外，以下各篇皆爲一九七四年美國科學幻學小說精選。

適應的極限

六個太空船船員四處走了一周，才在一塊巨岩下發現一個地洞。他們在地洞內找到了一條印有盾形徽章的帶扣，每個船員都認出了它。很久以前，卡爾·奈森船長和七位船員駕著太空船「馬拉松號」飛離地球，以後就渺無音訊，這個帶扣上的盾形徽章就是「馬拉松」號的標誌。

於是船員在湛藍色峭壁下的山麓展開搜索。有人發現了可疑的脚印，他們循著脚印追蹤，花了將近兩個鐘頭時間，總算將一個瘋子般的野人逼入一個死谷，然後將他帶回新墾區。

這個瘋子般的野人就是奈森，他身上除了一件襤褸的太空裝外，別無他物。「我的船員死了，」他用一種奇異的平淡腔調說：「他們都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

「他們的屍體在那裡？」格蘭特問。但奈森拒絕回答。

「船長，我可以去找他們的墳墓嗎？」副船長狄福林問。格蘭特點點頭，於是狄福林帶著兩個人到山麓一帶去勘察。

當他們奔跑著回來時，格蘭特仍繼續在向奈森質問。

「我們找到了，在離這裡最近的小山上有七個墳墓，用七塊大石頭作著記號。」

奈森用遲鈍而發紅的眼睛注視著他們。

「疾病帶走了他們，我是唯一的倖存者。」

「『馬拉松』號在那裡？」格蘭特再問。

「我可以告訴你，我自己無法修理她，又怕她受到病菌污染，所以把她沉到湖裡去了。」

狄福林低聲說：「船長，我們在着陸時看到了一個湖泊。」

格蘭特點點頭：「我們的確看到了，好吧，修理好太空船，我們就馬上離開這裡，」他說，用眼角瞟著奈森，「奈森先生一定急著想回家了。」

但奈森顫抖的說：「我不想離開這裡。」

「你發瘋了？」

「我就是不走，」奈森的臉色忽然變得蒼白，嘴角浮出泡沫，說：「我的船員都埋在這裡，我不願離開他們。」

狄福林接口說：「我們需要爲他們舉行一次宗教儀式，讓他們的靈魂得以安息，我很樂意爲他們朗誦祈禱文。」

但奈森仍然顫抖的說：「我已經爲他們祈禱過了，他們應該可以安息了。」

「我們還是聽聽副船長的意見。」格蘭特說。他命令他的船員將奈森綁起來，帶著走。

狄福林又對墳地提出了一個意見。「我們也許應該挖起一個看看，研究一下他們所生的病，將來回地球時也好有個交代。」

奈森在綁住他的繩索裡掙扎，說：「你們不能挖掘屍體，讓他們安息吧！」

格蘭特冷峻地看了他一眼，說：「狄福林，叫一個人回太空船拿挖掘工具來。」

工具拿來後，船長隨便選了一個墳墓，命令船員開始挖掘。

奈森又叫道：「不要挖那個，他病得最厲害！」

「就挖這個。」格蘭特堅持說。

墳墓中並沒有屍體，他們掘得很深，但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世上竟然還有類似衣冠塚這種事！」格蘭特向奈森說：「你最好給我們一個解釋。」

像瘋子般的奈森此時竟開始大哭起來，他們想叫他停下來，但他却繼續哭鬧不已。

於是他們只好將他帶回太空船，留下狄福站在空空如也的墳墓邊。他站著，仰望藍色的天空好一會兒，但覺一片安詳，除了那個瘋子外，這裡似乎不可能存著有什麼不可思議的、邪惡的事情。

然後，他覺得肩膀上彷彿被人輕觸了一下。他迅速轉過身來，却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他好像聽到一陣模糊的音樂從遙遠的地方飄來，但當他側耳傾聽時，整個大地又恢復了原先的死寂。

他又轉過身來，背對著山脈，開始挖掘另一座墳墓。

空無一物的墳穴就像一張對著他打呵欠的嘴巴，他一直呆立著，直到崔德叫他回去吃飯時才離開。

格蘭特顯得心神不寧，對他咆哮道：「你知道你在做什麼事嗎？」

「我只覺得應該將他們挖起來看看，你不介意我這樣做吧？」

「『馬拉松』號有八名船員，那裡有七個墳墓，挖起來的兩個居然是空的！好了，你繼續挖吧，我不介意了。」

第二天早上——

「你弄錯了，這裡不是我埋葬他們的地方。」奈森對著正在第三個墳墓邊揮汗工作的狄福林喊道。這時格雷森和崔德正快速朝他們這邊趕來，小徑上激起陣陣的灰塵，飄向藍色的峭壁。狄福林兩眼望著隨風揚起的灰塵，他不願看到奈森的臉。

「讓他們孤獨地守著自己的靈魂吧，你沒有權利這樣做，你甚至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就知道你在做什麼嗎？」狄福林反問。

「你在白費時間。」奈森蠻橫地答道：「你可以繼續挖，但你是一個傻瓜。當你聽到那個召喚時，你就會立即逃開的。」

然後他在挖開的墳穴間奔逃，因為格雷森和崔德正想架住他。

「小心你們的船長格蘭特，」奈森對狄福林尖聲喊道：「他會像一隻食人的禿鷹般。」

他一邊說，一邊敏捷地跳過一個墳穴，結果和崔德撞了個滿懷，崔德抓住了他。當格雷森和崔德拖著他離開時，他的腳後跟在地上留下兩道淺淺的溝痕。

「提防他，」他仍然對狄福林大聲尖叫：「他會和我一樣，和我一樣！」在被拖回太空船的途中，他一直尖叫不已。

狄福林丟下錘子，皺起眉頭注視著空空的墳穴。他們既然不在這裡，也不在太空船着陸的新墾區，那麼只剩下一個地方是他們可能的葬身之地了。

於是他轉過身來，向上望著靜寂的藍色峭壁。峭壁並不很高，要爬到頂端應該不會太難，他可以上去看個究竟，在其他人找到他之前就下來。

他以前從沒有爬過這麼得心應手的峭壁，突岩和罅隙配合得天衣無縫，彷彿在他需要時，它們就能適時出現一般。本來是一次艱險的攀登竟變成了一件簡單的差事，他只要兩腳順勢向上一躍就够了。他覺得自己像是一片輕飄飄的雲彩般慢慢上升，幾乎是毫不費力地筆直向上爬上去。

當他到達山頂時，臉不紅，氣不喘，天空低壓在他頭頂。在地球或其他地方，他從未看過這種顏色的氣層，一片慘綠的藍色籠罩在他頭上，前面不遠處有一個較明亮的區域，於是他朝那個方向行去，每走一步，心跳就加快了一下。

然後，他看到了一處噴泉，他身不自已地朝它走去，泉水浸到了膝蓋仍然茫然無覺，除

了眼前的事物外，什麼也沒有看到，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也不知道。

泉水中立著一塊寬廣、平坦而閃閃發光的礁岩，礁岩上有三塊石板，每塊石板上都躺著一個人。一道發出藍色光焰的噴泉從礁岩的中央噴射出來，藍色的水柱有好幾呎高，四散的水花濺到下面三個睡者的身上，三個人都赤身裸體，臉龐安詳，柔和年輕。

他們的呼吸非常均勻，當他們將藍色的光焰吸入肺中時，胸膛平穩地起伏著。他們的睡態莊嚴無比，在吸入那瑰異的光焰時，沒有一個人的前額起皺，眉頭糾結在一起，或者睫毛輕輕顫動一下，他們完全沒有受到任何打擾的跡象。

當狄福林注視著眼前這幅景象時，他突然明白了。這三個人正在等待，他們會這樣一直躺著，直到有一天噴泉喊醒了他們，帶他們進入一個無法想像的新紀元。在此之前，沒有任何東西能够打擾他們的安睡，沒有任何化學藥品能使他們的眼睛張開或心跳加快，時間在這裡失去了它的魔力。也許藍色的峭壁有一天會崩塌，沉入海底；行星會碎裂，掉進無盡的虛空中；但這道瑰異的藍色噴泉却永遠不會讓這三個人受到任何傷害。不管在何處，它都會像不朽的子宮含抱胎兒般環衞這三個人，直到漫漫的長夜結束。

狄福林在山下聽到的樂聲就是從這裡發出的，光粒輕輕拍打著石板，將曼妙的樂聲送入

風中，融化了正想從狄福林喉頭爆出的哭喊，撫慰了他心靈深處的創痛。

曼妙的樂聲帶著他爬下峭壁，走向墳地。他又開始挖掘，在第四個墳穴裡，他發現了一具屍體。

「這是『馬拉松』號的副船長柯林斯，」格蘭特說：「他的證件還完整無缺。」

「船長，讓我們離開這裡吧，奈森需要找個醫生看看。」

「奈森已經不可救藥了，他謀殺了柯林斯，一顆子彈射穿了柯林斯的腦袋，我們還不能離開這裡。」

當天晚上，狄福林從太空船中潛行出來，他知道他在做什麼，他想再爬上峭壁看看。如果他神智清醒的話，他應該直接去見格蘭特，告訴格蘭特他在峭壁上發現的景象。

但他只是站在太空船邊，兩眼越過平野，凝視著峭壁。他彷彿覺得自己已經穿過了那道將現實與幻想隔開的光幕，自己被釘在光幕上的某處。

在不安的驅迫下，他想去和奈森談談。格蘭特也許不會允許，所以他沒有向他請示。在囚禁那個老人的小房間外徘徊良久，他側耳傾聽，裡面靜寂無聲，他終於放大膽子走了進去。

那個像瘋子般的野人心情相當平靜，有一段時間幾與正常人無異，但他後來却說了一件奇怪的事。

「你和我是同類型的人，在某些方面很相像。」

「怎麼說呢？」狄福林問。

「我們都還年輕，但我們却都不會屈服於未知的環境。」奈森停下來，開始低聲詛咒，過一會兒又繼續說：「在這場競技裡，格蘭特是太老了一點，他已經三十歲了。他想要擁有我的石板，但那塊石板是專爲我而設的，他再等一百萬年也等不到。」

「奈森先生，你多大歲數了？」狄福林問，但他已經知道了可能的答案。

奈森果然驚訝地看著他，「二十六歲，連一天都不會再增加！」

於是狄福林做了一件他知道是不太仁慈的事，他從皮夾子裡掏出一個小鏡子，攤在手上。

奈森皺著眉頭接過來，「你要做什麼？」

「讓你看看自己。」

然後，狄福林在奈森停止尖叫，將要撲殺他前，急急忙忙跑出房間。

他漫步走到墳場邊，慢慢彎下腰拾起鏟子。他迷惑地望著自己的手，手上的小泡相當疼痛，但它們却像周遭的一切一樣毫無意義。

毫無意義的徒勞感覺如此厲害地咬嚙狄福林的心靈。舉例來說吧，像奈森，緊守著自己的秘密而像一個瘋子般發狂；然後是格蘭特，像一隻在謀殺小徑上聞聞嗅嗅的獵犬；格雷森又怎樣呢？他正立於峭壁下，望著蹲伏在山路上的崔德；松尼和強生在太空船的側門邊站著。他自己又在做什麼呢？不過是在挖掘四十年前埋葬在這裡的屍體吧了。

一切都顯得毫無意義。在自己的小天地裡，一個人就有如國王般的偉大，只要一切安然，他就永遠是一個國王。但如果他在浩瀚無垠的大宇宙中迷失了方向呢？而又發現了一個空懸的寶座？誰能坐上這個空懸的寶座呢？一個人只要坐上了大宇宙中的寶座，他就不再是一個人，他是一個……。

在一陣莫明的顫慄中，狄福林丟下手中的鏟子。身後起了一陣微風，風中又飄來了曼妙的樂聲，藍色噴泉之聲穿過大氣，像絲緞般輕撫著他的身體。

他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產生某種解脫的感覺，又彎下身拾起鏟子。

「聽聽那樂聲！」他大聲喊道。

但沒有人回答。崔德是船員裡唯一懂得音樂的人，但他正和格雷斯一起走回太空船，沒有聽到那樂聲。事實上，在這個星球上，除了狄福林和他身後的藍色峭壁外，沒有一樣東西是存在的。

他一邊思索，一邊繼續他的挖掘工作。

七個墳穴裏，有三個是空的，只有四個埋葬了四具屍體。挖完墳穴後，狄福林倚著鏟子四下眺望。這實在是一個美麗無比的星球，是神祇們誕生的地方。

偉大的宙斯曾經躺在噴泉的光芒下安睡嗎？阿波羅曾經在藍色的泡沫裡創造出祂的力與美嗎？宇宙中各個世界的諸神都曾徜徉於此嗎？祂們是受到那噴泉的召喚，才渡過浩瀚無垠的虛空，抵達人間嗎？

他彷彿得到熱病一樣發着高燒，抓著自己的頭猛烈搖幌，希望能使他的思想清晰過來。最後，他又抓起鏟子，將三個空穴填滿。

然後他疲憊地踱回太空船，臂下夾著他在第七個墳穴中發現的記事本。在黑夜消逝以前，他們都將知道奈森的故事。

可憐的奈森，他逃走了。松尼說他看到奈森向藍色峭壁的方向跑去。

那天晚上，他們讀了『馬拉松』號最後幾天的記事：

八月三日：因爲冷却系統故障，我們被迫在這個星球上着陸；弄好之前，必須徹底檢查一遍。

八月七日：船員們四處蹓躂 。 柯林斯說他聽到從藍色峭壁那邊傳來一陣奇異的歌聲。

八月九日：我看到了它。但我命令所有的船員們跟我一齊囘去，留在太空船裡不准外出。

八月十六日：柯林斯認爲如果不准船員外出，恐怕引起叛變。我的屬下都變成了陌生人。

八月廿七日：史密斯逃跑了，跑到峭壁上去。我向丹佛和文萊提出警告。我們都聽到了奇異的召喚聲，我要怎麼形容它呢？在那聲音的召喚裡，似乎有某種無法相信的魔力，令人難以抗拒。

八月廿八日：我再向全體船員提出警告，我是這條太空船的船長，如有人敢企圖逃走，

格殺勿論。

八月卅十日：我殺了提伯。他像夢遊者一樣走來走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所以我射殺了他。我用東西塞住了耳朵，想安靜下來，但沒有什麼效果。當我又射殺想逃跑的貝林敦時，柯林斯似乎在對我尖叫。

九月三日：柯林斯要求我讓他們離開，指責我是一個黷武的軍國主義者。他們都脫離了現實。丹佛與文萊在一個小時前也溜走了。我很難再支撐下去了，但我所接受的訓練驅策著我，叫我必須堅持下去。

九月六日：願上帝賜福柯林斯，今天早上我殺了他。詹森中午逃跑了，但又囘來，我把他關在厨房裡。

九月十一日：詹森又跑了，在他逃到山脚下時，我射殺了他，我並不覺得後悔，我在執行我的職責。

九月十一日：夜已深了，我忽然發現只剩下我孤伶伶一個人了。

九月廿五日：我自己不能修復冷却系統，我無法離開這個星球了，我無法忍受這種孤獨。以前所受的訓練和信念再也不能支持我，我下定決心要到藍色的峭壁上

和他們會合。那股奇異的魔力帶我步入另一世界，我屈服了，我願做一切它希望我做的事。

在做了這個決定後，我從恐怖的緊張裡解脫出來，心裡充滿了喜悅。我必須趕快，必須立刻離開。

九月廿五日：太遲了！上面已經沒有我的石板，我也無法穿越那道屏障。我想起了詹森，我也像他一樣轉回了頭。但這並不代表我不再有任何機會，當然，我也不願將餘生浪費在……。

十二月十一日：我將「馬拉松」號沉入湖中，挖了七個墳穴埋葬屍體，但留下這本記事簿，我要讓它伴隨詹森。我在墳場旁設了一個營帳，假裝所有的船員都仍和我一起。我常到噴泉那邊去，但那道屏障仍然不讓我穿越，我只能抱著等待被允許的希望活下去。

一月：我要成爲一個神。

二月：我發病了。

第二天一大早，船長格蘭特就帶著他的船員登上藍色的峭壁。他沿途大聲解釋說，奈森一定在他寫下那些記事前就發病了，他們一定可以在峭壁上的某處找到另外三個墳墓。狄福林照著格蘭特的命令去做，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藍色的峭壁仍然以它怪誕的方式給予這些攀登者種種誘惑，狄福林沿途默默無語地聽著同志們的驚呼，也像其他人一樣由困惑變成了恐懼。不管他攀登過多少次，似乎都無法習慣於此地的怪誕。

只有格蘭特一個人似乎不爲所動，他挺直腰桿，高抬額頭，一步一步踏在似乎等待他去踩踏的岩石上，毫不放鬆臉上淡漠疏遠的神情。

狄福林是第一個抵達噴泉的船員，也是第一個走入深可及膝的泉水的人，其他的人也都一個個身不由己地走入水中。那閃閃發光的礁岩、瑰異的噴泉以及躺在其中的三個年輕人似乎是一種幻覺，却又比他們身後的世界來得更眞實。他們呆呆站在那裡，彷彿失去了思想和意志。

沒有一個人說話，在看到眼前的這種景像後，每一個人似乎都變成了石頭。狄福林心中又湧起一股熟悉的驚惶，他轉過頭，正好看到格蘭特的臉，他發現格蘭特的臉上也閃爍著同

樣的驚惶。

樂聲就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堅不穿，令人無法逃避。

即使是奈森的尖叫聲也無法驅走那曼妙的樂聲，他正蹲在水中，兩手向前伸出，不停地推壓那道阻止他進入礁岩的無形屏障。最後他絕望地痛哭出聲。奈森已經奮鬪了四十年，但他仍然無法如願！

當他們離開時，他們將奈森留在那裡。在他們開始朝山下的平野邁進前，狄福林是唯一未留下最後一瞥的人。

下山的路途並不遙遠，抵達平野後，狄福林就清晰地聽到了來自噴泉的第一聲召喚，召喚隨著和風的羽翼傳來，是如此的動人而輕柔，好像那道噴泉和他的心靈之間有種無形的絲線相連繫一般。

從內心深處輻射出來的快樂使他臉上的紋路全都變了形，他抬起頭來，拋下手中的槍，從喉頭爆出一聲歡呼，朝著不停召喚他的方向跑去，然後他發現自己的臉正對著格蘭特的左輪槍口。

五個靈魂深處洋溢著喜悅的船員都籠罩在他們船長的殘酷中。

「回過頭來，狄福林，」格蘭特繃緊著臉說：「所有的人都向後轉。崔德、松尼，向前走，我們要回到太空船去。」

於是他們緩緩越過沙地。

格蘭特在他們身後說：「這裡的一切和我們人類無關，峭壁上那三個已經不是人類了，但我們仍是人類，我們就要飛離這裡，我們要回家去！」

狄福林心裡想：我們不會回家了，除了格蘭特外，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再也不會回地球去了。船長無法理解這件事，因為他是一個……就像柯林斯對奈森的稱呼……一個黷武的軍國主義者。除了格蘭特外，沒有人能抗拒那召喚；任何有靈魂的人都不願抗拒它。那道瑰異的噴泉在刹那間已徑道出了太多事情，它的聲音像一陣風吹入他們的意識，洗淨了遺忘的塵埃，撫平了靈魂的創痛，然後像進入時一樣輕悄地從心版離去。但他們已得到了許諾，誰不願以一切來交換這機會呢？

在一陣莫明的哀傷中，狄福林強行壓抑內心的痛苦。他需要時間來思考。那道噴泉知道奈森和詹森並非出於自願前往，所以沒有為他們預備位置。三塊石板只留待那三位不為奈森殺害的自願者。

噴泉是無所不知的，而狄福林却所知有限。在這件事結束前，格蘭特必會對他們採取狙擊。當狄福林轉身留下最後一瞥時，他看到了噴泉正在為這些後到者準備位置，礁岩上有某種新的東西正在形成，他知道那是一塊石板，但却只有一塊！

「類人」自述

當夕陽由維特羅天空逐漸下降到地平線後，恐怖的黑夜又來臨了。在那段可怕的監獄生活中，我每夜都眼睜睜的無法入夢。土著們總是在入夜後哭叫，徘徊在監房上面，有時，也會有一、兩個人突然跳到門口，用手抓住鐵欄，像要將我狠狠扼死一般。整整十六個小時的黑夜中，維特羅土著就這樣一直瘋狂的表演着。無法入睡對我來講，實在無異一種殘酷的懲罰，它使我不得不重覆看着他們的動作。雖然每天艱辛的工作幾乎使一般人精疲力竭了，但，我却一直不知疲倦和睡覺為何物，因為，我是一個「類人」。

當我許久前從地球卡達公司的大汽鍋中誕生後，我就一直被告知我和一般人類無異。我不需要睡眠，我也可以長期工作而不覺疲勞，甚至在外形上，我都算得上英俊。這是「他們」告訴我的一些事。「他們」，我是意指公司裏的技術員和工程師，也包括我的「父親」。

當我七歲受完教育後，他把我帶走，出售到偏遠的世界。那裏住着一些異教的土著，他把「神」的觀念灌輸給這些人，而且利用我做傳達「他」（他就是神）旨意的工具，甚至，替他計算和管理財產。這樣經過了二十年，我從來沒有對這種僕人的身份提出任何懷疑。不過，有一天晚上，當我偶然翻閱一本他的書時，他突然跳起來搶走了。

「你在幹什麼？」他斥呵道。

「我在翻閱它。」我平靜的回答。

「什麼？翻閱它？」他把書本在我面前揚了揚。「我的「人造」朋友。這種神聖的書籍並不是爲你這種人寫的。」

「難道我不是一個人嗎？」我訝異地問。

「當然不是。」

「這麼說，難道我沒有靈魂嗎？」

這句話正搔中他的癢處，他哈哈大笑道：「你當然不是人。你眞的不知道你不是男人和女人結合而生下的嗎？你跟本就沒有靈魂。」

我只好相信他的話，因爲他宣稱他知曉上帝的一切作爲。不過，當天晚上，我謀殺了他

。我相信要是這個侵犯了亞當樂園的人——被視爲神的人——都能謀殺他人，那我爲什麼不能謀殺他呢？因爲，我甚至連道德靈魂都沒有呢！在接受審判時，我極力爲自己辯護，只是我還是被判定有罪。我的處分是被放逐到維特羅星球服勞役。當天晚上，我乘坐了備妥的太空船出發。想到未來充滿了未知，我不禁潸然淚下。

維特羅星球的勞役工作，並不如早先想像的那麼糟。那裏共有四十八個犯人，我們的工作是種植一種類似棉花，可以用來編織的植物。每年夏、冬各種一次。典獄長名叫史丹雷，他在我到達當地時卽對我特別注意。守衞是五個兇悍的機器人。每個犯人都面無表情，彷彿對其他人的生死不屑一顧。每天的作息表是，十六個小時（白天）在田間工作，十六個小時（晚間）睡覺。牢房是一個以水泥砌成的地洞，上面圍以鐵欄。我們的眞正友伴是當地的土著。他們是一個令人喜愛的民族，居住在一哩外。白天，他們常拿著食物和水讓我們食用。到達後不久，我認識了一位名叫莎娟的土著，並且很快墜入情網。可是，當夜晚來臨時，這些可愛的土著却常變成兇悍的野獸，在我們的住處上憤怒叫囂，破壞地上的所有生物，甚至互相殘殺。對於這種劇變，我們感到茫然而且恐懼。

當太陽出來後，監獄的鐵欄卽自動開啓並且降下梯子。我總是第一個走出洞穴的人，每

當我看到趟在我脚下的土著屍體時，我的胃總是緊縮而想作嘔。不過，每次我總慶幸看到莎妲不在那裏。

室友們很快隨我出來，然後，共同看着其他室友一個個爬上來。有些人會禁不住大叫着天氣很好，不過，大多數人總是默默無語。豪金就像我一樣也是被判終身勞役。他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孩子，已在維特羅工作了五年。他的罪名是謀殺，雖然主犯——他的父親——已死，但他仍被判重刑。我一直很同情他並爲他不平，說眞的，那些法官未免有點草菅人命。我的另一個室友名叫狄克，他因監守自盜被判六十年勞役，已經服滿五十九。他年事已高，又因年青時縱慾過度，因此身體極差，每次總是近似爬行的到田間工作。他唯一的希望是，在服刑期滿後仍能再次看到他那日夜思念的地球。我們都很同情他，因此，儘量處處幫助照顧他。

當我們魚貫出去後，典獄長卽由他那圍滿帶電鐵絲網的辦公室走出。管理這些犯人是他唯一的職責。他的長相凶惡，每次出來時總是帶着機器人在身旁守衞。

當他艱辛地走出鐵絲網時，有一位機器人向他做了一些手勢，隨後他就憤怒地叫罵，然後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全體人員卽刻跟我來！」他咆哮着，然後，自顧自地往十二號獄房走去。我們排成一排，典獄長一一指着下面要我們看。當輪到我時，我偷偷往下一望，看到三個屍體躺在地上，旁邊還有四個維特羅土著蹲着。那個人也正是晚上我看到欲衝入監獄的土人。

我極力爲他們辯護，因爲他們實在不知道他們曾經做過什麼。

「不要再說了」典獄長大叫着並掏出火槍。「我們與土著們的條約已經訂得極爲清楚，他們這種行爲要被視爲謀殺。」說着，他迅速往洞裏發射一槍，一陣人肉燒焦的臭味立刻湧了上來，我的胃起了一陣絞縮。接着，他筆直地走到我的面前，木無表情的說：「當他們破壞條約時，他們必須受到應得的處分。」

我只好聳聳肩，因爲我知道再抗議也沒有用了。

「現在你們可以回去工作了，我希望你們白天工作勞累，以便晚上容易睡覺。」隨後哈哈一笑走回他的辦公室，機器人又開始把我們趕回田裡。

豪金走到我旁邊問道：「他爲什麼要用這種方式保護我們？其實他只要在我們監獄四周圍上帶電鐵絲網就能避免這種悲劇發生了。」

「他不能這麼做，」我回答道：「與土著訂立的條約禁止我們這樣做。」

「那他怎麼可以用鐵絲網將自己圍起來？」

「這，我不知道。」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是都沒有生命的保障了？」

「我想情況大概還不至於那麼差。」雖然我嘴上如此說，但，心理却和豪金具有相同的想法。

那天的工作效率極差，每個人都無法忘却剛才看到的慘劇，因此，手脚一直戰抖。中午休息時，典獄長又出現了。看完我們的工作成績後，他激怒得像條瘋狗。「你們究竟在幹什麼，居然到現在還未裝滿四百袋，雖然有三個人死亡，你們仍舊還有四十五個人。我要你們在天黑前再裝滿六百袋。要是達不到這個數目，你們只有漏夜趕工了。」

他的恐嚇並不需要加上任何解釋，每個人都默默地回到田間工作。大家都知道典獄長是一個心狠手辣，說到做到的人。大家只有拼命工作，希望達到他的要求。

我和室友們並肩工作，典獄長就在旁邊注視。天氣灼熱異常，我的肌肉亦隱隱作痛。我知道我的精力超乎常人，因此我暗暗為他人擔心。他們眞的能忍受這種艱苦的工作嗎？在隔條田埂裡，我看到了狄克以發抖的手辛苦地掘着田地。

「你的房間幾號？」典獄長無聲無息地走過來突然問道。

「你難道不知道嗎？」我回答道，並迅速接道，「你爲什麼問這個問題？」

「監獄房間的控制開關，我嚴密的放在牀邊，希望你能知道這點。」

我繼續工作並拒絕正面看他。「這並不會令我懼怕，要是你有胆，你不妨乾脆殺掉我。不過，這對你並沒好處，你永遠也無法獲得她。」

我忘了提到我和典獄長的複雜關係。維特羅土著有一個傳統的婚姻習俗，他們總是將酋長的子女與鄰族的酋長或其子女通婚，我的女友莎妲便是當地土著酋長的女兒，當她到達結婚年齡時，他的父親便到我們住的地方來要求會見酋長。酋長自然是指我們的典獄長，他很快地答應了這項婚事。結婚的日期就定在一年後，這也是當地的習俗。

就在那一年，我被放逐到維特羅來。莎妲和我的戀愛是一件極曲折的事情，我自己有時也不太清楚；愛對我來講是一個陌生的經驗，不過，現在我已瞭解了一點其中的奧妙。我知道愛是一種終身的相互厮守。我瞭解莎妲，同時，我愛她；我想這種解釋已足够了。雖然我知道我與莎妲的結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我要保護她使她不受典獄長的摧殘。我把她送回她的部落並要求她熟讀族裏的習俗和法律，希望能在這些規則中找出補救方法。最後，她

終於在古老的律法中找出了一條可行的辦法。那條及時的律法是：當一個人對酋長的地位不滿時，他可以藉着與酋長的決鬪而取代他的地位。於是，我向典獄長提出挑戰。雖然不情願，他也只能憤憤的接受了挑戰。爭鬪的結果自然早已可想而知，在土著居住的廣場上，我在幾秒鐘內卽把典獄長打得平躺在地了。莎妲把手伸向我，而我也在激動和滿含眼淚中宣佈解除了莎妲的婚姻限制，使她能自由選擇嫁給自已喜愛的人。自此以後，典獄長對我卽存在着深深的仇恨。

當我繼續工作時，莎妲就陪在我身邊。她和她的族人長得極像人類。只是她的面頰上生了灰色的細毛，使她看起來和人類有些不同。不過這種不同也正給我一種親切感，因爲我們都不是十足的人類。她今天又爲我帶來了食物，我要求她去幫忙狄克。

當她回來後，我陪她一起走着。雖然我的工作能力幾乎爲他人的二倍，不過，我還是覺得當別人正在工作時我實在不該如此悠閒的陪伴她。由於工作的效率仍極壞，因此，田裏充滿了一片絕望的氣息。

我告訴莎妲昨天晚上發生的慘劇，她表示一無所知。

「我雖然知道一到晚上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我們却一無所知而且無法避免。對於這次慘

的發生我深感遺憾。」

我知道她講的是實話，她的族人亦如此。他們不知道爲什麼一到晚上卽不能自制地像瘋狂般哭叫，而在白天醒來後却又忘得一乾二淨。

我又提及了典獄長對我的恐嚇，她報以一陣大笑：「他不會殺你的，要是他殺了，他還能找誰談話？對你的恨是支持着他活下去的理由，要是你死了，他又如何活下去呢？」

隨後，我們談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和計劃。當我走到田園盡頭準備返身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怪聲。我怵然轉身，看到了莎妲張牙舞爪地向我衝來。我大叫着她的名字，她却置若罔聞。

就在我來得及應變前，她的手已緊緊抓住我的脖子。她的力氣出奇的大，我被她一衝就跪倒了下來。她迅速地以口咬住我的喉嚨。我感覺到血液順着脖子流了下來，我嘗試着大叫，却喊不出聲音。從她的肩上，我看到了幾個人正在恐懼地向後退縮着。我無法怪他們，因爲，這種景像正是他們日夜恐懼的事情。

突然，我聽到了機器人急促的脚步聲。我開始叫喊，因爲，我不希望它們傷到莎妲。不過，機器人很快地走出了我的視線，原來它們要幫助的是狄克而不是我，在模糊的眼光中，

我似乎看到了狄克那衰弱的身體正躺在田野上。

我嘗試着叫莎妲放手，但她似乎變本加厲。我只感到眼前發黑，胸口一陣悶痛。我知道我已離死不遠，突然，我聽到莎妲發出一陣痛苦的哭泣並以銳利的指甲往我喉嚨一劃。我想我就要完了。爲什麼上天那麼不公平？爲什麼我要死在一個我所深愛的人手上？終於，我不省人事了。

不知道經過了多久，我忽然感覺我的臉上觸着冰冷的土地。慢慢的，我瞭解到我的苦難已經過去了，我終於又呼吸到了新鮮的空氣。

「你還好嗎？天啊！請你講話啊，請你對我講話啊。」

那是莎妲！我還聽到機器人在旁邊的聲音。我掙扎着睜開眼睛。只能模糊的看到一些人影，喉嚨一片乾燥，我努力拼出一些話語：「我想……我……還好。」

狄克也和他們站在一起注視我。機器人嘗試着扶起我，但我摔開他們的手自己掙扎站起來。我的眼前仍然一片模糊，但很快就恢復了正常。「我很好。」我拍拍身上的泥土，「讓我們再回去工作吧，事情已經結束了，我們必須趕快把未完的工作做完。」

我開始轉身將種子拾起來放進袋子裏，機器人離開了，每個人也開始了自己的工作，因

爲時間已所剩不多了。

只有莎妲仍然停留着，她把水袋放近我的嘴唇讓我深深喝了一口清水。

「我從未想到，」她怯怯地說：「我不知道。我只是——」

「我知道，」我回答道：「現在已經沒事了。」

我跨過另一行田埂，莎妲緊跟着我，臉上一片羞愧。

當我忍不住沈默帶給我的壓迫感時，我不禁問道：「你沒有受到它的傷害吧？」

「什麼？」

「我自然是指機器人。」

「機器人並不曾走過來，當我清醒過來時，它仍在處理那位昏倒的人。」

「那麼，你怎麼會突然放開我呢？」我急切地問道：「這是一件極爲重要的事情，你要好好地回想一下。」

她試着去回憶，但最後還是放棄了。「我想不起任何線索，就像以前幾次一樣，它就是那麼奇怪地突然發生了，我一點也記不起當時的情形。」

「沒有關係，」我安慰她道：「你現在可以回家休息了，明天再來。」

不過她一直倔強地拒絕我的要求。「不會這樣的！它通常只發生在夜晚，絕對不會發生在白天！」

「嗯，不過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答道。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它也可能隨時會發生，也許它會像剛才一樣突然發生。」

「不會的。莎妲，請你現在就走吧！」我不顧她的反對堅持要她離開。

最後，她終於轉身走了，看也不看我一眼。

幾小時後，太陽仍高掛在空中，不過典獄長卻在這時走了出來察看我們的工作成績。雖然他沒有做任何評論，但我們知道那些成果顯然無法使他滿意。距離預定的目標仍有三百袋。很清楚的，這次的結果已經失敗了。

出人意料的，典獄長卻在這時做了一個令人驚異的宣佈。他大叫道：「夠了！每一個人都回到監房去！今天的工作結束了！解散！」

自然，每一個人都飛快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對於剛才的突變，每一個人都感到茫然，因爲，大家都知道憐憫和關懷在典獄長的字典中一直是兩個陌生的字眼。當我隨着豪金準備進入房間時，我突然想通了其中的道理，因爲，典獄長就在門口以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朋友，你並不包括在內，我想我們之間還有一些事情需要解決。」

我點了點頭，然後跟他走進辦公室，還有二個小時才天黑，因此，我們有足够的時間解決一些問題。

不過，像往常一樣，典獄長總是先將我餵飽。我們的談話枯躁而單調，就像在舉行什麼儀式一樣。桌上的食物極豐盛。不過，從他那種冷笑中，我知道他一定有某些讓我吃驚的事情即將宣佈。

他看着我把盤子裏的食物一掃而光並將杯裏的酒喝得一滴不剩。

「你的女朋友今天把你傷害了。」他冷酷的說。

我已別無選擇，只好勉強的問他：「你的意思是指……？」

他轉身在書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書籍，然後小心翼翼地翻閱着。「這是聯盟管理規律，」，他一邊解釋，一邊很快的找到了他想要的地方。「嗯，就在這裏，這是我們與維特羅土著訂立的條約內容。要不要我唸給你聽？」

「好吧。」

於是，他開始唸道：「由於當地的土著對殖民地的人類具有明顯的攻擊行爲，因此，殖

民地的指揮官有權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採取任何方式來保護人類，他甚至可以引用聯邦屠殺條例來執行激烈的攻擊行動。」

他把書本合起來，然後，微笑的對我說：「這是不是已說得極明白了？」

「嗯，已很清楚了。」

不過，他似乎怕我還不太瞭解，因此，又搖着說道：「它的意思是說，要是維特羅土着只在晚上我們都安全地睡在監房時才出來瘋狂地叫囂，那我可以充耳不聞。可是像今天一樣，我發現三個人在睡覺時被屠殺了，再加上白天你女朋友對你產生的謀殺行爲，我想我有足够的理由採取必要的反應措施。」

「你預備怎麼做呢？」我冷靜地問着，但，在心理上，我已做了最壞的打算。

「我將對機器人守衛的職責重做一番調整，我要它們在夜間執行巡邏任務，要是發現有任何監房的門被強制破壞，它們可以隨時槍殺違犯的人或土著。而在白天裏，任何攻擊人類的土著都將一律被處死。這個解釋够清楚了吧？」

「嗯。」

不過，他似乎還意猶未盡地接着說道：「你還記得我今天告訴你我的房間那些裝置吧

？」

他的微笑使我深深打了一個寒戰。我只能回答道：「監房鐵欄的控制機關就安置在你牀邊。」

「要不要我再告訴你一些？」他帶着惡意地問道。

「不必浪費時間了，你究竟要作什麼？爲什麼你要故意製造一些無謂的意外死亡呢？」

「這種屠殺端看你的反應如何而定，我要那個女的。只要你將她交給我，一切意外就不會再發生了。」

「她對你並沒多大意義。」

「她對我也許並不重要。但，對你，我的朋友，情況就不一樣了。你甚至不配被稱爲人類，可是，你的行爲却使我受到最大的污辱。我的自尊心已被你傷害得支離破碎。不管你怎麼想，現在已到了我開始報復的時候了。我將像你污辱我一樣地污辱你。這種轉變的主要關鍵就在那個女孩身上。我給你一整天的時間考慮，期限就到明天此時爲止。我答應你今天晚上可以好好地睡一覺。不過，一到明天，任何事情都將可能發生。」

我本來可以和他爭論、哀求或恐嚇他，但我放棄了，因爲我知道如此做只會帶給我屈辱

而絲毫改變不了事實。典獄長一直是一個極易受情緒控制的人，他跟本不顧別人的感受和想法。在他的內心深處，我看到了人類最殘酷的情感。我懂得愛、恐懼、憤怒和仇恨，但我一向無法想像和瞭解嫉妒、羨慕、驕傲、復仇所代表的意義。而這些行爲，我却在今天同時在他身上看到了。

「我要回家了。」我要求道。

他讓我平安地走向監房。那天晚上我輾轉失眠。我搖醒了豪金低聲告訴他：「明天……」他點了點頭隨即又入睡了。我很羨慕他能熟睡。

黑夜終於來臨。地面上土著們的喧囂和哭叫聲又開始了。我儘強迫自己不去聽它。鄰牀的狄克每天總是做著惡夢。有時，他夢見鋼欄被土著打開，於是大聲呼救；有時，則又低聲哭泣。我常好奇地希望探問他夢裏的內容，只是他老是絕口不提。

晚上的喧囂伴著狄克偶發的惡夢慘叫聲中，我發覺我一直在細心傾聽土著們的脚步和叫聲，我焦慮地辨別莎妲是否亦夾雜在內。有幾次，我幾乎能確定她那低沉的語調已經出現了。於是我閉起了眼睛。白天莎妲那猙獰的面目以及銳利的指甲又開始在我眼前出現。我開始低泣。這時，一位機器人守衛帶著槍出現了。我感覺在槍聲響後，莎妲化成了一團鮮艷的火

花逐漸消逝，而典獄長正以一種嘲笑泣視著她那逐漸死去的屍體。於是由於受驚，我又迅速掙開雙眼，眼前仍是空洞的監房。我無法像狄克般熟睡，因爲只要我閉起了雙眼，我便會不禁地想起一幅幅慘劇。

當陽光又照耀著大地時，像往常一樣，我們又走出了牢房。今天，我們看到了四個死狀極慘的維特羅土著屍體，我抑制著恐懼小心地走近去察看。出乎意料地，我並沒有發現莎妲的屍體。當我回到行列中時，我低聲對豪金說道：「我必須在今天採取行動。」

「好吧。」他回答道。

當我認識莎妲的時候，他已決定要幫助我完成這項計劃了。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們已討論過一些具體的計劃了。我知道這些計劃並不完全，但我已別無選擇。本來，我想幫助豪金逃亡，他拒絕了。因爲，雖然逃亡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要一個人在廣大的蠻荒中生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够克服這些條件的人只有我一個，同時也只有我一個人還具有一些價值和意義值得去冒險。

典獄長走出辦公室並開始審視每一個人。我眞希望我的緊張表情不會引起他的猜疑。

當他轉身走開後，機器人守衛開始將我們驅向田裡。

豪金悄悄地走近我說道：「中午休息的時候，我會給你一個暗號。」

我點了點頭並感謝他給我一個最後的逃亡機會。由於狄克走了過來，他示意我停止了談話。

正如我所期望的，莎妲一早即在那裏等我了。當我喝著她帶來的清水時，我簡短地告訴了她我們的計劃。由於時間緊迫，我無法詳細說明這種突然決定的理由。不過，她却點點頭冷靜地走開了。我知道她將藏到叢林裏等我。我開始裝作努力工作，只是我抑不住數次抬頭望著太陽的移動。

最後，時機終於來了。

豪金就在我附近工作。他突然將身體站直，大叫著：「快！就在現在。」然後，他揮舞著雙手在田間亂跑。一位機器人守衞發現了，開始追過來。豪金的行動極爲敏捷，五個機器人守衞只好都趕來追逐他。過不了多久，他就被制服了。

當豪金一發出喊叫時，我馬上機警地放下手中的袋子開始往豪金的反方向疾跑。當機器人守衞的觸手抓住他的脚踝使他卜倒時，我已經逃到接近叢林數碼了。我竭盡所能地衝刺，終於在衝進叢林時看到了莎妲正在那裏等我。我將她夾在身上一背，繼續衝刺，邊跑邊興奮

地叫道：「成功了！它們並沒看到我！」「莎妲！我們安全了！我們獲得了自由！」我祈禱著但願我的話能够成眞。

我繼續跑著直到要天黑。最後，在離獄監大約十哩處時，我放下了莎妲。我們手牽著手並肩在一棵大樹下休息。好不容易，太陽才蹣跚下了山。

我們就這樣一分鐘，五分鐘，十分鐘地等著。時間似乎過得極慢。微風吹過樹梢讓人有種陰深的感覺。

最後，莎妲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後愉快地笑了。

「大概不成問題了，」在黑暗中，她溫柔地說著：「我感覺很好，我頭腦清醒而且沒有任何異樣。我已經好了。」

聽完這話，我開始將身體伏在地上用嘴唇狂吻著大地，感謝它將幸福賜給我們，在此之前，我早已下定了決心，要是逃亡計劃失敗，我希望死在莎妲的利爪之下，因爲在我生命的空處，我發現我已不能沒有她。

當激動逐漸平復後，我開始分析道：「這一定是人類的詭計促使你們瘋狂的。」莎妲早已告訴我只有他們的部落才有這種瘋狂的行爲，其他的部落並沒有聽過有這種慘劇發生。而

且，事件也是在十年前人類到達後才開始發生的。「要是我們能將眞相告訴衆人並迫使人類遷離此地，問題就獲得解決了。」不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爲現在我已是一個逃犯了，同時，典獄長知道我的一切情形，他也不可能不會料到這點。

「不過，要是你的種族是促使整個事情發生的關鍵，那現在怎麼沒有發生呢？難道你不是人類嗎？」她帶著困惑問著我。

我想我可以輕易回答她的第一個問題。但對第二個問題我却只能支吾其詞。

我們不希望在黑夜中繼續停留。於是，開始向深林中前進。現在，整個維特羅似乎都已呈現在我們面前了。莎旦也像我一樣第一次經歷到這種從未有過的經驗。她和她的族人一直居住在自己的村莊，他們只採集附近的水果和食物充飢，從不深入其他地方。維特羅是一個安靜的地方，很少看到野獸生存，更不用說那些兇猛的動物了。對我來講，此地無疑是一個天堂。

我們繼續行走了五天。每天晚上，當莎妲入睡時，我都在旁細心照顧。不過，我很難過地發現莎妲有時似乎並不快樂。就在第六天早上她睡醒時，我要求她告訴我使她憂鬱的原因。

「你是不是想念族人？或者不喜歡這種逃亡？」

「不，不是這樣，……嗯，眞的，我是有些問題。」

「那就說出來吧，讓我聽聽。」我懇求道。

於是，她小心地對我解釋了她的憂鬱。我開始瞭解到，她的族人們是從來不曾個人離羣獨處的。我無法確切說明這種現象，不過，我可以簡單的說，他們的心靈常是相通的。這種相通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種心電感應，因爲，他們並沒有任何思想上的直接連貫，而是一種比心電感應更神秘的東西。她告訴我，卽使在現在，他也可以感覺出附近有村莊存在。她與族人間心靈的緊密結合使她感受到一種安寧和滿足的氣氛。她們整個族人的心靈就像一個凝聚而成的整體。

這種情形使我感覺到，究竟是這些原始的民族幸福呢？還是那些終日急急於太空冒險的人類幸福？

「那你希望我做些什麼呢？」我問道。

「我希望你跟我回村莊去。我要你加入我們的社會，然後，我們就可以長相厮守了。」

我無法拒絕她。雖然我擔心著離開叢林保護的後果，但面對她那寬廣的胸懷，我的一切

顧慮却又似乎顯得有些幼稚可憐了。

「我決定和你一起走。」我緊緊地握住她的手。

「這將是我們新生命的開始。」她堅定地表示著。

不幸的是，莎妲的話竟錯了。這並不是我們新生命的開始。當我們進入莎妲的村莊後，出來迎接我們的不是她的族人而是典獄長！這深深地刺傷了她的心靈，典獄長的旁邊站了一個冷酷的守衞。莎旦的族人則擠成一堆，正在以好奇和恐懼的眼光注視著我們。我發現到，這些人從未見過一個人類。

典獄長愉快地大笑著。

「你以爲我是白痴嗎？」他叫道：「難道我或其他人猜不出你的意圖嗎？我期待著你採取這個行動已經好幾個月了。很久以前，我就在你的衣服上裝入一個偵測器了。當你一離開監獄後，我就一直知道你在哪裏。我只是在靜靜等待著你由叢林出來，然後安排一個令你驚奇的場面。現在我已抓到你了……」他繼續露出白牙微笑著說：「你想告訴我她第一天晚上並沒有傷害你吧？看來她是眞的愛上你了。」

「是的，」我毫不猶疑地回答道。

「對你和她，我感覺非常遺憾。依據法律，觸犯逃亡律的人將被判處單獨拘禁五年。監房是一個極不舒服的小洞，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忍受得了？一般人等不到刑期結束已經瘋狂了，我不知道像你這樣的類人會有什麼反應？至於她，依據條約，她將被處死刑。不過，我想，透過她的父親，她可以得到另外一種安排。我們將拭目以待。」

「他不會同意你的要求的。」我回答道。

「也許不會，不過，你已無從知曉了，因爲五年的刑期已經够你受了。」接著，他指着飛艇叫道：「快，快上車。我不希望留到天黑被他們殺死。」

事實如此，我只好拉著莎妲的手跟著他走。對這位冷酷的典獄長我已無話可說。雖然未來的前途極爲暗淡，但想到這五天和莎妲的親密相處，我的心裡依舊浮起陣陣溫暖。這是我這一生中永難忘懷的時刻。在車子裏，我把頭轉向窗外看著一個個村落消失在眼裏。車子終於飛起來了，在脚下，我看到了一片片翠綠的山林如烟而去。

天色逐漸晦暗，我們的小飛艇瞬即爲黑夜吞沒。剛開始時，典獄長顯得非常不安，可是，等到觀察莎妲並沒有任何異樣時，他才放了心。他和莎旦坐在前面駕駛艙裏，而我則坐在後面。我儘量在後坐，因爲我不希望讓典獄長太過緊張而致開槍射殺莎妲。

當我靠著艙壁，許多雜亂的思緒湧進了腦海。我考慮到突然撲過去將獄長打倒，不過，這種方式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了，而莎妲也將因我的一撲而立時死於槍下。莎妲終於睡著了。我很羨慕她，也許，她現在正因與族人心靈上和諧相通而心平氣和的悠然入夢吧。

我想我已無路可走了。在臨死前，我希望做一個我一直想做的實驗：嘗試睡覺。於是，我強迫自己閉上眼睛，儘量抑制自己不去思想。就這樣，幾個小時後，我只覺得自己朦朦朧朧的似睡非睡。我眞的能睡著嗎？當我被製造出來後卽未有過睡眠的需求，這是否意味著我根本不可能像人類一樣睡眠？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嘗試。我暗自祈禱能使思想進入空無。飛艇的引擎聲剛好極溫柔單調。於是，我努力將自己的呼吸配合著引擎聲。

隨後，我感覺到睡神已逐漸抓住了我。我只依稀記得在我墜入昏睡前的剎那，我正在祈禱著上帝不要讓她死亡。

當我睡著後，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正走在一個無止境的寒冷世界裏，四周充滿了霧。我看到一些人亦在無目的地蹓躂。當我喊叫他們時，他們都置若罔聞。突然，在人羣中，我看到了一個像我「父親」的人，我趕過去想跟他招呼。沒想到，當他回過頭來時，我却發現那個人居然是我自己。我開始奔跑哭泣。接著，典獄長出現了。他帶著冷酷的微笑。可是，

當我走近時，他又變成了我自己。於是，我又開始奔跑。最後，我看到了莎妲就在霧中。我企圖將她抱入懷中，土地這時却開始像滑梯一樣移動了。儘管我不顧一切往前衝，她却一直和我保持著相同的距離。我嘶聲喊叫她的名字要她停止，可是，她却依然前行如故。突然，我脚下的土地崩裂了，而我也順勢跌入裂罅。我驚懼地大叫並企圖抓住東西，但一切都屬無效。我終於重重摔在地上。這時我感受到一種深深的刺痛，眼前一片黑暗。

當我醒來時，莎妲正跪在旁邊，我躺在一棵茂盛的大樹下，天空一片蔚藍。

「我終於做到了！」這是我僅能說出的一句話。

「他死了。」我聽到她說。

「妳殺死了他？」

「我……嗯，我不知道爲什麼會如此做。先是一片黑暗，然後飛艇墜毀了。當我醒來時，他正在我旁邊。他的喉嚨被撕破了。我把你從飛艇殘骸中抱出來放在這裏。起先我以爲你也死了，不過，後來我摸到你的心臟發覺還在跳動。」

「我想我現在已經好了。」說完，我立卽坐了起來。

「我這裏有水。」

接過她遞過來的水，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水有點苦澁，但，却使我恢復了力氣。當我站起來，我才發覺頭上起了一個大包，恍了幾恍，才能站穩。

「讓我休息一下，」我說：「我仍然覺得有些頭昏，我們必須儘快離開這裡。我昏迷了多久？」

「差不多三個小時。」

我終於恢復了體力。於是，我把身上的囚衣埋在樹下，然後開始往叢林裏走。就在行進當中，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莎妲。

「對你族人的那種慘劇，我曾做過推測，不過，我一直不敢確定。現在，我總算明白了。你已不必再害怕。整個慘劇的發生確實是人類帶來的。人類和他們的心靈是促成悲劇發生的主因。當一個人夜裏睡眠時，他的意識正在休息，可是潛意識却不如此，相反的，它開始控制夢的內容。你的族人晚上做不做夢？」

「什麼叫夢？」她詫異地問。

「我想你們晚上並不做夢。不過，當人類到達這裡時，你們正處在一個類似做夢的狀態中。你曾經告訴我你們族人的心靈是相通的，我想，這種相通應該包括了你們每個人意識和

次意識的結合，你們具有像天使般的純眞。而當人類晚上睡覺時，他們次意識裏的思想却跑出來干擾了你們心靈的和諧。人類的次意識裏充滿了被抑制的慾望、衝動、攻擊、仇恨、殘忍和恐懼。當這些感受和思想進入你們的心靈時，便會促使你們瘋狂並且像人類一般自相殘殺。由於我不需要睡眠，因此，當我單獨和你在一起時，這種慘劇從未發生。不過，在其他的時間裏，你還記得吧?當狄克在田裏暈倒時，事情就發生了變化。他次意識裏的思想滲進你的心靈，而你也差一點殺死了我。要不是機器人守衞搖醒了他，我想我現在已經看不到你了。你的族人不僅爲人類所控制，同時，也爲他們的次意識思想所左右。」

「只是……難道你眞不必睡覺？」她不安的問。

「只有昨天晚上而已。我保證不再睡覺了。」我微笑的答道。

於是，我們並肩前進。我們走到了一處空曠的地方。太陽強烈得使我們幾乎透不過氣來。「我希望我能對監獄那些人和你的族人做一些事情。我曾在人類的控制下生活過，因此，我知道他們的想法。雖然我只能算是一個類人，但，至少在現在，我是自由的。」

「我也是自由的。」莎妲答道。

「那我們走吧！」我說：「走到任何我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

「有一個村莊就在附近，你要不要試試心靈的和諧感應？」她問道。

「嗯，我極願試試。」我愉快地回答。

於是，我們開始走向更深的叢林。此時，風和日麗，我知道我終於找到了通往幸福的道路。

創建者之死

凌晨七時正。鈴——，起床！

「時間還太早了……」威考克斯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喃喃說。

鈴——

時間早了半個鐘頭。然而，威考克斯却不得不起床，因爲「特急警號」正在攪動他的「阻睡意識」，非要叫他醒來不可。鈴——

清晰的聲音不斷從他腦際流過，鈴——鈴——鈴——；紅色的光線也不斷在他臥室牆上閃爍，起床，起床，起床！

「特急警號」意味着城市裡的某些東西需要修理。而對他而言，這也是他執行任務的時刻到了。通常，城市本身卽有自行修護的功能，但有時候，整個系統出了毛病，就不是機器

本身能够自行修護了。這時候，「特急警號」便開始發出，通知某個專司其事的人前來加以修理。

威考克斯是這些修護員工中最年輕的一個，他也相信自己是最優秀的一個。他能修理每一樣機器。他對他的工作有一種自然的才能，能够感知機器結構中力量的來源和出現紕漏之處。

鈴——

他默默的離開床上。和他一起睡覺的女孩還在沉睡。他的「警號」並沒有攪擾到她。他走到「溝通台」前，按動「知道了」的電鈕，於是自動錄音傳喚器自動關閉，鈴聲停止了，紅光不再閃爍了。然後，「溝通台」中打出一些綠色字幕，告訴他前往第十九層醫師中心報到，時間不得晚於七點二十七分。他再按動「知道了」的電鈕，通話便算完畢。

然後，他把頭伸入「神經沖刷器」中，清洗了一下瞌睡的意識，再把機器轉到「能力打氣」那個地方，灌輸了足够今天應用的智能量。洗了一個澡，配了一份指定熱量的簡易早餐，穿好衣，一切就緒，再把沉睡的女孩叫醒。

「妳先找點事作吧！」他說。

她噘了噘嘴，表示萬分不情願。她比威考克斯小了好幾歲，還是一副稚氣未脫的模樣。

「你不是說今天去射箭嗎？」

「晚一點，小妞，他們叫我在七點二十七之前先到十九層去。」

當他們一起坐着用餐時，後面牆上的新聞幕播報着今天的天氣概況。今天市區周圍普遍有雨，銀幕上可以歷歷看到。而在市內，當然沒雨。市內永遠沒有寒暑晴雨之分。如果你想看到這些，你可以站在觀測層上，外面的風、雪、霧、露便能一覽無遺，盡收眼底。當然，只要你一直待在市內，你就永遠無法實際體會這些大自然的變化。而不幸的是，所有住在市內的人，從來都沒有走出市區過，因此他們也永遠只能透過觀測層玻璃幕後去感覺這些。

威考克斯對市外的「風景」一直缺乏興趣，即使在他不得不上觀測層來修理機器時，他也儘快工作，修完馬上下去，完全對這處市內人視爲遊樂之地的「風景瞭望區」不屑一顧。

吃完飯後，他被貫通全市每一「層」的電梯載着往上走，電梯上的銀幕繼續播映一些炫麗的畫面。這些電梯是二十四小時不停流動的，專供行人上下之用。

威考克斯在第十九層下了電梯，踏上自動行走的道路，直赴醫師中心，走了大約四分鐘，沿路每隔五十米之處就有一個音響窗，窗中同樣播放著代表每一層特色的音樂。威考克斯覺得第三十層自動道路上的音樂最令他神往。

七點二十六分，他來到了醫師中心的接待口，人一接近，牆壁的顏色立刻由綠色轉為琥珀色，同時發出「波波波」的聲音。

「通名報姓。」牆上說。

「威考克斯，修理員。」

波，波，波，牆上開了一個洞，自動道路繼續前進，把他帶入。牆內是光亮刺眼的白牆、白色的制服、白色的工作人員，以及白色的醫院氣味。

波，自動道路轉入左邊一間裝滿器械的工具房內，六個固定機器放在那兒，就像六個圖騰一樣。波，自動道路停止，空中發出一個聲音：「一個病人的生命系統發生了故障，維護線路不通，初次修護證明無效，備用電力只剩下一百一十三分鐘。請你立即前往修理。你需要什麼工具？」

「一個標準工具箱。」威考克斯說，「我能不能用這邊的這個？」

「可以。」

波，自動道路再向前行，進入一間私人房間，一個老人躺在某個圓頂缸形的封閉容器內——一個非常非常老的人。他的臉色已經成為慘白，兩頰內凹，眼眶深陷，但他的眼睛却烱烱有神的看着威考克斯，發出帶有強烈電力的光芒。就是靠着這副圓頂缸形的「生命系統」，他才活過了那麼大歲數。

威考克斯盡力不去看這老人的眼神，打開工具箱，取出束緊器和儀表，開始探測老人生命系統上的故障部門。

「你，」老人嗄聲說，「喂，你是誰？」

「威考克斯，修理員。」

「你在修理什麼？」

「你的生命系統中的維護線路發生了故障。」他說。

「我是不是快死了？」

「不致於，除非我無法將它修好。但你不必擔心，我相信這點毛病還能勝任愉快。」

他的儀表在老人身上移動，最後停在一處地方，他皺了一下眉頭，覺得頗為棘手，不知

道自己能不能來得及在備用電力耗完前修復。

床上繼續傳來問話，「孩子，你幾歲了？」

「二十三歲，先生。」

「不錯，距離我這樣被裝在容器內還有七十二年。我說話會不會妨礙了你？」

「還好。」

「一定會的，聽我說話一定會使你分神。但是沒關係，我們還是繼續談下去吧！我想，你是出生在市內的？」

「不然，還會有什麼地方？」

「對，孩子，還會有什麼地方！」老人出了一聲乾枯的笑聲，「從來沒有出去過，對不對？」

威考克斯全神貫注於修護工作，沒有答話，他在趕著爭取時間。

「從來沒有出去過，對不對？」老人再問。

「對。」

「已經整整三代了，沒有一個人出去過！我們當初誰也沒有料到情況會變這樣。我們原

本是想把人們從自然界中帶開，但絕不是像現在這樣完全隔絕。」

「先生，你說話絕不會妨礙我，但這却會對你不利，你知道你的備用電力——」

「孩子，你知道我是誰嗎？」

「不知道，先生。」

「非力蒲·楓他納。」老人說。

「你是這城市的創建者之一？」

「是的，這些系統都是我們創建的，而我已經是碩果僅存的創建者了。如果戴維斯還活話着……他不是死了嗎，是不是？」

「是的。」

「我們以爲我們作了一項偉大的發明，我們保護了成千上萬的人免於受空間和大地污染，讓他們呼吸他們願意呼吸的空氣，可是……他們……我們的城市……在圓頂缸形的封閉器內……孩子，你有沒有想到要出去過？」

「沒有，先生，這個意念從未興起過。」

「知道這樣對你會有什麼影響嗎？」

「不知道，我想不出。」

「只要你一出去，一個鐘頭之內就會死亡，細菌會把你傳染，空氣中到處是垃圾。過去人們把大地污染得太厲害了。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一直沒有人出去的緣故。外面很髒，裡面却太清潔。我們製造了一塊適於紐約居民居住的場所，但我們也製造了一個隔離閉密室。你認為我們的目的是想把人類從自然界隔離嗎？不，不，這不是我們的意思。」

「先生——」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要把人類從自然隔離。我們設計了一切事，但我們絕沒有設計這件事。」

「先生，你的指示針上已經出現了過量壓力。這對你的健康情形非常不利。我不是醫師，我只能修護你的電路，却無法診斷你的身體。因此，如果你還一直說話，一直這麼興奮，我只有叫別人來了——」

「好，好，我不說話，不說話了。」

威考克斯熟練的把發生故障的地方換下來，裝上預先備好的零件。沒有問題了，工作即將告竣。他鬆了一口氣。

老人說：「這是一個教訓。我們沒有面對那個令人不滿的現實，重新製造一個適於人居的世界。我們只是逃避它。結果，我們也只能活在這個密閉室內，像囚犯般，除了清潔的空氣外，一無所有。」

「孩子，你有沒有想到，如果還有能力改變這世界，我會怎麼作嗎？」

威考克斯搖搖頭，老人的話並沒有引起多大的興趣。

「我會從外面引進空氣，每次一點。我會讓市內人們逐漸適應外面的空氣。那樣………經過兩三代後，也許………人們可以打破這個圓形密閉器，重新回到自然。」

………

「好了，楓他納先生，機件修復了，你的電路已經暢通無阻。」威考克斯俯下身告訴老人，但老人深陷的眼睛却閉上了，指示針也停擺了。「楓他納先生？」他叫着。

波——

波——

「我作錯了什麼事嗎？」威考克斯問。

「你修護得非常好。」空中傳來同樣的聲音——一個電腦的聲音。

「可是病人却死了？」

「驗明無誤。這不是你的錯，即使最好的生命系統，能支持他的生命那麼久也足够了。你現在可以走了。」

威考克斯沒說話，順着自動道路走出，回到工具房，卸下工具，塡了一份工作報告書，投入電腦。時間才剛八點四十一分，他還有一整天遊樂時間。

女孩已經打扮好在那兒等他了。

「瘋老頭，」威考克斯說，「城市的創建者之一。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我修好了他的維護線路，可是他却死了。妳準備好了嗎？」

「隨時候敎。」

「走吧，」他們一起朝射箭場走去。

媽媽和爸爸

機構裡一直沒有安靜下來。一些小孩在他們的床上談話，一些在吵鬧，一些在跑跳。這個晚上——這個晚上狄克已經等了很久了。外面的雷聲隱隱傳來。

狄克溜下床，穿好外衣褲，把鞋子提在手上，在閃電的陣陣光亮中，赤足步下樓梯，跑出門外。經過女舍監的房門口時，她已經睡着了。他一個人走入狂風暴雨中，再把鞋子穿上。

樹木像發狂般怒吼，但狄克並沒有讓這些阻攔他的行進，他像狸猫般走近樹下，爬上去，借着樹梢擺動之勢，一溜烟跳過了牆頭。

他掉到長滿蔓草的牆外。雜長繞着這個機構四邊叢生，有些地方已經被剪平了。他必須穿過這堆草地，前面才能進入樹林。他緩緩爬行，心臟跳到了喉嚨。牆上沒有燈光，也沒有

聲音，看來不會有人叫他回去了。

事實上，只要你能跑出機構，便沒有人會再叫你回去了。人實在太多，機構方面需要更多的房間來容納更多的人。然而，能够跑出這處地方，畢竟使他高興。當他看到自己已經遠遠離開了機構，來到街上，他的心中不由一陣狂喜，幾乎叫出聲來。

但他不敢叫出來，他還是沿着街道兩旁陰影之處行走。他現在開始害怕了。因爲在他短短的這一生，他是第一次一個人獨自行走，跑出機構，離開舍監，離開醫師，離開老師，離開他遊息的場所和那片草坪，離開他白色的床舖和黃色的肥皂氣味。他從未見過都市。都市一直是他談論和夢想的地方。對他們那片天地而言，都市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世界。

他在風吹雨打中，寒冷、打戰，雷聲不斷落在他身上。從斷續的閃電中，他可以看到前面破碎的人行道、傾圯的建築，濕漉漉的嵌在黑暗中。一切東西都沒有半點生氣，風中不斷傳來寂寞的聲響，整個世界像被廢棄了一般死寂。

他想找個遮蔽風雨之處，但道路兩旁沒有任何遮蔽之處。牆上四處崩壞的洞，像沒有門的山窟一樣怪牙嶙峋，露出不懷好意之色，彷彿隨時可以吞噬他似的。

他繼續向前走，舉步維艱，水不斷自他身旁流過，淹蓋了他的脚。

他希望能吃一粒藥片。但現在却不到吃藥的時候。

他的內心充滿痛苦，從脚下雨水傳來的氣味中，感覺出一種古老的酸澀、悲涼和腐味。在電閃雷驚中，他也感到一種大地原始的闃寂，似乎除了雷聲外，這世界已經死淨了一樣——生命整個從這世界消失了，只剩下黑色的建築像被摘去了心臟的黑色死屍，平躺在那裡。

他開始加緊步速，在夏季的風暴中朝前行去。他曾經聽過某些逃出又被迫回來的幼童說過通往城市的道路。他對城市的認識就是從那些人的口中得出。因此他知道要往那裡走。問題是，他並不知道要如何走。

風暴過去了，雨也停了，雨水積在低窪處，城市中舊的溝渠久已淤塞不通。有時候，狄克不得不穿過深及膝蓋的水窪。

最後，他來到了一處更大的街道，雨後的空中開始飄來輕霧，在霧靄中，他看到了一幢一幢更大更高的建築，但是其中大多數都已燒毀。前面有一塊開濶的空地，是舊時的公園。

突然，他在一處廢墟中停住，俯下身去，望前看著。

公園中有火光閃動，在重重霧靄中，火舌吐出紅紅的烟柱，還有一大堆人影在其中晃動，他們發出聲音。由於聲音太微弱了，他聽不淸。他的毛髮開始沿着頸項根根上昇，他感覺一種發病的寒熱。

這些人就是「自由人」，一羣活生生的「自由人」！

「如果他們抓住了你，他們會把你燒烤吃掉。」一個平靜的聲音在他背後發出。

狄克駭然回頭。一羣孩子正站在他背後，沒有人開口。他看到他們約有四五個人，每個人都比他高出很多。

「別跑，」那個聲音又說，「也別發出聲音，來！」

他順從的跟着他們走。他們帶他穿過了街道，彼此湊近着快步走。狄克發現一個巨大的火光在城市東邊燃燒，一定是被閃電打着的。但其他人沒有在意，因此他想，大概沒有什麼關係吧，也不在意了。

經常，會有幾聲模仿的犬吠聲傳來，似乎在和他們通訊。這時，帶頭的人就跟着發出幾聲犬吠，應答過去。

對狄克來說，他一直想不通這些人爲什麼會迂迂迴迴的走着路，有時候甚至繞過某個方

向再轉回來。那個帶頭的人從高高的上面俯下身來告訴他答案：

「有些街道是中立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利用它。可是，你如果沒有經過允許踩入了某些人的勢力範圍，那麼，你一定會被痛揍一頓。記住這點！」

「知道。」

「除非你是在狩獵，」帶頭的人又說，「這時你就可以戴着綠色的帽章四處行走，毫無禁忌。只有狩獵的時候大家才不分勢力範圍。」

狩獵？

是的。

這是他爲什麼跟到這兒來的緣故。

一陣可怕的寒戰從他們內心流過。

建築物沿着道路兩旁排列過去，每間都是空屋，從外表看去一片死寂。但現在，狄克已經不覺這些空屋可怕了，因爲他周圍都是一些活人。

然後到了另一處空地——另一個公園。「這是我們的勢力範圍，」帶頭的人說，「這裡絕對安全。但是還不可以過分大意，「自由人」常會襲擊我們。」

在這個公園內，沒有火光，霧氣重重，四野遼濶，但狄克並不感到害怕，因爲周圍有人瞭望。空氣中傳來某種類似晒穀場的味道。他對這個味道非常熟悉，因爲機構中一向自給自足，必需自己種穀，自己收成，否則，誰也不知救濟品的卡車何時來到——當然，還有藥品，這是最貴重的東西，只要他們能够得到一點，他們就珍若拱璧。

公園內有一棟建築，到處都是陽台。他們走入建築內，裡面就像一個高深黝黯的洞穴，一個石造的圓形壁爐正在熊熊燃燒。由於空間太大了，裊裊逸出的清烟全都不知飄向何處，彷彿被屋內某種東西吸去了一樣。同時，輕微的響動或交談，也會使囘音一波一波傳囘。

帶頭的人把他推到火爐邊，大家坐在火爐前，潮濕的熱氣使他身上的寒意減輕了不少。然後他看清了這個團體的領袖居然是一個少女，一個身材高大的少女，年齡大得幾乎可以被迫停止狩獵，放逐到鄉下去了。他看到她覺得非常難過。她的下巴尖瘦，棕色的長髮亂如飛蓬，衣衫襤褸，但她手上却裝備齊全的帶着防身武器。

除了這個少女外，另外四個人，兩個男的，兩個女的，也都衣衫襤褸，面形尖瘦。他們一齊看着狄克身上藍色的制服。

「另一個從機構中逃出的新鮮人！」高大的女孩說，「這些孩子是一年比一年小了。」

「因爲他們都是人家不要的！」一個人叫了出來。然後其餘的三個人也跟着叫了出來，「人家不要的！人家不要的！」

「人家不要並不是我的錯。」狄克抗聲道。

「不管你有沒有錯，你是一個私生子！」

「你不也是一個私生子嗎？」高大的女孩反問那個發出聲音的孩子。

狄克聳聳肩。「誰不是私生子？」

高大的女孩靠近他一點，「你是在什麼地方被撿到的？」

「在一個垃圾筒裡。」狄克說。事實上他並不是在垃圾筒中被發現的，而是別人從他母親手中把他帶走的。由於他母親染上了鴉片癮，而她又剛好生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生下不久，卽發現有退縮性病癥，所以他們就用「流動診所」的卡車把他載走，他的母親入了菸毒勒戒所，而他則入了「先天性毒癮療治中心」。但他却不肯承認這點。

「你們是在什麼地方被撿到的？」狄克反問。

「一個溝裡，下雪的天氣，我已經快凍死了。」

「我在一條河裡被發現的。」

「……我在一個廢棄的庭院。」

「……我在一個壞巴士裡。」

「……我在人家門口。」

「……我被裝在一個黑色的紙袋裡。」

「……我被裝在一個鞋盒內。」

「……我被丟在厠所裡。」

那些孩子七嘴八舌告訴他。過了半晌，他緩緩的說：「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了。你們全都是從「棄兒收容所」裡出來的，一個也不是眞正的野孩子。」

這些人的健康都不好，因爲他們都沒有被照顧到。他們是那些沒有父母的孩子，當收容所整批遷移到更好的地方去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時，他們就被留在荒廢的城市，靠着打獵生活，因此他們對狩獵都有一套技術。

「不錯！」高大的女孩憤怒的說，「他們什麼也不懂，從來沒有受過教育。」

然後，她轉過身叫道：「什麼人丟一塊破布給他蓋着睡覺！」

她的眼光溫柔的——一種粗野中的溫柔——看着狄克：「你可以睡在火堆旁，那樣比較

溫暖。明天早餐後我再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

一個小孩拿來一條破舊的紅氈，丟給他。高大的女孩再問：「你餓不餓？」

狄克搖了搖頭。他只覺得疲倦，興奮、墮落。他急需一個人單獨靜靜。

然後，等到所有的人都安歇了，他看看沒有人發現，立刻把一粒藥丸放入自己口中，再滿意的幪頭睡去。

當高大的女孩把他搖醒時，屋內還很昏黯，但外面已經紅日高照了。從建築物內的某處地方，孩子們正把一羣野獸趕入公園放牧，每一個人都在陽光下忙碌的工作著。狄克想，他在機構中曾被敎以田地工作，大概這些收容所出來的孩子也會類似耕田或畜牧之類的工作吧。

那位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史提拉——把他帶入公園，園內經過昨夜一雨，一切事物都清新如洗。他問她：

「什麼時候我能跟着一起去打獵？」

「你必須先學會所有的規則，必須先學會如何防身，並且不使你的同伴受累。同時，你還必須先學會餬口，這個意思就是說，你必須工作；我們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以供人揮霍。」

「我會工作，」狄克說，「我會學。」

「好，」史提拉開始教他如何狩獵，然後俯下身來告訴他：「你永遠不要忘記，我們是最幸運的人，你也一樣。我們只獵那些被謀殺的人，那些重病的人，那些先天性ＬＳＤ毒癮的嬰兒。你記得嗎？」

「記得！」

然後他們穿過了那些野獸——一羣母牛和幾隻山羊，走捷徑到達了公園那端。路上看到一羣孩子坐在一個火堆前煮飯，他認出其中幾個是在他之前從機構中逃出來的人。

「這是逃亡者的總部，你應該歸屬他們。」史提拉突然說，「再見。」

她離開他走了，那羣孩子中的一個帖耳，是他在機構中認識的，出聲招呼他：「喂，狄克，來跟我們一起吃飯！」

看到他的朋友眞好，狄克的肚子已經餓了。陽光溫暖的晒在他背上，他加入了這羣「逃亡者」的行列，和他們一起坐在火堆旁進食。

現在一切都已就緒了，狄克眞正加入這些人了，他感到內心無比安適，覺得新的生命即將從此展開。

吃完飯後，帖耳站起來，把一根鏟子交給他，叫他到園地裡工作。馬玲薯已經開花了，狄克想，收成大概也不遠了。

「不許有雜草，」帖耳說，「也不許讓馬玲薯發芽。這些都歸你負責，因爲你是最後加入的。」

「好，」狄克高興的拿起鏟子，工作去了。

公園裡眞是擁擠。逃亡者住在最下邊，收容所的孩子住在中間，而野孩子則在上面，彼此互不往來。被遺棄者和收容所的孩子自認比較優越，因爲他們曾學會一些技術。但野孩子同樣覺得優越，因爲他們不學自能，他們是此地的先來者。「他們是最好的獵人，」帖耳說，「如果你能和他們拉上交情，讓你陪他們狩獵，你一定會獲益匪淺，學會很多東西。」

狄克並沒有想到他會和那些人發生關聯。

此後，狄克便在除草、澆水、照顧收成，以及執行巡邏任務（放哨）中，過着他的放逐生涯。這地方也許沒有機構中乾淨，但却自由、平等，並且不像那些「自由人」（譯按：這裡所指的「自由人」是針對一般百姓，而這些孩子則相對的是「放逐者」或「野蠻人」）般

污穢、淫亂。

沒有人知道這些建築是在什麼時候建好，什麼時候被遺棄的。這裡一定發生過什麼大事，居民才會全體遷走，但這些孩子並不知道眞象，他們只知道從第一個野孩子在這裡落土營生開始，這一片巨廈就是廢棄了的。巨廈有很多層，都是堅固的水泥地，有些外表甚至非常美觀，但孩子們使用的地方却極有限，他們很少爬到高處，只是利用底下幾層作爲臥舖或遮蔭之所，偶然也養些家畜，至於公園開濶的土地，那就更成爲他們集體的農塲了。

狄克找到了一間可以俯瞰公園的房間作爲私人臥室，由於房間太多，彼此爭奪的機會幾乎沒有。夜晚，當他躺在清冷的臥室中，看着月光從窗外洒落，遠處傳來幾聲疏落的犬吠和樹上單調的鳴禽，伴着這一片荒涼的世界，他常有一種彷彿回到未生世界前的感覺。

提米老師以前曾教過他們希臘文化，並且告訴他們希臘文化如何沒落。他說，有一個人名叫赫勒，外出了一段時日，後來回來了，他向全邦的人說，住在小鎭已經落伍了，每一個人必須住在城市，因爲住在城市中，人們比較好管理，比較容易營生，於是，每一個人都努力搬到城市，並且建立城市。

結果，沒有多久，城市就因爲人口過份擁擠和混亂而變得無法管理，人們製造了太多人

造的東西，也製造了太多的污染，最後，發病的人逐漸增多，淫亂的生活逐漸造成大量社會問題，城市也越來越不適居住。於是，突然，有一天，人們都從城市搬走了。至於發生了什麼問題才搬走，米提老師沒有說，狄克也不知道。他只知道這件事情在他心中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

但，對他這樣年輕的心靈來說，這種事並不會造成多大困擾的，只要他能勤奮的工作，努力換來三餐的溫飽，一切就足够了，其他都不是他該關心的問題。

居住在公園的這三個集團，只有逃亡者是與外界社會互有往來的，因爲他們必須和來自「自由人」中的推銷者交換藥片。

推銷者通常在晚上來到，携來他們所需的藥品，然後他們再以物件和他交換。推銷者並不喜歡吃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說是無比珍貴的食物，他却視若無睹。因此，他們爲了投其所好，經常不得不在各廢墟間出入，撿拾值錢的東西和他交換。

推銷者這些藥片的來源，不消說，是搶刼自那些機構中專門運送藥物的卡車。然則他們這樣作會有罪惡感嗎？他們掠奪自己的子弟——那些機構中的幼童——會覺得罪惡嗎？不會的。

狄克常常利用巡邏的時期到處翻尋，有時在白天，有時在晚上。他也會利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溜到公園其他地方，像一頭老鼠一樣，到處挖掘「寳藏」。

他們並不敢到外邊流動診所或固定診所去偷，因爲那兒都有携槍帶械的守衛，只要看到這些「流浪兒」接近，他們的槍彈立刻無情的加以痛襲。他們痛恨這些浪兒，就像這些浪兒痛恨他們一樣。

有時候，他們也會找到一些棄兒。如果這些棄兒還算健康，他們就把它轉交給那些野孩子，讓他們扶養，因爲那些野孩子的年紀較大。如果棄兒不够健康，他們就把它任意丟掉。這實在是極公平的，外面世界的「自由人」人口不斷增加，這裡的野孩子人口也該不斷增加，才能維持平衡。

在一切事情中最令狄克高興的，就是狩獵遊戲了，參加狩獵的人可以用各種方式狙擊對方，在白天，你得利用樹蔭或其他遮蔽偷偷潛行，躡緊脚尖以免被人發現，在晚上，你便得屏住呼吸，並且不能和同伴失去聯繫。

狩獵遊戲是一種假想的遊戲，遊戲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對方。當然，對付假想敵人你不能出盡全力，但你同樣需要速度、狡黠、狠心。只要你能在對方沒有防範時接近對方，你就贏

了。

學習對付假想敵當然容易，學習用遊戲的態度砍殺也極容易。可是正因爲你沒有「實際」應用它，所以你才覺得容易，當眞正的狩獵發生時，「結果」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狄克在遊戲中認識了那些野孩子的首領，他的名字叫作却德。他的臉部瘦小、精悍，他的筋肉虬結，他的頭髮紛披在肩上，頭髮白得像女舍監的白衣。他經常參觀遊戲，指導那些孩子，告訴他們如何狙擊。

由於狄克在遊戲中表現良好，因此他注意到了他。

「雖然你打得很不錯了，可是，這還不够。」有一天，他對狄克說，「許多人都能跟你作得一樣好。你是不是想作一名眞正的狩獵者？」

狄克點點頭。

却德的眼中發着光，像某種狂野的食人獸，「你想不想跟我一道行獵？」他問。

狄克再點點頭。「什麼時候？」

「等着，」却德說，「我會告訴你。」

「你恨不恨那些自由人？」却德再問。

「恨。」他想到了那個推銷員，想到了公園裡的孩子都說「自由人」抓到他們時，會把**他們燒烤了吃掉。**

「好！」

有一天傍晚，一個深棕色頭髮的女孩子跑來，站在火堆旁告訴狄克：「却德叫你跟他們一起走。」

狄克興奮的從火堆旁站起來，抓起「鐵刺」（末稍尖形的鐵棒），立刻跟那女孩過去。他的手在顫抖，其他的孩子看到他起身，都在沉默中充滿嫉妒，但也充滿敬意。

行獵是這些孩子的最高夢想，只有最強壯、最機警的人才能行獵。而出外行獵也意味着這些人已經在這些孩子中擁有了最高地位。

却德手下的一堆行獵者都裝扮好會齊了，他們全都戴上了綠色帽章。看到狄克走來，却德對他點了一下頭。他們開始出發，穿過街道。黑夜已經降臨，沒有星光，所有路上經過的野孩子集團看到他們戴着帽章，都沒有出面攔阻。

他們來到了一處離草叢生的村落，却德叫他們扒下來，匍匐行走，爬上一處可以由上下

望的石頭背後。

「靜點，」却德輕聲招呼，「下面有人。」這些孩子由高處下望，看到十幾個「自由人」圍在一起，靠得很近，中間似乎有人挖掘什麼東西，還有人在號啕痛哭。他們的火光紅紅的照亮了四周，每個人都穿着黑衣，在火光晃動中，就像一堆飄忽的幽魂。

「葬禮，」却德說，「最好的機會。」

送喪者和他們隔得很遠，除了號啕的哭聲外，他們看不清對方的臉，只看到離他們最近的死者。

死者是男性，肢體全裸，肋骨根根可見。狄克忽然覺得他像某人。對了，他是爸爸。他已經一年多沒見過他了。他爸爸以前經常到機構來看他，後來失去了音訊。他逃出機構來也是爲了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和他的家人。

他剛想張開口，下面的送喪者已經開始移動了。他們一邊繞着圈子，一邊以哽噎的聲音唱着禱歌，惋惜這位年輕的死者。

他已離開我們，世界已經無法留住我們兄弟。

世界使他痛苦，世界使他哭泣。

他年輕，他迷失，他在尋找愛。

尋找——尋找——尋找愛。

獵人逐漸靠近，他們躲在樹叢後面，就在死者旁邊。沒有人發現他們，他們的脚步輕若猫狸。

狄克的腿股開始打戰。他無法再跟着前進。他把雙手緊緊按住大腿，讓它安定下來。

「自由人」唱完歌後，一起走了過來，有男人，有女人，也有小孩，每一個人都非常激動、悲哀，彷彿無法忍受和死者見這最後一面。

他們的談話聲、安慰聲、低泣聲越來越近了。前面幾個人已經走到了死者旁邊，把死者抱進旁邊的棺木中，開始釘緊棺蓋。

棺蓋釘好後，送喪者再度圍成一圈，把棺木抬了起來，朝墓穴行去。

獵人已經躡足走到他們身後了，他們沒有發覺，只是低着頭，把注意放在棺木上。

却德舉起了手。狄克絕望的閉起眼睛：這就是我……我們所作的事。

野孩子衝入人堆中，舉起手上的「鐵刺」，沒命的狂揮，鮮血和女人的呼叫聲混成一片。

「媽媽，爸爸，媽媽，爸爸。」

狄克喃喃叫着。

星世界之旅

我有一種寒冷、可怖的感覺，彷彿某件事情即將發生。如果我能動手寫些羅拉・李和我的故事以及我們在這兒共同渡過的甜蜜時光，也許這種感覺便會驅散。她的病痛似乎已經有些起色，也許幾天後，她就會完全而癒。因此，我相信，我沒有理由過份爲她擔憂。

再差五個星期，我們就在這兒住滿三年了。我們是這兒唯一的人類——這個遠離地球三十三光年的世界。在地球上，我們把這裡叫做「阿克土勒斯第二」星球，但我們卻寧願稱它「星世界」。這是它的通俗地名。

自從我們來到這裡以後，時間過得飛快。前天我們才發覺，我們馬上該和地球太空旅行總署聯繫，告訴他們我們是要再留下去，還是再換一批人來了。

當時我們並沒有作成決定。羅拉・李一定會說：「我不在乎我們在那裡，只要有你就可以了。」而我也不在乎在哪裡，只要有她就可以了。但我還是希望我能作出使她最快樂的事。只要她願留下，我就告訴地球我們還要再留下去。

我喜歡回憶我們初次見面的情景——這次會面很快改變了我們的命運。那是在一個朋友的私人宴會裡，當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是一個寂寞而滿含幽怨的少女。我後來才知道她的男友——她一直以為和他有了某種未曾明說的婚約——在宴會中拋棄了她，和另一位漂亮、高大的少女走了，留下她一個人呆立在滿屋陌生人中。

我到達會場的時候已經很晚了，進去後看到了她。她正準備走出大廳門口，高抬額頭，微笑的和少數一兩個人殷殷話別。但她可愛的小臉和深邃的藍眼中却露出受傷和寂寞的神情。

別人在門口把我們彼此介紹認識了。我幾乎第一眼就愛上了她。

我送她回去——她提議散步——我們邊走邊談。第二天，我又邀她出來。然後，第三天，第四天，………

一星期後，當我們看着月亮從東方山頭浮出的時候，我擁抱了她，並且親吻了她。我告

訴她：「我居然會為一個嬌弱纖細的少女如此着迷，這是不是命運的旨意？」

她抬起頭來看我，深邃的藍眼在月光下無比幽邃，說：「你會不會離開我，也要我走？」

「不會的！」我激動的抱住她，使她幾乎無法喘息。

我並沒有開口告訴她，可是我們相愛如此之深，彼此都知道馬上要結婚了。

有一天，我問她：「羅拉，我們婚後，你喜歡我作什麼事養活我們兩人？」

「我不在乎，比利，只要有你，只要不是那種我們必須每天離開八小時的職業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想到了畢肯行星旅行團。

畢肯行星羣，距離地球約三十五光年，以大於光速通過「超空間」從事旅行，極其安全，而「超空間太空船」到目前為止，也還未出過差錯，所以報名參加的人數日多。

畢肯行星旅行團成立已經有年，遊客穿梭往來於「超空間」，是地球外星旅行的絕佳孔道，同時因為本身兼具探險和工作性質，加入的人還可以領取薪水，因此不少人樂此不疲。

尤其自從地球太空旅行總署想出了一套以新婚夫婦結伴而行的計劃後，我們更是躍躍欲試。這套計劃是夫婦二人同坐一艘太空船，前往某個星球降落，在那兒單獨渡過三年，享受幽居僻處的樂趣，間或作些蒐集工作。然後，三年後再看二人願意續留與否，如果無意續留，地球再派另一對夫婦前來接替。

當我把這個計劃告訴羅拉時，她歡欣雀躍的說：「我是一個都市的女孩，但我却愛戶外生活，並且喜歡旅行探險。這個工作對我們眞是再合適不過了，我們趕快申請吧！」

經過了許多測試和面談後，我們被選上了。我們的去處是星世界。而在出發之前，我們可以有兩週蜜月假期，一切費用公家支付。

被選上那一天，我們就結婚了。我這一生從未像那天那樣驕傲、快樂。當我挽着羅拉的手走向結婚禮堂時，我感覺自己像個白馬王子。……

我又查看了一下她的病勢，她並不像早晨那樣有起色，情況似乎有些惡化。我強迫自己吃下一點東西，但我毫無睡意，我要確定她的情況已經好轉，才能睡下。

我想她一定知道我非常擔心。但我極力不使她看出我的表情。因爲我怕會影響她的病體

。她應該好轉的，我努力告訴自己別去操心，並把注意轉回我們那兩週蜜月……

在頭兩週裡，我們盡情把握時間，遊賞了許多去處。我們到過尼加拉瓜瀑布，然後飛往俄勘岡。我們爬上積雪皚皚的蒙特羅德山，在高高的塔頂俯視平野，驚嘆世界之大。

我們也到過拉斯維加斯，在賭枱上贏了五百元。爲了慶祝這場勝利，我們到酒店開懷暢飲，即使平常滴酒不沾的羅拉，當晚也盡興而返。

我們在西亞里桑那州攀登絕巘，飽覽了日落的炫麗情景，我們橫渡過米德湖，徜徉於綠色的波濤間，我們也上過高大的大峽谷。羅拉緊緊握着我的手說：「看到這麼偉大的鬼斧神工，誰能想像這世界沒有神在呢？除了神以外，又有誰能創造這種鬼斧神工呢？」

我們也到過「火鳳凰」——州裡的一次音樂盛會，在那裡，羅拉坐在鋼琴前彈奏了一闕，激昂如貝多芬，也高歌了一曲，婉轉如九天仙女，她並且獲得當日首獎。

當晚，我在高速公路不幸發生一件輕微車禍，當我從醫院回旅舍的時候，羅拉緊緊抱住我，喜極而泣。「我一直一直打電話到醫院——我怕你怕你會有不測……」她的聲音哽噎，我也不禁感極而泣。

兩個星期無限美好的過去了，我們在依依不捨中展開了太空旅行，內心重新點燃了新的希望。在一個寒冷多風的冬日裡，「超空間太空船」載着我們朝「星世界」飛馳……

當我們到達「星世界」時，時辰已經初夏。我們早已知道，「星世界」四季如夏，除了「夏飛爾海」一地外，極目都是乾燥灰白的莽莽沙漠。但「夏飛爾海」却有無盡的花香氣息，蔓草如錦，是星世界唯一一座海島，彷如世外桃源。

下了太空船後，我們立刻接受指示，搬到一所登陸太空艙中，裡面的電訊裝備齊全。這艘太空艙是自地球直接發射而來的，我們每天都需要檢查其中的通訊設備。裡面也有一間工具房，這對我們在當地工作大大有利。

我們已經帶了足够三年食用的口糧。下了太空船後，我們馬上把食物貯藏起來。僅僅一個鐘頭，我們就自由自在的站在這一片無人的新世界中了。

我們的房間非常迷人，像一所白綠相間的可愛小木屋，格局典雅。羅拉幾乎第一眼就被迷上了。更令她欣喜的是，裡面還有一架鋼琴。

太陽下山了，最後，連西天的彩霞也消逝了，東方開始像黎明般出現一片魚肚白。月

亮上昇了，比地球的月亮還大，我們的島嶼和四周的海都沐浴在一片柔波中。

海風緩緩吹來，沁人心脾。我們聽到海邊遠處傳來幽幽的樂音，像小提琴鳴奏般，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歌唱海岸！」羅拉驚呼着，「他們告訴過我。我們走下去看看。」

我們朝着島上坡地走去，綠草像絨氈般平伸，白色的月球花正盛開着。在我們的左邊，我們看到了一座森林，林中一片空地，花光如錦，不斷朝我們爭芬吐艷。

「多美麗喲！」羅拉說，「明天我們一定要到那裡去。」

我們來到了海岸，海邊波光瀲灩，發出彩虹般的倒影，映照在鄰近的山石上。附近都是火山口，海水拍打着洞穴，激蕩出高低不同的音調，宛如仙樂齊鳴，動人遐思。

「聽！」羅拉的眼中像星光般，燦爛無比，「從來沒有聽過。無比的美好！除了上帝外，還有誰能奏出這種音樂？」

——我停下筆來再去檢查她一遍。她的脈搏使我擔心，她的情況越來越壞。上帝！我覺得有多無助！我已盡了一切努力，但我現在却不知道下步該如何作。

她告訴我她口渴，我給她弄了一杯水和一瓶飲料，我告訴：「最壞的時辰已經過去了，愛人，妳已經好多了，明天妳會全好。」

她盡力擠出一絲笑容，告訴我：「當然，比利，明天這時我們可以到金山去野餐，我們還要帶回一些那邊的野草莓。」

可是我却看到她的眼中露出痛苦，我知道我們彼此都在互相欺騙。

我按摩她的左肩——她這裡一直劇痛——直到痛苦稍減。我必須再寫一些東西——必須作一些事情，把憂慮從內心排掉。我把臥房的窗帘打開，以便從書桌上清楚看到她房內的情形……

——第二天，我們檢查了一下儀器操作的情形後，一起到林中那片空地去。

「你看過這樣漂亮的地方嗎？」羅拉問。

「不，」我說，「從來沒有看過。」

「這裡像天使懷抱中的天堂樂園。如果我死了，比利，把我葬在這裡。」

「不准說這種話！」我的聲音突然轉爲暴怒，並且粗野的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抱近我，

好像生怕她會突然離去一樣。「你知道，沒有了妳，我一刻也活不成。」

「喔，我並沒有想到死，親愛的，我只是說說而已。如果我眞的……」她突然用力抱緊我，把頭抬起來，「趕快，吻我！」

以後，我們經常到那片空地去。羅拉在那兒和野生動物成了朋友（它們住在森林裡，都是地球帶來的），包括眼睛深凹的鹿和小巧玲瓏的狐。

我也和它們成了朋友，但却不像她那樣親近。只要看到她遠遠走來，它們都會情不自禁跑上來，投入她的懷抱，狀至親呢。它們似乎對她特別崇拜。

已經不記得有多少次，我們登臨這兒了！已經不記得有多少次，我們在月光下漫步，同往「歌唱海岸」了！

有時候，我們只是靜靜依偎着，傾聽山石間的自然音響。有時候，我們下海去游泳。羅拉在月光下，絕美無比，當她從水中升出的時候，有如出水芙蓉，她的臉上帶着彩虹的艷麗，使我幾疑置身夢中。

最近幾週來，我們在晚上越來越少外出了，因爲羅拉的左肩開始痠痛。她笑着說：「我已經是一個二十三歲的老小姐了，筋骨痠痛原是常事。」

由於肩膀的痛楚，一直沒有持續多久所以我也不大在意，以爲眞是運動太多的筋肉痠痛。但這次不同了，疼痛期間延長至今，並且遍及左胸。她以前就有肋膜炎，我也但願她是肋膜炎，因此我給她服用了一次又一次阿斯匹靈。

我眞希望我能和地球太空旅行總署聯絡，請他們派一個醫生來，但「阿克士勘斯第一」星球現在却走到了地球和「星世界」之間，即使「超空間」的通訊設備也無法穿透它的射線干擾。距離能夠通訊的時間還要三個星期，現在我們眞是束手無策了。

我眞希望……

我正準備再寫下去時，羅拉又在呼叫我了，我聽到她掙扎的聲音。

我快步走近她。她的語聲越來越微弱了，我幾乎無法聽清。「比利……我好痛。」

「是不是妳左胸肋膜炎的情況變壞了？」我問。

「是的，更壞了。還有我的左肩。請你給我一顆止痛藥。」

我給了她一顆止痛藥——特別大的一顆。然後我按摩她的肩部，直到藥片生效，她在藥物刺激下進入半睡眠狀態。

但是即使她已入睡，她的痛苦依然沒有稍減，我還看到她在下意識中不安的扭動肩膀，彷彿疼痛可以因此稍減。

我怕——喔，上帝，我怕這一生從未怕過的事情即將發生，我怕這不是肋膜炎，而是其他病——我怕她已得到嚴重的心臟病，她的命在旦夕。

我再走回寢室，坐在她旁邊，看看她……——

她的情況越來越壞，非常壞。當她努力想開口說話時，她的聲音變得非常微弱。我幾乎聽不到她的心跳了。她的痛苦也與日俱增，連止痛藥都漸漸失效了。

我進去弄了一些咖啡。我必須保持清醒。我已經許久沒有睡過了，我怕我會沉沉睡去，但我不能睡去。

我不斷爲她祈禱。我這一生從未如此虔誠過——當然，我還沒有她虔誠，但我仍然希望我的祈禱能使她的疼痛稍減，能使她倖獲痊癒。

我又走了進去，坐在她旁邊。

我又開始爲她祈禱……

——才過了兩星期，我的頭腦已經模糊不清。有時候我會懷疑我是不是生病了，才會看到這些幻象。我的內心告訴我該來的終該會來，但我的理智却拒絕相信這件事。

羅拉死了。

我剩下了一個人，離開最近的人類至少三十三光年，沒有人可以訴說這件事和傾聽這件事。我的寂寞已經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範圍。

於是，我只能把這些發生的事記下來——也許這會對我有些幫助。

我再回去看了她一次，看了許久，之後，我沉沉睡去了。

然後，我聽到她在呼喚我的名字，她的聲音微弱，她的手盡力想伸過來。我抓住她的手——她冰冷的小手，握緊她，幾乎無法感覺出她的脈搏。

她也努力想握緊我，但她的力若游絲。她望着我。我永遠忘不了她眼中那種可怕的黑暗，在我有生之年，我忘不了。我知道她已瀕臨死亡，她在和我作最後的訣別。她的頭從枕上微微抬起，她的聲音像出盡了全力。

「比利……我…………」

然後，她的頭落回枕上，她在我手中的手不動了，她的脈搏停止了，她急促的呼吸不再繼續了。

我坐在她枕邊，抓住她的手，良久良久。她看來就像熟睡了一樣——沒有痛苦，只有平靜，熟睡了。

我摩擦她的頭髮和她猶有餘溫的雙頰。我和她談話。我沒有哭泣——我不相信她已經離去。「她只是熟睡了」，我這樣安慰自己，「她只是熟睡了，當黎明來到，她會醒轉，她的病體會獲痊癒……」

我記不清什麼時候走出去作我該作的事了。在我離開前，我吻了她，並且和她道別。

然後拉上被單，蓋住她的臉，走向工具室，找出一些木料，開始為她訂作一個棺木。

然後，我乘坐挖土機，開往林中那片空地。太陽已經出來，光亮、溫暖，鳥兒也開始歌唱——好像在諷刺這個不可置信的悲劇居然發生一樣。

挖土機在綠草如茵的空地掘出一個墓穴，紅色的土壤堆高了，看來就像一隻破開胸膛的野鹿。

我在情思恍惚中把她抱入棺木，輕輕放下。然後最後一次摩擦她的雙頰——她的雙頰已經僵冷——並且和她再見。

我把她的棺木運到墓地，放入穴中。我採了一些野花，撒在棺上。

我站在那邊，不知在這永別的前夕該說什麼禱詞，我的信心——我的信心原本不大——在一度的堅定後，已經喪失。她一死了，我的信心也跟着逝去。

海風輕輕吹來，「歌唱海岸」的歌聲緩緩傳來——輕輕的，悲哀寂寞的。沒有別的聲音了。麋鹿自森林的那端走出，像陽光的陰影一樣寂靜。小狐也來了。它們圍着墓穴打轉，我看到了它們的眼中有淚光閃動——野獸也會通靈，它們知道心愛的朋友永遠不再醒來撫摸它們了。

我爲她作了一番禱告，我的不信仰的聲音充滿了空洞和無意義：

「上帝——如果眞有一個上帝——請祢守護她，不管她現在何處。請祢讓她健康、愉快，不會再有痛苦。」

而後，我用挖土機塡平了墓穴，冰冷的土地遮蓋了她，青塚巍巍，伊人已渺。我在她墳頭留下了一點白色的記號。

我把挖土機開回去。在回程中，我轉頭看到羣獸正從墓穴旁邊離去，緩慢的，沉重的。

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再去墓地。我知道我無法忍受那種痛苦。

我也不知道在這空曠、寂寥的房屋中，沒有了她的陪伴，我能忍受多少痛苦。每一次抬頭，我都看到她——然後我又看不到她；每一次我轉身，她留下的每一樣東西都引起我無窮的感觸。睹物思人，我們的溫馨歲月都在其中留下痕迹，但她已經走了，什麼也喚不回來了……

我記不起從上次執筆至今，已經過了多少時間了。我必須看看日曆才能知道。我的心智已經不清——除了羅拉外，我想不起任何事情。

每天我都察看儀器，這是例行工作。其他時間我什麼事也不作，什麼事也沒有，只有忍受寂寞的煎熬。

以及，體味地獄的滋味。

地獄是一個沉默的、空虛的房間。在這裡，沒有休息，沒有睡覺，你不斷來去踱步，永

無寧歇，記憶像千隻白刃的手，切穿你的心肺，你想哭，但你欲哭無淚……

——又過了幾天，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寒冷、更寂寞。我不能再忍受了——當我每次想到她已遠去，我永遠無法再看到她的笑靨，無法再擁抱她，把她拉近我或和她在日光下漫步時，我就覺得生存像一種沉重的負擔……

我的前面只有空虛，只有寂寞。我失去了生存意義，我雖生猶死。為什麼我必須如此絕望苟活？我的旁邊還有一把鐳射槍……

也許我錯了！我一向認為人生沒有來世，但她也許正在某處，等我。鐳射槍在我身旁的桌上，森冷死樣的誘惑，閃閃發光。只要一發！也許我就能找到她，和她長相廝守。

所以，我已經沒有理由再寫下去了。我有責任在下一批太空人來到前看守這個太空船。但，時日無多了，只要他們一到，我的責任便告完結，我的生命成為自己的生命，我可以為所欲為，自由處置。

可是，我實在無法相信人生還有來世。我相信人生就像蠟燭一樣，臘脂完了，光焰也完，沒有來世，沒有殘餘。

但，這又意味着我永遠無法看到羅拉了。我不願接受這個事實，所以我仍希望後面這個看法完全錯誤。只有一個方式可以看到她，我已別無選擇，我沒有什麼可以再失去了。

當我一想到這點，我就覺得無比暢快。這種難以忍受的痛苦只有短短一些時日，但我們的再度相聚却是永恒……

——我決定再寫下去……但，某件無可置信的美妙事情發生了！是發生了。多少日以前？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發生了。某一天，我正坐在桌上，鐳射槍擺在我面前，室內沉靜、死寂，而我也正為思念羅拉的情緒所苦。

突然，海風開始上湧，我聽到「歡唱海岸」傳來微弱的聲息。風勢漸增，樂聲也越大，而後，風聲隨着歌聲飄入室內，撩開窗帘，進入我愛安息的床榻。

我聽着音樂——「歌唱海岸」的音樂，想起我們以往經常挽手相伴，共同走過那片沙灘。而後我再看看空盪的床榻，想起那天晚上她在床上安息的情景；如此蒼白，如此死寂，她一瞑不視，永遠不醒。

我也想起林中那片空地，想起翻開的紅色土壤，有如掏空胸膛的野獸。

回憶和寂寞像洪水般淹沒了我，我知道我的承受已經超出極限，我的心臟在劇痛中爆發，我聽到某種東西聲嘶力竭的叫喊。

像野獸臨死前的叫聲一樣，擧看恐怖、絕望、無助。

叫聲再接再勵，而我知道，那是我在呼叫。

我的意識再度恢復清醒。我擧目再瞧空盪的床榻，那是我愛逝去的地方。於是，我把頭埋入桌上，像一個傷心的孩童一樣哭泣。

我知道現在我已用不着鐳射槍了。

羅拉已經來了，她赤着足，輕輕走過地板，我感覺她在我身後停住，她用手輕輕疏攏我的頭髮，輕輕摩擦我的雙頰，我聽到她對我說了一些話，同樣的輕柔、同樣的熨貼。

風聲勁疾的吹起我桌上的紙筆，尖銳的呼嘯提醒我仔細的聽她所有的話語，桌上的日記稿紙一頁頁被翻起，像她一頁一頁在審視帶淚的墨迹。

我的心中湧起一陣平和，有如多日膠着的航行突然獲得轉機，有如疲乏的水手回到碇泊的港灣，我感覺幸福。因為她無言的手勢已經表露了她和我永不分離的意圖。

我走上床，入睡了，我狂亂的熱度減退了，她靜靜伴我入眠，驅走我的寂寞，用她的手

憐愛的拭去我的淚珠——那不知何時湧上的淚珠。

我已記不清我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上床的，但當我醒來時，已經第二天上午了。我看到自己平靜的躺在床上。她走了。但她不會走得太久，因為我的床邊還有餘溫……

——距離上次寫作迄今，又過了一個禮拜。我的心智現在無比清明——我已從高熱狀態回復過來。羅拉每天都耗費大半時間在床上陪我，照顧我。

我感謝這次高熱，如果沒有這次高熱，她不會回來看我。而我知道，沒有了她，我根本無法生活。

病癒後，我們開始再到金山散步，在那兒野餐；我們也經常帶回她最喜歡的野草莓。

快樂時光過得眞快，而現在，幾分鐘之內，太空人即將到來，帶來另三年的供應品。我在數天前通知他們，我們還要續留下來。

當我把我的決定告訴羅拉時，她興奮的抱住我，並且大聲呼叫：「比利——我好高興！我一直怕你會離開星世界。」

我不想告訴他們我曾發過高熱這回事。我並不想製造任何機會，好讓他們把我帶回地球

測驗。我的健康情況良好，心智狀況良好，羅拉和我一樣正常，一切事情都未發生。

至於那些發生的事——那些都只是一個夢，一個我在精神錯亂中出現的噩魘，我在高熱中弄出的把戲。這些都過去了，而現在，我的情形良好，羅拉的情形良好。

月亮馬上要昇上來了。只要太空船一離去，我們馬上可以再到「歌唱海岸」散步。

但首先，爲了把我過去數週來精神錯亂發作的痕跡清理掉，我必須燒去我所有的稿紙——我所寫過的日記。我要用鐳射槍點燃火苗，我要馬上工作……

他們走了，羅拉。我告訴他們妳出外散步了，妳會晚些囘來。他們等了數分鐘，然後不得不走了，他們要我在契約上簽字，同時爲妳代簽，我們續留三年。

因此，現在，妳可以牽着我的手，和我再度漫步在月光下了，就像我這些年來持續不斷的習慣一樣……

順着小徑走去，穿過碧綠、長滿青草的斜坡……今夜的月色多美——連林中那片空地也像白天一樣皎潔……

但我們絕不要走近那片空地，或遠遠看它一眼。那裡有某些悲傷和可怕的事情——某

些足以拆散我們快樂和幸福的事情。

是的，我們不要看它，我們只要前往海岸，妳的小手握在我的手裡，就像晚風一樣輕柔，妳的小脚輕輕踏過草地，青草不會傾倒，不會發出任何聲息。

喔，我可愛的情人，我最珍貴的愛——我以爲我失去了妳，但妳却在我身旁，只要我在世一日，妳就永遠在我身旁。

至於空地那件傷心事情——我們永遠不要提起，讓它隨着風跡月影飃去，讓它成爲人生中偶然遇見的星星點點。

——我已經不復記起，現在……

我已經把它遺忘……

愛的贈禮

在恆星阿爾法．克魯西斯的第二顆行星——克魯西斯第二上，人們到現在仍然在談論著男孩色諾夫的事蹟。有些人說他會魔法，有些人則說他唯一的魔力是教誨人們，向人們指示一條光明的大道。不管眞相如何，色諾夫將邪惡的哈本王覆亡的事實則是確鑿無疑的，他所使用的武器是愛的贈禮。

當時，克魯西斯第二正是多難之秋，太陽風蹂躪著該行星，從另一個世界來的太空強盜又在晚上登陸，從事殺人放火的勾當。偉大的哈本王就在這種情況下崛起，他的邪惡本質在爭生存的鬪爭中被忽略了，哈本以鐵腕統治著這個星球，他趕走了入侵的太空強盜，並且用一面極大的反射鏡平息了太陽風。但在安內攘外的鬪爭過程中，他也殺死了不少自己的臣民，其中有很多是克魯西斯第三上的貴族。

色諾夫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他和其他的孤兒在專門收容無家可歸者的難民營裡遊蕩，他年約十歲，羸弱的身體上披著過大的衣服；但他開始說話，比他年紀大的男女都駐足傾聽。

「有人說他是一個巫師。」王宮裡的顧問告訴哈本王說：「一個十歲的小孩子不可能有這麼高的智慧。」

哈本王對他左右的人怒目而視，說：「我擊敗了太空強盜，馴服了太陽，而一個十歲的小孩子竟能憑幾句話就使我的臣民生動搖之心嗎？他到底向他們說了些什麼？」

「他宣揚自由與美。」他們說。

哈本王當時已垂垂老矣，疲憊而且抱病在身，但他仍以強硬的手段來統治克魯西斯第二，他不願看到他的權力因爲一個小孩子的幾句話而受損。「逮捕他！」他命令道：「將他帶來給我！」

於是當色諾夫在市場上宣揚自由與美時被逮捕了，全身綁著鎖鍊，被送到哈本王的面前。「很好，」哈本王端詳著他面前的這個小孩說：「你最近給了我不少麻煩。」色諾夫舉起上著鎖鍊的手說：「我雖然被捕了，但我的心情相當平靜，我不是巫師，我只向人們宣揚愛

與美。」

「你妖言惑衆，你在原本忠實的土地上散播反叛的種子，克魯西斯第二已受我的統治多年，你不可能那麼容易就從我手中奪走它。」

「我只帶來了愛的訊息。」男孩堅持說：「難道你怕愛嗎？」

哈本王並不怕愛，但當他向下注視被綁男孩的臉孔時，他知道他所具有的危險性。他並不像一般的男孩子，可以用太空動物園或實驗劇場等奇巧來贏取他的歡心，色諾斯的臉上除了仁慈和愛外，還隱藏著某些東西，一些哈本王在他統治期間以武力強行壓制下去的東西。

「如果我折磨你或殺掉你，你也會以愛來承受嗎？」他問。

「是的。」男孩微笑著說：「有時候愛是一種強力的武器，它甚至能毀滅一個人。」

國王兀自不信地大笑：「你能用愛來毀滅我嗎？」

「是的，」男孩張開他上著鎖鍊的雙手，說：「我將送你一份愛的贈禮，但它會像雷射一樣殺死你，而且我相信，你會快樂的死去。」

哈本王最後竟產生了莫明的恐懼，他命令衞士將色諾夫棄於荒野，任他漂泊，希望最後他會因缺乏食物而餓死。

幾個月後，沒有人再看到色諾夫的踪影，哈本王確信他已經餓死了，因此對這件事也就漸漸淡忘了，而開始忙著準備一年一度的歡樂節。

克魯西斯第二的居民有一個傳統的習俗，當春臨大地時，他們接二連三地舉辦盛大的慶祝會來表示歡迎之意，其盛況在歡樂節時達到最高潮。在歡樂節那天，所有的人民都被邀請到王宮來晉見瞻仰他們的國王，哈本王將站在金碧輝煌的王宮門前，和來晉見的臣民一一握手，互道祝福，有時候等待被接見的長龍會延伸得好幾哩長。按照習俗，他必須一直站在王宮的大門口，直到所有晉見者都接受了他的祝福爲止。在他年輕快樂的時候，他經常立於王宮門口直到半夜——等到最後一個晉見他的人離開爲止。但現在來接受他祝福的人較少了，他也爲此深覺幸運。

今年的歡樂節像這個星球上的所有春天一樣，陽光普照而且溫暖。黎明時，哈本王就出現在王宮門口，很高興地看到晉見他的臣民已經排好隊在那裡等待。今年的隊伍似乎比去年要長，他打從心裡高興了起來，也許這表示人民在最後已接受了他嚴厲的統治手段。他和第一個晉見的人握手，口裏喃喃地道出傳統的祝福。

五個鐘頭過去了，他知道今年來祝福他的人比往年要多，其中有些是他以前見過的，但

也有不少陌生的面孔。從他們僕僕風塵的外表上，他可以看出他們是從老遠的地方趕來向他道賀的，於是他賜給他們額外的祝福，同時握手時也握得緊一點。

到晚上時，道賀的行列似乎仍沒有縮短的跡象，但快樂使他忘記了疲倦。這件事很快的傳遍了全國，於是發生了一件另人驚異的事情，那些在一生中從來沒有參加過歡樂節慶祝活動的男男女女，現在也都開始出現在道賀的行列裡。哈本王發現其中有些人是他以前的敵人，他很奇怪他們爲什麼會來向他道賀。

第二天黎明時，王宮大門外的道賀行列仍將近有一哩長，哈本王用昏花的老眼注視著他們，開始懷疑其中有些陌生人似乎已經來了兩次。他本想下令歡樂節的慶祝活動到此爲止，但這只會顯示出他的年邁和體弱，所以他覺得只要再堅持幾個小時，到中午以前，道賀的人羣一定會走完的。

但當道賀的行列看來只剩下十幾個人時，哈本王稍稍打盹了一下，道賀的人羣又從四面八方湧來，在集體農場上工作的男女都放下農具，加入了道賀的行列。中午過去了，艷陽高掛在他的頭上，但道賀的人羣仍然有增無已。

哈本王舐舐發乾的嘴唇，叫人送來了一瓶酒。酒精使他恢復了不少體力，於是他又回原

到原位，和道賀的人羣一一握手。

到第三天早上，他幾乎不能站立了，但道賀的人潮仍然絡繹於途。他認出更多的死敵，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也會加入道賀的行列；他也看到了不少太空學校裡的學童，奇怪他們爲什麼會到這裡來。天將破曉時，他叫人帶了一張椅子到王宮大門口，因爲他已經站不住了。

但道賀的人羣仍然源源而來。

到第四天時，他更形衰弱，現在他知道，他必須馬上下令中止這種瘋狂的現象。但人羣仍繼續走到他的面前來，他只好一一和他們握手。連他宮廷裡的侍衛和廚婦也都加入了道賀的行列，使它又再度加長了起來。

到第五天近午時分，他已抬不起頭來，整個身軀癱在椅子裡，如非人們不斷地握著他的手，簡直就像睡著了。

第五天黃昏時，他最後一次打開他的眼睛，看到呈現在他面前的正是色諾夫的熟悉面孔，色諾夫正站在道賀行列的前頭。

「什麼時候？」哈本王有氣無力地問：「這什麼時候會終止呢？」

色諾夫回答道：「永遠不會終止的，我的國王，這個行列將永遠繼續下去，因爲這裡面不僅有你的朋友，同時還有你的敵人。這是我向你許諾的愛的贈禮，你已從你敵人那裡得到了愛，一種毀滅你的愛。」

於是年老的國王永遠閉上了他的眼睛，整個人癱在椅子裡。人們對色諾夫感激不已，因爲他還給了他們自由。

太空舞會

梅蘭妮今天一直心不在焉，她站在放著濕衣服的水桶邊，兩眼不時朝昨天舉行舞會的樹叢裡望。她的頭髮需要洗一洗了——長可披肩的銅色秀髮在強烈的陽光下已失掉它原有的光澤和細膩，她也不像平常一樣嘴裡哼著老歌或太空人帶來的新歌，即使在和我閒談時，她也顯得心神不寧。

梅蘭妮是我最小女兒的女兒，我的女兒家裡已有幾個女孩在幫忙家事，所以我向她「借用」了梅蘭妮。今天梅蘭妮已經工作了一整天，但她平時也沒有什麼遊伴。

「我看妳整天愁眉苦臉的。」我一面看着她扭乾衣服披到竹竿上，一面說。

她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眼光又朝樹叢那邊望過去，說：「我並沒有偷懶呀！」

她的確沒有偷懶。她是一個健康的女孩，比所有的姊妹都漂亮。如果她整天哭個不停，

我想她也不會覺得累。昨天，在太空人——她的太空人——離去後，她就整天哭個不停。她的太空人是一個黑髮、大嗓門，經常發出笑聲的傢伙，全身像海盜一般黝黑，一邊耳朵戴著今年太空人流行的大耳環。

「當我年輕的時候，流行著一句話。」我開始愼重地說。

「現在仍然流行，」梅蘭妮自顧自個地說：「不要愛上太空人。」然後看著我：「妳就要告訴我這句話，是不是？」

「最近有人向妳提起是嗎？」我問。

「每個人都這樣說。」她沉重地說，然後緊閉著嘴唇，又離開去洗另外的衣服。

過一會兒，我不露聲色地說：「哈博說他等一下要帶一些蜂蜜來。」

她只是禮貌性地應了一聲，表示聽到我的話。雖然她的表情看不出有什麼變化，但我知道提起哈博着惱了她。她一定認爲我用庸俗的字眼褻瀆了她神聖的思想。

但不管是否庸俗或褻瀆，哈博的確是一個苦幹、實際的農村子弟，是理想的丈夫人選。當梅蘭妮來這裡後，他就經常往我這邊跑。昨天晚上梅蘭妮和太空人跳舞時，我一瞬不瞬地看著哈博的臉，他的眼中充滿了痛苦。

「哈博這個人太粗俗了。」梅蘭妮過了一會兒才說。

「但他是大地的子民。」我平靜地說，嘉許他身爲一個移民者所具備的能力。

她輕蔑地撇撇她的紅髮，說：「所以像一架拖拉機一樣。」

然後她站起來，在圍裙上仔細地擦乾她的手，然後轉過身去，從她的皮夾子裡拿出層疊的軟絲巾，一層一層地慢慢打開來。她手中的絲巾相當大，也許有一呎長，由藍而白而變成墨黑色，色澤和質料都相當柔和細膩，她愉快地將它網在手上。

「這條手巾相當漂亮。」我說。

她轉過頭來看着我，似乎要看我的讚美是出於眞心還是諷刺。然後她輕輕的一笑，將絲巾拿高攤開，讓陽光穿透過來。「但妳說拖拉機較爲實用。」

我點點頭，「拖拉機對農家當然較爲有用……漂亮的東西只能偶而看看。」

梅蘭妮又注視著絲巾好一會兒，然後眼淚沿著腮邊流了下來，她默默地將絲巾疊好，放回皮夾子裡。走到水桶邊，又開始洗濯衣物。她輕輕啜泣了一會兒，才恢復了沉默。

如果哈博不操之過急的話，我想他和梅蘭妮應該能相處得很好。梅蘭妮需要時間來忘懷那個已經離開的太空人，她終將會忘記他的，任何像這段感情一樣燦爛的東西遲早都會褪色

的。

我也早已忘懷那個令我魂牽夢縈的太空人。

現在我已是一個老婦人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老了，因爲地球上計算年月的方法在這裡並不存在，我們只能用季節來判斷。我想如果我知道自己確切的年齡，可能會徒增悲愁而已，我只知道很久以前我已經相當老了，現在再增加幾歲，似乎已經沒有多大的區別。如今我每天坐在織布機前和其他的老婦人閒談，祝福那些懷孕的年輕母親，她們經常送毛衣給我們。

那些和我一齊到這裡來的人也都已經滿頭白髮，在我們年輕時候引以爲傲的一切——結實的身體，渾圓的腹部等都已經離我們而去，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什麼價值。

「不要愛上太空人。」母親們現在都低聲對她們的女兒這麼說，已婚的婦女也這麼忠告未婚的女性。但這句話不僅僅具有它表面的含義，它還是一切生命、死亡和時間的眞理，同時也是我們一種義務。

雖然我對很久以前的事情仍記得非常清楚，但對這件事却似乎已不復記憶，不再想起。一種尖刻的犬儒眼光正毫不容情地逼視著我的過去，每當我想起，心中湧起的哀傷總是數倍

於歡樂。

我想起，當第一羣太空人抵達此間的時候……

我們移居到這個星球，剛剛安頓好不久，第一羣太空人就來了。

當然，當時我還太小，根本沒有想到太空人會注意到我，但我的姊姊露絲瑪麗却極爲興奮。

「四百個男人！」我還記得她的尖叫聲，當她跑進我們的小房間要找衣服穿時，臉上閃耀著興奮的光輝。「四百個！」

我覺得在我們這個移民區就不止有四百個男人，所以當時我實在不懂她爲什麼會那麼興奮。

「都是單身漢！」她繼續大聲說，顯然沒有看到母親正在對她皺眉頭。

露絲瑪麗到鎮裡去的時候，她最要好的朋友克拉拉告訴她太空人到來的消息。這個消息是另一個朋友告訴克拉拉的，她們似乎接到了什麼緊急的差事，急急忙忙地跑回去……露絲瑪麗立刻脫下她色澤暗淡的工作服，換上一件她從地球帶來的粉紅色華麗衣裳。用顫抖的手

扣上鈕扣，按上按著扣，我站在旁邊看她用梳子梳她褐色的長髮，不時用手揑著雙頰都揑紅了。而後急急忙忙地走下馬路去赴她的差事。

但露絲瑪麗當時也非常年輕——可能只有十三歲，四百個單身漢在我父親「舊世界」的觀念裡根本不算什麼；於是在母親向他透露這個消息時，他就趕到鎮裡去，將露絲瑪麗從蓬車上拖下來，在她所有朋友的面前給她難堪，然後將她帶回家。在太空人停留的那幾天裡，她一直被鎖在房間裡，她的哭聲響遍了全家，幾個月後似乎還繚繞著餘音。

當時我還是一個十歲的小孩子，除了不必操勞家務外，我還擁有很多自由。母親當時正懷著身孕（她覺得有某種罪惡感，雖然移民區的法令規定，能夠生育的婦女應該儘量多生），她覺得噁心欲嘔，她說除了生露絲瑪麗和我外，每次懷孕都有這種症狀。

她不懂當自已家裡已經有了一個男人時，為什麼還要出去看那些男人。

到鎮裡去是一段相當漫長的路程。

當我抵達鎮上時，整個地方靜悄悄的，幾乎看不到一個人影。這裡所謂的「鎮」當然只有一些建築物，商店和科技人員工作的地方，我慢慢穿過佈滿灰塵的街道，突然有一個婦人朝我這邊奔來，她是一個已經結過婚的女人——現在我記起來了，她已死了很久——我不知

道她為什麼那麼怱忙。

她急促的說：「他們都在鎮會堂裡！要在那裡開舞會！」

舞會的消息使我跟著興奮了起來，於是我跟在那位婦人的後面向前跑。雖然當時我想的舞會只是小孩子在唱童謠時，邊唱邊跳的那幅光景而已。

當我們跑近燈光通明的鎮會堂時，我們聽到了逐漸傳來的音樂聲。小孩子和女孩子都擠在窗口和門邊，其擁擠的程度比我們的太空船來此時太空艙內的情況猶有過之。

「喔，我的天！」那位婦人高喊著，手絞在一起地停下來，「那是手風琴的聲音，」然後側耳傾聽，「現在是……小提琴……」隨後鎮會堂內響起高昂的樂聲和刺耳的伴奏聲。然後是一陣稀落的巨大聲響，女人們開始朝門口和樂聲的方向移動，我則駐足傾聽。不久，我的耳中就充滿了脚步聲——數百雙脚在跳舞的聲音。

幾乎我認識的每個女人都來了，有幾個即將臨盆的孕婦也靠在窗口上看著。舞池裡的男士有些是本地的丈夫和父親，但絕大多數都是高聲叫嚷，不知姓名的陌生人。這些人身上都穿著質料奇特的衣服，這種衣服我只在地球上看過，色澤鮮艷，在燈光下閃閃發光，我們這些移民者的衣服質料粗糙，色澤平淡，和這些太空人的衣服相較之下，顯得黯然失色。

我站到打開的大門邊，以便能看清楚裡面的情景。

樂隊由五個人組成，也都是太空人。二十幾個女孩子圍在旁邊好奇地看著他們，有一個女孩子還不時舉起手輕觸他們金綠色的寬大袖口。站在舞池邊的女孩子則癡癡地看著那些太空人，太空人們大聲地叫嚷著，我們這些移民者反而顯得較爲安靜。

然後樂聲突然停了下來，那些太空人向女孩子這邊走過來，他們看起來滿不在乎，而女孩子似乎已經期待了很久，於是每個太空人都抓著一個女孩子，然後樂聲再度提起，跟剛才一樣，是一條快步的踢踏舞。

那些人雖然高聲叫嚷，但我看他們都相當有禮貌而且沒有不軌的行動，本地人的表情則較爲嚴肅，沉重的腳步聲此起彼落。

樂隊一條歌又一條歌的奏下去，有些是慢的，有些是快的。當我們離開地球時，我也知道幾條歌，但那晚上奏的歌我却一條也沒聽過。「新民謠，」我聽到某個人這麼說。

我發現露絲瑪麗的好友克拉拉也在場中，她和一個金髮碧眼的太空人跳了好幾支舞，然後我看到他們站在一起，交談了好一會兒，最後他們穿過人羣，走到戶外茂密的樹林中。其他的太空人也都和其他的女孩子一面親密地談著話，一面走了出去。克拉拉的父親看著他的

女兒和那個太人走出去，但他並沒有上前阻止。當我轉過身來時，樂隊又奏起了一條快步舞曲，這時，有人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那是一個太空人——現在我也許應該說他相當年輕，他有一撮修剪得體面美麗的紅鬍子，穿著發光的深紅色襯衫。我向他說我不會跳舞。

「那麼，也許——」他慇勤地說：「妳喜歡談天，除非妳討厭我。」

「喔，不會，不會。」我高興地發出囈語說：「沒有女孩會討厭太空人的。」

他笑著點點頭，看著站在一旁等待的父親和丈夫們，說：「也許有人會討厭的。」

「但這是多麼美妙呀！」我大聲說：「爲什麼有人會……」

我微微察覺他正在看著我毫無曲線可言的身材，「妳多大了？」他溫柔地問。

我老實地告訴了他，他臉上露出滲雜著好玩與失望的表情，但並不想離開。

「在這裡，十歲的小女孩生活相當辛苦吧？」他感到興趣地問，似乎不在意和我這麼年輕的小女孩共渡他在這裡四天寶貴假期。

我聳聳肩說：「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又沒有多少機器可以使用——所以和以前在地球上的日子差得太遠了。」

他認眞地點點頭。

「當然！」我繼續說：「如果沒有工作，我眞不知道我們在這裡還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可做。」

「這裡還沒有學校嗎？」

我搖搖頭，嘆口氣說：「如果有就好了。」

當他縱聲大笑的時候，很多人轉過頭來看著我們，我看到了不只一個女孩子的嫉妒眼光，我覺得很害羞。

「妳知道我多大了嗎？」他溫柔地問著我。

「三十歲？」我猜道，裝著沒有看到旁邊發獃而嫉妒的女性眼光。

「我在二十出頭時就簽約登上了太空船，」他說：「當時我有一個像妳這般大的妹妹。」

「現在她上高中了？」我問。

「她在將近九十歲時死了。」他黯然地說：「所以我還見過她幾次面。」在看到我的臉大惑不解的表情時，他停了下來，「妳不知道太空人的特徵嗎？」

我搖搖頭。

「太空人和你們以同樣的速率在增加歲數，所不同的是時間對我們的意義，那是因爲我

們旅行時速度的關係。」

我還是不能了解：「但你不會變老？」

「如果我們在太空旅行，那麼你們的十分鐘就是等於我們的一分鐘，當然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他沉思地說：「那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得清楚的。」然後從他的皮夾子裡拿出一張便條來，說：「請留下妳的芳名，下次我們來的時候好找妳——當然，希望妳那時候還沒有結婚。」

我將名字告訴了他。「你眞的想再見我？」我不相信地問。

他認眞地點點頭，「如果在妳當祖母以前，我能重臨貴地的話。」他說著，突然彎身在我的手上吻一下（我吃驚得幾乎縮回我的手），而後離開了我，輕快地越過舞池，去找剛剛和她的舞伴分手的女孩子。

我們的鄰居衞利這時走到我的身邊來，說：「天已經黑了，妳最好趕快回家去。」

我不願意地點點頭。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我的父母親是不讓我在外頭留到天黑的，我懷疑他們是否會把我和四百個太空人跳舞視爲一個正當的理由，因此我走出了鎭會堂，想穿過樹林抄捷徑回家。

但儒利阻止了我，他說：「妳最好從前面那條路走，那邊燈光比較亮。」

不知道爲什麼，我照著他的話做了。

當我回到家裡後，母親向我說教了一頓——對她來說，這已是相當溫和的了，家裡的人都吃過了晚飯，她爲我留了點東西，但仍然陶醉在舞會與奮裡的我幾乎食不知味。

她在旁邊看著我吃飯，後來父親也坐到餐桌上來了。

「妳知道……關於太空人的事嗎？」她開始不確定地問，在吃飯時，我已忍不住全盤托出了我在鎭上遇到那位太空人的經過。我聽她又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然後他們就在餐桌上憂慮地談論著。

「他們都已經很老了。」我認眞地說。

母親讚許似地點點頭。

「我所說的那個太空人已經超過一百歲了，」我繼續說，心裡想著這件事已經過去了。

「他說的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母親說：「那些太空人都是拋棄家庭——他們的妻子，如果他們結婚

的話——四處旅行遊蕩的男人。他們現在已無法終止他們的旅程，再回到任何世界中去，因爲每個世界在他們每次離去後都改變了很多。年輕的人都變老了，老的也都死了，一切都和他們離開時不一樣了，所以除了在太空艙外，他們無法在任何地方安然地生活下去。」

「他們的妻子怎麼辦呢？」我問。

母親無助地看著我的父親。

「大部分都不再等待下去而改嫁了。」他粗聲說：「那些繼續等待下去的人，也是白等。」

「太空人都是可愛的年輕人。」我母親說：「他們眞摰而敏感，但他們仍然是男人。」

父親皺起了眉尖，「他們也許比本地的男孩子要來得安全。」他對著母親說：「在太空船上，他們有空中小姐，而且……」他突然停下來，清清喉嚨，紅著耳根說：「不管怎樣，如果他們有了犯罪的嫌疑，他們就得在當地接受審判，而搭不上定時飛離的太空船。對一個太空人來說，這就够他受了。但如果我們養了多愁善感的女兒……」

「以後妳還會看到更多的太空人，」母親打斷父親的話，對著我說：「他們也許相當迷人，但他們是不准結婚的，所以一個女孩子如果聰明的話，是不會去愛上太空人的。」

「她才十歲而已，妳怎麼搞的？」父親抱怨似地對著母親說。

母親從鼻子裡哼出聲音來，鄙夷地說：「我知道你要我等到她十五歲時才告訴她，但到那時已經太晚了。」她停下來，又轉過來對我說：「我希望妳最好現在就能了解，為什麼人們對太空人會有那種看法。這並不是說他們居心不良或絕情絕義，只是因為我們女人如果被太空人愛上了，也只能被愛幾天而已。我敢說，很多太空人都不喜歡這樣，但太空船上是不准有家庭存在的。也許太空船上有幾對夫婦，但這也只在妻子同時是太空船上必要的工作人員時才能存在，而且，他們不能有小孩。」

「要怎樣——」我問：「才能成為太空船上的工作人員？」但我發現母親正不懷好意地看著我。

「要在地球上出生，」父親生硬地說：「在地球上接受訓練，和地球上的一艘太空船立下合同，然後向妳認識的每個人、每樣東西說聲再見。」

我忽然想起，我竟不知道那位太空人的名字，心裡一酸，流下了熱淚來，母親停下話來，憐惜地看著我。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所以在以後七年中，我就一直想著他的紅鬍子。

他所蓄的鬍子保養得相當好，長短適度，剛好鬈曲得微微向前翹起。這可能是太空人當時的時髦玩意兒，因為有三分之一的太空人都留著鬍子。在舞會中，我看到有些太空人只在下頷留著鬍子，但另外有些太空人——特別是我的那位太空人，鬍鬚則一直向上蔓延到鬢腳。像所有的太空人一樣，他的頭髮剪得很短。在那幾年裡，我一直覺得自己睡在那幅濃密、鬈曲的鬍鬚邊。

在夢中，我們的聚會總是充滿了羅曼蒂克的情調。那位太空人被我的美貌深深迷住了，雖然我母親在她高興的時候形容我的長相說「能夠嫁得出去」，但我對我的容貌有相當的自信。我敢說那位太空人在看到我後，一定會迷戀上我的青春美麗，他如沐春風，情話綿綿，和我約定後會的日期。

不久，他又回來時……我的美夢在這段愛情滋長的日子裡顯得多采多姿，最後不是他放棄了漂泊的生活，成為一個和我長相廝守的移民者（起先他有點笨拙，但馬上就習慣了）；就是他帶著我踏上了太空船，一齊遨遊於浩瀚的太空中（「有人反對？有什麼好反對的呢？太空船需要我，而我需要妳，太空船沒有了我就不能起飛了！」）

如是，我嫻靜地渡過了青春期的風暴，回絕了男孩子的追求；當我的女友們活在男孩子慇勤的眼光中時，我卻一直在等候著一個男人。此外，我也讀了很多書。

和我夢想的一樣，他果然回來了，我又聽到了太空船登陸的消息。

很幸運的，我姊姊當時已經出嫁了，而且正懷著身孕，所以我可以穿她那件粉紅色的華麗衣裳——就是太空人第一次來臨時，她想穿的那一件。雖然我也有幾件好看的衣裳，但怎麼比得上人工纖維的美麗大方呢？這件粉紅色的衣裳雖然稍為舊了一點，也有幾個補綴的地方，仍然是相當漂亮的。

在離家前，從小小的鏡片裡，我無法看到我的全身，但我告訴自己說，我一定相當迷人。

席拉是我當時最要好的朋友，她父親認為陪著她去舞會比讓她單獨一個人去（或讓她單獨留在那裡）要好，所以席拉和我坐著他父親的蓬車到鎮裡去，不必走那崎嶇不平的道路。

一路上我們講個不停，也計劃個不停。席拉金髮碧眼，皮膚皙白；我則稍為黑一點，這使我們不可能會彼此為一個男人爭風吃醋，兼以我們的感情很好，所以一路上互相讚美恭維

對方的美麗迷人，我則對我的那位太空人是否還記得我裝出不在意的樣子。

因為幾個月前剛剛有另一艘太空船登陸，所以這次的場面並不像七年前那樣的熱烈。除了一些初長成的女孩子不曉得隱藏她們的熱情外，每個人都顯得相當泰然自若。

走進鎮會堂後，我向四周瞥了一眼，發現樂隊已不是原先的那五個人；伸縮喇叭不見了，卻換上了一個奇怪的大鼓。

我的心漸漸往下沉，雖然太空船來了，但那位令我魂牽夢縈的太空人可能沒有跟著來。現在他很可能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星球上，參加另一個舞會，他的鬢角正輕觸著某個女孩子的耳尖，但那個女孩子和等待他七年的我比起來，卻一點也配不上他。

「哦——」席拉大聲喊道，驚醒了正在做白日夢的我。「看那個留著可愛短髭的男人，他正在盯著我！」

我望了過去，一個留著赤黃色短髭——一點也比不上他的紅鬍鬚——的太空人正朝我們這邊走來。

席拉屏息以待，等著他來邀舞。我根本沒有注意，兩眼正忙著在穿著華麗衣服的太空人及大笑的女孩子中尋找我的夢中人。

「我可以邀妳共舞嗎？」一個男人的聲音在我耳邊說。

「嗯？」我轉過來，對這突如其來的邀約幾乎失笑出聲，那個留著赤黃色短髭的太空人居然邀我共舞，我看到席拉的臉色變了。「對不起，」我拒絕道：「我正在等人。」

他嘴裡低咕著，然後轉向席拉。我用眼角的餘光看到她搖搖頭，爽朗地笑一笑。那個年輕的太空人只好帶著困惑的表情穿過人羣，朝另一堆女孩子走去。不久，我們看到他和另一個我們認識的女孩子共舞，歡然自得。

席拉幾乎要哭了出來。

「我想妳希望和他跳舞。」我對她說。

席拉輕輕抽泣了幾聲。「但我覺得不自在，他是先邀請妳的。」

「為什麼不自在呢？」

「哦，不要問為什麼！」席拉又抑制不住地抽泣了起來，一邊打開皮包拿出手帕來。

我們又迷迷糊糊地望了一陣，然後我忽然看到了他——我夢魂與繞的太空人，他也正到處在找我。

他的深紅色襯衫不見了，換上了一件閃閃發光的紫色襯衫；紅鬍鬚也不見了，只剩下一

撮短髭，尾端仍微微翹起。

他的眼睛也和剛才的我一樣在人羣中搜索——看起來似乎不是在看看有沒有漂亮的女孩子，而是在搜尋特定的某一個人。

然後我們的眼光相遇了，他笑了，周遭的一切彷彿都在他的一笑中黯然失色，我立刻原諒了他。當樂聲停止時，他朝我這邊走來。

我想我一定也不知不覺地朝他的方向走去，因為我們是在舞池中相會的。

當他微笑地望著我時，我的臉上泛起了一陣暈熱。「妳還記得我嗎？」他說。

「你的紅鬍鬚剃掉了。」我責怪地說。

他點點頭。「妳已經變成一個少女了。」

「當然。」然後我們彼此笑出聲來，雖然並沒有什麼特別好笑的事情。

當樂聲再度響起時，才解除了我們之間的窘迫。在隨後的幾條舞中，我們只談著天氣、舞會與音樂某一般性的問題。

在我的夢中，我們的相聚應該比此時更富浪漫氣氛，更和諧，也更親密才對。但現在却這麼糟糕，我的思維急轉，希望手心不要再出汗，能更大膽地交談，有更進一步的進展——

最要命的是——不要讓他對我失望，而掉頭去找另外的女孩子。

最後席拉爲我解圍了，她靠在漢森的臂彎裡，舞到我們的附近來。漢森是她的鄰居，當他們舞過我們身邊時，她甜甜地對我露齒而笑，然後轉過去笑著望著漢森。

第二條舞開始時，他們仍然緊緊地擁舞著，我不相信地看著席拉，她的臉看起來就像牛奶一樣柔和。

「我不能相信。」我大聲說。

「不相信什麼？」我的太空人問，他的下頷舒服地靠在我的前額上。

「我的一個朋友每條舞都和同一個男孩子跳。」

「嗯？」

「他是本地人，我們在一起長大，」我幾乎不能控制地說：「這裡有四百個太空人，而她却將時間浪費在一個鄰居身上！」我停下來說：「而且他們似乎也沒有過什麼海誓山盟。」

「也許她喜歡他。」他靜靜地說。

我轉過頭去，好看得清楚一點。席拉的眼裡閃耀著興奮的光芒，正對著漢森溫柔的微笑著，就像一個母親看著她的孩子般凝視著他。「也許她眞的很高興，」我困惑地說：「但她

不敢確定是否有人會邀她共舞。」

我的太空人帶著我旋舞了一圈。「是那個穿綠色衣服的女孩子？長得還不錯嘛！爲什麼她會覺得沒有人邀她呢？」

我聳聳肩。卽使他稱讚的是一隻母牛而不是一個女孩子，我仍希望他不要再只看著席拉。「本來有一個太空人，」我有點緊張的解釋道：「他從她身旁走過而邀我共舞，當我拒絕後，他轉而邀請席拉，但她也拒絕了。」當我看到他不解地看著我時，我停下來，「你不是女孩子，所以你不會了解的。」

「爲什麼妳不答應和他跳舞呢？」他問，兩眼望進我的眼睛裡，「他對妳沒有足够的異國情調嗎？」

我迎上他的眼光說：「我一直在等你。」

「啊，」他嘆了口氣，然後將我摟得更緊，我們就這樣緊緊的擁舞著。

良久，他問我是否願意到月光下散步。於是我們手牽著手走出鎭會堂裡一排排的燈光，穿過明亮的空地，走進溫暖、柔和、黝黑的樹林中。

當時我心裡一直擔心著，如果他想和我做愛的話我怎麼辦呢？但他當沒有那個念頭時，

我又反而有點失望了。那天晚上，他的態度幾乎可以說是漠不關心的。我聽他談論身爲一個太空人所具有的歡樂與悲哀，他們對孩子的渴望，對家裡烹製的飯菜的嚮往等。我開始懷疑，他一定把我看成了他過世多年的妹妹。

我們也談了一些他在太空船裡的工作，我對他的話幾乎沒有置辭的餘地，他也知道我不可能了解得太多。他提起他到過的地方，看過的東西；他說他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等。實際上，他所說的都是他簽約登上太空船以後的生活。

然後，他禮貌地問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溫和地揶揄我的善得人緣，開玩笑地問我曾經和幾個男孩子有過關係。雖然他似乎只是隨口問問，但我憤怒地聲明說，我沒有和任何人有過關係，而且對我在這裡遇到的任何男孩子都沒有興趣。

然後我們走出樹林，走到明亮的馬路上。我在馬路上稍稍駐足了一下，他說他願意送我回家，我告訴他不必這樣；他說如果我眞的不想他作伴，他也不會堅持；我說不要這麼孩子氣。

當我們在馬路上走著時，他有很長一段時間保持著沉默。後來腳部的痛苦使我克服了虛榮心，停下來脫下鞋子，不好意思地問他是否後悔送我回家，他說：「像遠足一樣，很愉快

。」

「你爲什麼要做一個四處漂泊的太空人呢？」

他的沉默告訴我，我問錯了問題。然後他突然用手托住了我的雙頰，我整個人怔住了，他的撫觸是如此的溫柔，就像一陣和風般。「妳願看到一張死亡的臉孔嗎？」

我沒有回答，也不能回答。他的手仍留在我的雙頰上，兩眼注視著我的臉，好像希望找出隱藏於其下的某些東西。

然後他深深地嘆口氣，說：「走吧，我送妳回家。」

他從我手中拿走了我的鞋子，一點也不在意它的潮濕和味道，然後一路上都帶著它，另一手則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我希望席拉看到了我和他一齊離去，以免她等著我或爲我着急。

沿途我們談著較輕鬆的話題。

到門口時，他將鞋子還給我，問我明天是否可以來看我，我認眞地說只要他願意，他隨時都可以來。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比任何人都早，靜悄悄地在昏暗的晨曦中穿上那套粉紅色衣裳，我怕他已在外面等我。

「當然，他不知道哪個窗口是我的。當我從窗口向外窺探時，沒有看到他的身影，覺得很失望。

我的父母睡在前面的房間，那是唯一的通道，我沒有把握能否偷偷溜過去而不被發現，但我還是大著膽子捏著冷汗走了出去，走到一半時，母親突然從床上坐了起來。

她眨眨眼睛看著我，然後穿著灰色的睡衣站在我面前，像普天之下所有不贊同的母親一樣看著我，然後她把我帶到一個角落。

「妳要做什麼?」她疲倦地問。

「出去散步。」我輕聲說。

母親沒有接腔。

「那個太空人說他今天要來找我，」我繼續急速地說：「我想我到外面等他比較好。」

「他有說會在吃早飯前來看妳嗎?」母親疲倦地靠在牆上問。

「喔……沒有，」我說：「他只說他要來看我。」

「回到床上去，」母親打著呵欠命令道：「如果妳現在不回到床上去，今天一整天都不讓妳出去。」

然後她轉過身，又爬到床上去。我向前走了幾步，本想在她入睡以前再理論幾句，但當我看到睡夢中的父親嘴裡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翻個身時，我又冷了下來。我父親從來就不了解任何事情，甚至不通人情，母親表面上雖然反對，但還有商量的餘地。

於是我悄悄地回到我的房間，脫下衣服，將它收起來免得弄皺了，然後我馬上進入深甜的夢鄉。

當我醒來時，穿好衣服的母親正站在床邊溫柔地看著我，陽光已照滿了窗戶。

「妳最好快穿上衣服，」她說：「他已經在外面等妳了。」

我聽到前面房間傳來太空人和我父親的談話聲，我驚喜地從床上坐起來。「已經來了?」

然後我母親的語氣就變得認真起來，「他看起來是一個很好的年輕人，如果妳聰明的話，當他在這裏時，應該可以和他共渡一段愉快的時光。」

她強調說：「當他在這裏時」，但這句話却像一陣耳邊風溜過我的腦海。

「我幫妳帶來了熱水，」母親說，指指地上冒氣的臉盆，「還有梳子。」

當我穿衣服時，她一直站在我身邊，嘮叨個不停，說我即使不可愛，也很健美；一再地

重覆着「暫時」、「結婚」、「終生」、「不要看得太嚴重」、「傷害」等字眼。

在我要衝進前房時，我忽然想到，女孩子不應該這樣急急忙忙地會見男孩子。但我決定不顧這些古老的忌諱了，當妳只有四天的時間能給他印象時，妳就應該善加利用它們。

於是我跑出去和他見面。

即使不是已經愛上了他，我想我那時也會這樣做的。他和我父親坐在一起，兩個人笑個不停，好像他們正談論着一件可笑的事情，我最小的弟弟正從他的膝蓋上跳下來。但當我進入時，他就只看着我一個人。

當我們閒話家常時，我的家人都轉來轉去看着我們，我則有一下沒一下地回答着他的問題。

但當我們走出來後，他就牽着我的手，對我微笑，我當時幾乎喜極而泣，我希望我所認識的每個人都能看到我現在快樂的樣子。

鎭裏到處都可看到和太空人在一起的女孩子，她們也像我一樣，臉上露出喜悅的光輝。在幸福的時刻裏，我們幾乎沒有察覺時間的消逝。

在這個新星球上有一個好處，就是很容易找到隱密的地方。但我的家並不是新建的，所以也不能在附近找到隱密舒服的地方。

但我們自己到別處找了一個談心的好地方。

這段與太空人獨處的時間和以後與我丈夫在溫暖、黑暗中的情意，在肉體的感覺方面並沒有多大的差別；頭一次和一個男人獨處的經驗所以令人難忘，只因爲它是第一次。

在這次經驗裏，我覺得被佔有比被傷害的感覺要來得多，我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敢接觸他的眼光，直到我們穿好了衣服，我才覺得自在了一點。雖然在他安靜下來及不再希求的時候，我曉得他的慾望已經獲得了滿足，但我也覺得，他似乎覺得失落了什麼東西。但在最後兩天中，這種不自在的感覺就消失了，我發現自己不僅喜歡我們單單在一起而已，且更嚮往那種黑暗中的激情。當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儘量表現得自然，但母親却擔心地看着我，有一次還問我是否沒事，我當然只是回望着她，裝做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離別的時刻終於來臨了。街上到處都是女孩子和緊繃着臉的太空人，我們似乎都一步一

步地在走向愛情終站。

我儘量顯得不在乎，不停地說着話。他始終默默地聽着，只偶而簡短地回答我的話。這時候我才忽然驚覺，他現在雖然仍和我在一起，但却馬上就要動身，在死神攫取住他前離我而去。

這一天我們很少有親蜜的擧止，雖然說哀嘆卽將來臨的悲傷只是在浪費寶貴的光陰而已，但我和他却仍一直停留在茫然之中。

最後我們在鎭會堂外的長椅上坐下來，太空人在停留期間就住在鎭會堂裏。走了那麼長的路後，我覺得很疲倦而靠在他的臂彎裏，在溫暖的陽光中昏昏欲睡。

最後他站起來，伸伸他的手臂，好像它被我壓麻了。

我看着他從皮夾子裏拿出一條紅寶石鷄心的金項鍊來，「希望妳會喜歡它，」他正經地說：「這是我以前買的，因爲我想我有一天會遇到一個女孩子——像妳這樣的女孩子——我就將它送給她。」

他把它放在我展開的手心裏，我看着它在明亮的陽光中閃耀着紅色的光輝。

「很可愛，」我說：「我從沒有看過……」

此時往鎭會堂裏傳出男人說話的聲音，我本來就知道裏面有人，但剛才還沒有這麼大聲。

起先是一陣哄笑。

然後有個人笑着說：「衞生紙！這是最新的策略！」

「移民區的女人就是要這些玩意兒，」另一個人較安靜地說：「香水、玩具、手飾等漂亮的東西。」

「你看到那個金髮碧眼的小美人——」裏面又傳出另一個人的聲音，「那個帶着小孩的已婚婦人？我只是在耳朵後面放着一小片肉桂而已，她就猛嗅個不停。」

「該死！」我的太空人哼聲道，但並沒有看着我。

「嘿——」第一個人又說：「老亞尼帶香煙口香糖來了！」

然後是一陣歡呼聲，笑聲，扭打聲和咒罵聲。

他突然邁步走入鎭會堂裏，當我跑進隱密的樹叢中時，我聽到他生氣地斥責他們的聲音。我的手裏仍毫無感覺地緊緊抓住那條項鍊。

然後我聽到他朝我這邊跑來的聲音。「對不起，」他說：「剛才的事實在很對不起。」

「沒有關係，」我說，幾乎哭了出來，「也許我應該把項鍊還你，換一些肉荳蔻，我母親一直希望有一些肉荳蔻。」然後再也忍禁不住，眼淚沿着腮邊流了下來。「或者你覺得我沒有肉荳蔻的價值？」我將手掌張開，才發現鷄心的尖端已割破了我的手心。

「妳受傷了！」他叫道。

在我又恢復了自制後，我發現我的手被裹在一條手帕裏。「我想，」過了一會兒，我說：「你有很多這種項鍊吧？」

「不多，」他溫柔地說：「妳知道，這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後他停下來，凝視着我的眼睛，「如果我能放棄這種生活的話，我會爲妳放棄它的。我眞的很喜歡妳，關於這個鷄心……女孩子似乎應該很喜歡才對。」

「我不是那種女孩子。」我堅決地說。

他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妳的確不是，」然後從我手中拿過項鍊，放在陽光中看了一會兒，說：「但它很漂亮。」

我點點頭，他疑惑地看着我，然後將項鍊放囘他的皮夾子裏。

「我只希望一件事情，」我說。

「什麼事？」

「等一下和你朋友在一起時——不要談起我。」

他的臉紅了。「老天，妳把我看成——」

「謝謝，」我禮貌地說：「這幾天我很愉快。」然後轉身離去。

直到太空人離開後，我一直呆在家裏，心裏不停地囘味着我們的談話和囘憶；我的常識再加上母親的告誡，不斷提醒我說他是一個太空人，他必須過着太空人的生活，但另一方面，我又爲他對我的深情哭泣不已——也許我自己愛他都沒有愛得這麼深，他——很可能會留下來成爲我的丈夫的。我將染有血跡的手帕安放在我的枕頭下，在等待的漫長時刻裏不時拿出來凝視。

太空船終於飛離了我們這個星球，當我看到一些本地人帶着他們哭泣的女兒，駕着蓬車經過我的家門時，我知道太空人終於走了，他們是在送太空人離開後才囘來的。

他眞的走了。

不久我看到了席拉，她和漢森一齊到鎮裏去看太空船起飛。

她說，那個太空人一直在找我，看起來似乎很落漠。他托她帶了一條鮮紅色的圍巾，三包肉荳蔻、肉桂和丁香，及一小瓶紫羅蘭香味的香水。

我連續哭了兩天。

幾年後，我和一個男人結婚了，因爲我們相處得很愉快，而且因爲他也留了一撮紅鬍鬚。

太空人再度光臨已是十年後的事情了，當時我肚裏正懷着我的第三個孩子，我希望他是一個強壯而驕傲的男孩子。在他整整四天的停留期間，我一直呆在家裏。我計算我們的年紀此時可能相當接近，但我已是一個懷孕的母親，再也不是自由自在的女孩子了。我和同一個男人做愛了好幾百次，我已別無希求。我沒有再去見他的理由，而且即使見到了，見到的可能是他和另一個妙齡少女正在愉快地散着步。

但席拉告訴我說，他四天都獨自一個人走來走去，看起來好像心事重重。我的心裏泛起一陣溫暖，他還是在想念着我。

下一次再來又過了十二年，當時我正擔心着去參加舞會的女兒。再十年後，他們又來了——我很感謝我此時已沒有未婚的女兒可以擔心，而結過婚的女兒也都對跳舞比對舞伴的興

趣要大得多。

那時候我已經老了，如果他再看到我，他也許會想起死神來……他是對的。

「妳知道，他們不能離開那種生活，」我對梅蘭妮說——也許是在對自己說：「如果有一個太空人眞的這樣做了，那將是劃時代的羅曼史，但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

「他們也都這樣說。」梅蘭妮疲倦地說，似乎無視於我的存在。

「他們是聰明而迷人的男人——但他們不能依靠終身。」

我知道她正在想什麼——她對那個太空人的愛和其他人都不一樣。當然，不必幾年她就會了解，那只是一種幻想而已。

梅蘭妮的太空人是一個很英俊的年輕人，那個傢伙似乎眞的也很喜歡她……但誰不喜歡梅蘭妮呢？即使他們這四天形影不離，海誓山盟，但也只是這四天而已，並非什麼劃時代的羅曼史。

我看着她披好衣服，正想將水桶裏的水潑到菜園裏去，哈博剛從馬路上跑過來。

「我來幫忙，」他說，向她跑了過去。

她無精打采地低咕着謝謝，然後站到我和房子這邊來望着他。

「太空人昨天走了。」當他將空水桶放到地上時說。

梅蘭妮木然地站在那裏。

「他們走了嗎？」我說。一邊想找別的話題，一邊責怪哈博爲什麼這麼沒有腦筋。

「這些該死的傢伙爲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困擾，」他口若懸河地說：「看妳們相信不相信，有一個太空人想逃跑，」然後自己不相信地搖搖頭，「他的同伴找了很久才找到他。看起來似乎是爲了這裏的一個女孩子，他想不顧一切地留在這裏。當然，其他的太空人並不想傷害他，但他們還是把他捉回了太空船。」他轉向梅蘭妮：「我想妳跟他跳了兩支舞——就是那個帶耳環，黑頭髮的傢伙。」

梅蘭妮愕然地點點頭，張大了眼睛說：「他眞的想逃走？」

哈博在我旁邊的草地上坐下來，說：「是呀，但他們已經將他抓回去了。」

梅蘭妮胸口起伏不已，突然朝房間走了進去。

哈博目送着離開，然後回過頭來對我說：「過兩天後，」他自信地說：「她就會恢復過來的。」

我懷疑地看着哈博，「你知道她跟那個太空人在一起，」我說：「你也知道他們不只跳了兩支舞，我整夜都在注意着你。」

「是嗎？」哈博平靜地說，然後突然露齒而笑，說：「我想還是由我告訴她比較好，免得別人再加油添醋。」

「那個太空人眞的想逃跑，和梅蘭妮結婚？」我嘎聲問。

「是的，」他說：「事實上，如果我不是用錘子在他頭上敲了一下，他們還不可能捉到他。」他瞇着眼睛看着我，似乎希望我能分享他的玩笑及幽默。「妳覺得怎麼樣？」

我的下巴控制不住地顫動了起來，儘量忍住不哭出聲來，一個老婦人的哭泣是相當難看的，我仍然有我的自尊。

但我說不出話來，哈博站起來向屋子裏走去，當他看到梅蘭妮就站在門邊時，他停了下來。

他整個臉都紅了，但她只是注意着我，然後迅速地跑到我身邊來，用她年輕有力的臂膀扶着我，說：「來吧，奶奶，我扶妳入屋子裏休息。」

於是他們兩個人扶着我進屋裏去，將我攙上床，雖然我極度疲倦，但我又能開始說話了

，「我很好，」我喃喃道：「我很好……只是太陽晒太多了。」

「我要去找人來嗎？」哈博問梅蘭妮說，但他不敢接觸到她的眼光，「要去叫醫生或妳媽媽來嗎？」

「我不會死，」我堅持說：「我只需要休息。」

我看看梅蘭妮，她正以冰冷、憤怒的眼光凝視着哈博。「請你出去。」她對他說。

他驚訝地看着她，然後迷惑地說：「但，梅蘭妮……」他走到門口，停下來說：「我是爲妳的幸福着想。」

她沒有再說什麼，哈博離開時重重地關上了門。

然後梅蘭妮轉過來，她的眼睛似乎在說：「現在好了，哈博不是一架拖拉機——現在妳可以更信賴拖拉機了。」

我們彼此沉默了良久，然後梅蘭妮又從皮包裏拿出藍圍巾，將它攤開在大腿上。

「妳想太空人會再回來嗎？」她最後凝視着圍巾問，我知道她要問的是：「我應該等待下去嗎？」

但我太老了，我的信心已經喪失了，我不會等待下去，我不認爲即使我等待下去就會有

什麼好結果。「照妳自己的意思去做。」除了這句話外，我沒有給她什麼勸告。

梅蘭妮的眼光越過窗戶，望着樹叢。她的決定是頗值得玩味的，如果我活得夠長，能看看是她或時間勝利將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競技者的悲哀

「先生，現在時刻是六點正。」我床頭的通報機說：「今天是競技日，你必須起床了。」

我對著床頭的通報機說：「我醒來了。」我最近一任的代理妻子正用胳膊枕著頭，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看著我。在這八個月的婚約期間裡，她從來沒有看我惱怒過。我轉過身去，微笑著撫摸她身上隆起的部分，她也報我以微笑，那是一種半帶順從、半帶期望的微笑，好像在對你說只要你希望，她永遠是你的一般。很多代理妻子臉上都會露出這種笑容，她們都經過嚴格的訓練，知道她們在男人的生活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她們唯一令我不喜歡的地方是她們的肉體容易挑起中年男子的情慾，一個年紀比格琳達大的女人也許會知道我沒有調情的心緒，但年紀大的女人性格卻都相當尖銳突出，令人無法忍受。所以像黎希留一樣，我只喜歡小貓。

「先生，」通報機又說話了：「現在時刻是六點五分。」聲音短捷而一板一眼的，「我奉命在六點正叫醒你，但你却沒有起床，現在你必須起床了。」

「我剛剛一定是頭腦尚未清醒，」我說：「卽使鳥兒也不會在這個要命的時刻醒來的。」

「錯了，先生，小鳥今天在四點十二分醒來。」

「好吧，小鳥醒來了，所以我也要起床了。現在準備一下，我要沐浴。」

「已經準備好了。」機械人的聲音冷靜地說。

我心裡咒罵了一聲，有史以來就沒有一個人在和機械人的爭論中討過便宜。

「親愛的，」格琳達揷口說：「怎麼啦？」

「今天妳不能陪著我了，寶貝，」我說：「今天是競技日。」然後打個呵欠，伸一伸懶腰，溜下氣床。她用手嘸著小嘴，兩個眼睛突然張得大大的，總算明白了我的意思。昨天晚上從會議室囘來時，我本想告訴她，但她已睡着了，所以我沒有吵醒她。現在她和我的契約未滿，萬一我有個三長兩短，後果如何實在不堪設想。看著她那年輕美麗的胴體，我快快不樂地思索著，如果我對這種事能像競技一樣設想週到，對我也許會好一點。但競技是我的事業，而我這個人是儘量避免將事業帶進家門的。

我一直站在那裡，直到僕役爲我帶來浴袍和浴巾。我不喜歡這些擧止像人的溫柔機械人，它們和我那些擧止像機械人的僚屬越來越難以區分。我反而喜歡老式的機械人，因爲它們效能卓越而且看起來就是一個機械人。

在浴缸裡，我凝視著壁上鏡子裡的自己。我的樣子還相當不錯，它激起我輕微的自戀想法，古銅色的身軀結實而富有彈性，琥珀色的眼睛及年輕的臉型仍然相當逼人。棕黑色的頭髮在太陽穴附近出現一絲灰白，更添加了幾許魅力。我看起來還像一個軍人，雖然我離開戰場或閱兵場已將近三十年了，但我仍保有軍人的本質和外表，因爲我一直履行著軍人的義務，我保衛著好幾百萬同胞的生命，這是一個不小的重擔。

我曾聽人家說，在殺人者的心目中，一個人的生命和幾百萬個人的生命無分軒輊。但這也未必眞確，死者的數目越多，所產生的恐怖感將更深入心中，對靈魂的束縛也勢必越大才對。也許在某些事情中，數目本身並有什麼意義，但我也不會特別去注意。反正生活本身自有平衡的力量，我們已學會只看一切事情的光明面，因爲這是使一個人保持理智的唯一方法。

一個競技者比常人更接近死亡，但我却迴異於一般的競技者。有一次我將一個大塊頭的

對手打得落花流水，裁判們都不敢再對我的對手施予應得的處罰，甚至求我不要提出這種要求。我當時雖然慈悲爲懷，事先保持警惕，但即使如此，對方還是相當慘重；如果我能收手的話，我一定會收手的，但我不能。沒有人能改變裁判們的決定，他們一旦決定怎樣，就是無法更改的。

他們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評判比賽的勝負，並施予賞罰。他們和他們的電腦就是法律，我們必須遵從這些法律，因爲我們知道活在法律裡比活在無政府狀態中要好得多，乾淨地死於精心設計的死法下也比被亂拳打死要好得多，死亡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已不像以前那麼恐怖。競技結果的懲罰由雙方分攤，不受任何財富或權勢的影響。結果由電腦統計出來，懲罰精確、明白而且公平，雖然有人反對這種殘忍的競技，但爲了避免戰爭和保存整個人類，這類競技永遠是需要的。沒有人懷疑裁判，雖然他們偶而也會出錯，但總比一般人要來得少。

當我凝視著鏡中的自己時，心中突然湧現出一段詩句來，我盡力回想，以前既沒有讀過也沒有聽過，當然更不可能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因爲我不是詩人。這段詩的內容令我相當憂慮不安：

一張衰敗的容顏半浮半沉著，他那緊鎖的眉頭
那飽經風霜的唇角，以及對冷酷命令的嘲諷
深深地打動了雕刻家的心弦
而將它刻在無生命的石塊上永留人間

當然，像很多從下意識裡浮現的東西，這首詩可能代表了我某種深藏的情緒。這種暗示作用是一種麻煩，我的大腦修飾、扭曲了原來的意思，使我看不到事實的眞相。雖然這幾句詩對我沒有什麼意義，但它的浮現以及我無法意識到它出自何處使我感到不安。身爲一個優異的競技者，他應該具有完整的記憶力，心裡對一切最微不足道的細節都應該瞭若指掌，像這首可能在軍校中某個喝醉酒的晚上聽到，或是在一次已經忘懷的旅途中聽到的小詩也應該記得才對。我猛力搖搖我的頭，我不能讓自己耽溺於這種健忘中。

我很仔細地將自己洗得乾淨，一個競技者在競技日這天應該儘可能地打扮自己。於是像古代的武士在出征前將武器擦得雪亮般，我穿上最華麗的戰袍，戴上最耀眼的勳章，在一片

深紅色、藍色及金色的光輝中，我從浴室走到餐桌上來。

「哦，親愛的，」格琳達摒息道：「你太美了！我知道你一向英俊瀟洒，但從沒有想到你會這樣的美麗。」

我有點畏縮了起來。格琳達對錯事的描述一向是相當精確的，我的心彷彿飛回遙遠的過去——自從我戰勝了無數對手，成了我國的競技代表後，那段有著無數代理妻子的歲月裡。老天！一個人在三十年內能擁有多少女人呢?!我回顧過去的名單，發現最近這幾年內，像格琳達這種美麗但却微不足道的代理妻子實在太多了。

雖然我享受過不少的溫馨，但美麗與才智同樣出色的女人却屈指可數。我被選爲全國的競技代表已有多年，而且成爲競技者的代理妻子也是一件相當光榮的事情，但我却沒有遇到幾個够格的女人，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事實上，我只能想起兩個還算是毫無瑕疵的女人，其他的都太過平板，沒有什麼深度。

第一個是安娜，在我尙未被選爲競技代表前，可愛的安娜就進入我的生活中。和她在一起時，我得到了眞正的快樂，她外表冷若冰霜，內心却熱情如火，具有高貴的氣質和狡慧的靈思；她能像哲學家一般思考，像天使一般歌唱，像魔鬼一般愛你，給你一種毫無拘束的自

在感覺。

我愛她，爲她工作，也因爲她而成爲一個競技者。但不久，她就像闖入我的生活中般地突然離我而去。醫生說那是前置胎盤，失血過多無法控制，腹中的女兒和她遂一起撒手人寰。此後一段時間，我憔悴得幾乎不成人形，當時我國和馬歇爾人舉行了一場大競技，我們幾乎是被迫參加的。在那場競技裡，我以一個人所不能忍受的殘酷手段和賭注粉碎了對方。

在安娜死後，一羣沒有臉孔的女人和無數場小型競技接二連三地進入我的生命中，本國爲了解決一些小衝突和爭端，舉辦了這些競技比賽。我一一擊敗了對手，也一一帶走了女孩子，但他們對我却毫無意義，然後我遇見了伊蓮。

她參加了一個盛大的舞會，我是舞會中的座上賓。我第一眼就覺得她是如此的可愛，可愛得令人無法形容！她就像她的名字一樣的純潔、高雅、美麗，像一首南國情歌般的柔和而甜蜜。我們相愛了兩年，然後在我們初次而且唯一的一次爭吵後，她突然離開了。自尊心使我不去追她回來，年輕的傲慢告訴我說，她一定會再回到我的身邊來的。但她沒有回來，我也不知道她跑到那裡去了，好像她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般。後來醫生告訴我說，她當時已經懷孕了。這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但每當我想起她時，心中仍隱隱作痛，我不知道她是否

還活著，而且美麗如昔；或者，她也跟安娜一樣死了。

此後，我就沒有再眞正愛上另外的女人，甚至不允許她們懷有我的孩子。我想我應該孤獨，因爲競技就是我的生命，小孩徒然會使我分心而已。我研究過去的所有競技比賽，不斷改良我的技術，使它更臻於完美；甚至最慓悍的對手也承認我是領導羣倫的勝利者，這個無敵的頭銜爲本國帶來了和平繁榮，過去二十年中，我已不必再登上競技的擂台。

我望著餐桌對面的格琳達，她甜蜜、柔順而可愛，令人忍不住想去擁有她，但她却又平凡得令人無法產生愛意。我想她也許知道我對她的感情，因爲一年的契約再四個月就要結束了，雖然我覺得她帶給我不少快樂，而且對我無所需求，曾認眞地考慮過要再留她一年，但她却沒有希望延長期限的任何表示。即使在這個老化現象已消滅殆盡的時代裡，二十一歲和五十四歲仍不是相稱的一對。不管她會不會留下來，她都可以因她對我的服務而得到一筆豐厚的恤養金，雖然她沒有說出來或表示出來，我想她很可能把我看成了一個老頑固，一個人只要像我一樣接觸過那麼多女人，就會了解女人的。

格琳達臉上露出母性及防備式的古怪微笑，和她年輕的臉龐顯得極不相稱。「今天是一場大競技嗎，羅格？」她問。羅格是他們給我的名字，她很少這樣稱呼我。

我點點頭。「除非對方降低賭注。他們向我們提出了強硬的挑戰，選擇權操在他們手中，」我急促地說：「並非在我們手中。」

「哦——親愛的！」她受驚地說：「那你要忍受多少痛苦呀?!」

「這次表決的經過相當熱烈，幾乎一致要求通過，沒有絲毫猶豫，贊成的人超過百分之八十。」

「有那麼多？可憐的羅格，當你身上負重擔回來時，我却像死人一樣睡到天亮。」她溫柔地說。

我聳聳肩，「這是我的責任。」我說。

「一個恐怖的責任，我要爲你祈禱。」

「祈禱我贏？」

「不要輸。我不認爲在大競技中會有任何的贏家。」

我充滿興趣地看著她，她的話裡有某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東西，我像在沙漠裡找到了一朵玫瑰般，她那小小的腦袋裏擁有比我想像的更多的東西。她也一直在和我玩著某種競技，而我却沒有感覺出來。

「爲什麼呢？」我問，聲音裏充滿了神秘的意味，但我的心意被她完全窺破了，她閉上了眼睛深思。

「你從來沒有眞正關心過我，你溫柔地『使用』我，但也僅僅止於『使用』而已，所以我也無法愛上你。其他的女人却做錯了一件事，她們愛上了你，而一直生活在被迫離你而去的後悔中。我在這幾個月裡的確很快樂，但我知道這不會持續太久的，我早晚會離你而去，這也是我不想辦法來延長期限的原因。我無法忍受，分手總是令人難受的。」她的眼裡充滿了淚水。

我吻乾了她的珠淚，不停安慰著她。然後……現實就像一桶冰水潑到我的臉上來！她不像我想像的那樣貧乏！老天！我成了什麼樣的競技者？！如果我無法正確評斷一個和我生活將近一年的女人，我怎麼能猜出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狡黠敵人心中有什麼意圖呢？

我的上腭整個麻木了，食物嚐起來就像金屬般的無味，早餐吃了一半我就放棄了，匆匆離開餐桌去搭帶我到指揮所的地下火車。我的嘴巴乾燥，手掌潮濕，自從我那次從控制中心搭長途火車到飛機場去會見費德·馬歇爾以後，我從沒有過這種感覺。

這八年來的生活和抉擇、責任、小型競技、無眠的夜晚、宴會、演講、夢魘、舞會、女

人等不停地閃過的我的腦海，這次恐怖的決定、對估計錯誤的恐懼、對競技本身驅迫式的興奮、對勝利的喜悅渴望及悔恨等一一湧上我的心頭，像一團烈焰般燃燒著，這就是我生活的一切！我的懷疑消失了，被格琳達所激起的那份不安又退到意識的陰影中，我又成爲一個優異的競技者，我的命運再度掌握在我的手中。

但——我應該永遠做一個競技者嗎？這個惱人的問題又自我的心中浮現，驅散所有的歡欣。格琳達比我想像的還要複雜，我也記不起我在那裡看到或聽到了那幾行詩，我心靈的結構顯然有了某種缺陷，我還適合從事激烈的競技嗎？大競技並不比一般的運動，它需要最佳的人選。我能再繼續參加競技嗎？或是應該放下這個可怖的重擔？但在問題生出前我就知道了答案，我不能放下這個重擔。我是本國的第一把好手，我不能退休，即使我想退休，也不會得到允許。我必須繼續下去，縱然我的反應緩慢了下來，我的心靈不像以前那樣完整，我的感覺也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遲鈍了，但我仍必須繼續下去，直到有一個比我更完美、更勇敢的人在競技場上將我擊敗爲止，然後我才能屈辱地卸下重擔。

我忽然苦澁地想起，我的同胞所以會投票贊成此次大競技，而且還必須全力以赴，因新生的一代渴望流血，但他們却不必流自己的血，流血的人是我——他們所選擇和決定的人。

七點到八點時，我在指揮所聽取我的對手競技經驗的錄音和簡報。他只有二十五歲，但他參加過的競技却已不計其數。他那些信賴電腦判斷的同胞在他十五歲時，就用電腦作業挑選出他來，加以培養。他十六歲時，參加了第一場競技，並擊敗了對方，然後就開始了競技者的生涯，重振他國家的聲望——該國在二十年前被我擊敗她的代表後就一蹶不振。當他成爲國家代表後，他就發誓要擊敗我；二十歲時，他在該國境內及邊界上參加了十幾場的小型競技，連戰皆捷。但這並不稀奇，亞歷山大帝開始征服世界的大業時，才只有十八歲，柏比．費施爾成爲世界棋王時只有二十九歲；大家只是競爭的項目不同而已。在我所遇到的對手中，也不乏這種例子，我自己擊敗費德．馬歇爾時也只有二十五歲。當他二十四歲時，他已成爲該國國內的第一把好手，參加過三場大型競技，也無戰不勝。最近該國向人民聯邦提出大競技的挑戰，但人民聯邦却拒絕比賽，寧可付出由裁判判定的賠償，也不願向他的技能及他國家的力量挑戰。

該國在得到賠償後國力大增，也轉而向本國挑戰。我們兩國間這三十年來都充滿了仇恨，最近的成功使他們志得意滿，遂向我國提出大競技的挑戰，也許他們認爲我們會拒絕，像人民聯邦一樣付給他們大量的賠償，但富足而驕傲的我國却立刻接受了挑戰，我們只等著裁

判安排時間，他們也立刻決定了。所以我們昨天剛剛投票，今天就要比賽了。這和兩國之間的仇恨似乎有點不成比例，但我不認爲這有什麼不對。彼此的聲明都極爲嚴厲，措辭也相當誇大，既然沒有妥協的餘地，時間的早晚已沒有什麼重要性。三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競技是勢在必行了。

我的敵人動作輕靈，戰略精湛，他不怕陷於困境之中，他的心思和動作轉變得很快，他的僚屬也相當優秀，從任何角度來看，他都是一個出色的敵手。他的名字叫做米其爾，但我只把他當做我的敵人，一個註定被犧牲的無名小卒；他沒有臉孔，沒有靈魂，也沒有姓名，他的存在就是要被我擊敗和毀滅。

這幾年來，我已仔細研究過他，從他的表現和著作裡，我對他的個性有相當的認識。我讀過他的著作，他的著作雖然不多，但却透露出不少東西來，我的敵人是第一流的理論家，他所寫的東西簡潔、明確，他直探問題的核心，從沒有什麼不必要的枝節。他是一個歷史系的學生，對最後大戰以來的每個競技者和每場競技都耳熟能詳，說實在，我相當欣賞他，他是純職業性的競技者，他有很多和我雷同的地方，他就像我在鏡中的影像。

我本不必再覆習他的履歷表，我對他已瞭若指掌，但我和格琳達的經驗使我產生了動搖

，也許我有什麼遺漏的地方，而且覆習他的履歷表對我也沒有什麼害處。我想他也看過了我的履歷表，就像我現在研究他的一樣，他所得到的資料可能要比我多，我在公共場合的演說和活動在數量上要勝過他五倍以上，我希望他也能像我一樣，從中得到某種樂趣。我的談話和著述相當多，但我仍然有相當的保留，我的技術極具伸縮性，沒有固定的軌跡可尋，不是任何對手所能研究和擊敗的。

我的敵人還相當年輕，也許還殘留有無知的天眞，我覺得他應該要有更多磨練戰略和實力的經驗，他的後繼力將經不起考驗，雖然他從來沒有失手，但他的地位是由微不足道的小勝利累積起來的，他沒有見過大場面。我忍不住爲他是我的敵人這個事實高興了起來，如果我是他，我會再花兩年的時間來磨練我的技術。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他這麼性急，但他仍是一個出色的敵人，即將和他遭逢的想法使我產生光榮的感覺。

光榮。

古代的觀念往往已不適用於現代，譬如說在競技場上，勝利往往已屬於聰明者而非勇敢者。而且，一個國家的興衰也要由她的代表在競技場上的表現來決定。這些東西的總和，就是我字典裡光榮的定義。雖然競技本身只是戰爭的幻影，但仍有個勝負，而且戰勝的一方和

戰敗的一方都同樣會受到處罰。

在我離開指揮所到控制中心之前，我做了好幾年來都沒有做的事，我詳細回顧了自己的過去。我對我初期競技生涯中的殘酷強硬感到有點驚訝，因爲對手的經歷和我很相像，所以他很可能採取我以前的戰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試圖擊敗我以扭轉整個歷史。

他會這樣做嗎？我搖搖頭。這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擊敗費德·馬歇爾的那場競技裡，我是以先發制人的攻勢獲勝的，但目前的規則已不允許使用這種戰略。

因爲我的敵人是挑戰者，所以這種顧慮是不必要的。他必須先發動攻勢，我除了防衞外毫無選擇的餘地，對這點我已胸有成竹，我準備了深密的防衞戰略以阻止他猛烈的攻擊，我有最好的戰略和最好的技術顧問。

不管我現在多麼疲弱，不管我的敵人多麼強勁有力，我仍不會像我擊敗費德·馬歇爾一樣地被擊敗。因爲我具有較多的潛能，所以他必須採取以快攻求勝的戰略，在他發動攻勢而我開始反應以前，他有幾分鐘的時間可以把握，這幾分鐘的運用得當與否是勝敗的關鍵，但我懷疑他的能力和經驗。我的反應將比他想像的要快得多，如果他能採取主動並好好把握，他可能就有戰勝的機會，因爲沒有一種防衞是無懈可擊的。但我用我的生命作賭注，打賭他

會因而陷於困境。我陰鬱地想著，嘿！我已在用我的生命作賭注。

我過去的表現中一定有某些破綻，使得我的敵人認爲他能擊敗我；而我也一定能從他的表現中找出他想法的某些線索。我知道他這幾年來一直以將我擊敗爲目標，所以我調查了他最後的一場競技，希望能找到一點蛛絲馬跡。他上次所以會選擇人民聯邦，顯然是因爲人民聯邦當時沒有抵抗的能力，他們的競技代表在他提出挑戰前一個月死了，讓一個新人去抗對我的敵人等於是自殺，所以人民聯邦必須拒絕接受挑戰，他們沒有選擇餘地，而我的敵人則從中獲取戰利品。

於是我和我的情報小組研究。「他對人民聯邦索取的戰利品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嗎？」我問。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我的情報顧問答道：「但我們找不到適當的理由來解釋，爲什麼他要走了人民聯邦所有最新的發電廠。他叫他的人將十二座發電廠通通拆了下來，整個搬了回來。這不僅浪費時間也浪費金錢，因爲他的國家在一年內就可以建造更好、更便宜的發電廠來。」

「也許他不願浪費一年的時間，」我說，然後低聲咒罵了一句，說：「你的人知道他將

這些鬼東西安置在那裡嗎？」

「當然，先生，你想和協調人員聯絡嗎？」

「叫他們等候傳達，」我說：「我馬上會發布命令。」然後我轉而和戰略總署的飛彈砲隊聯絡，我單刀直入地說：「向情報小組要敵人動力設施的情報，以足够的飛彈瞄準該項設施，等待我的命令發射。依照計劃加強戰略火力和支援火力，並搜集其他資料以備隨時利用。」

「是的，先生。」飛彈指揮官說，他的聲音裏充滿了好奇。所謂戰略總署並非具有特別的攻擊火力，但它却在我的直接統轄之下，現在我已沒有時間循政治途徑要求國家戰略局的支援。

防衛本身有它基本上脆弱的地方，在開始時它是被動的，因爲主動永遠屬於攻擊者。最主要的關鍵是時間，攻擊與反擊間延擱的時間越長，攻擊成功的機會就越大，而在現代的競技中，一次成功的攻擊是很難被擊退的。

因此，我的反應時間應該降至最低。當敵人一開始發動攻擊，我的情報網就必須馬上集中在對方攻擊的作業上，電視及電子監視鏡、超音波、無線電、紅外線及紫外線掃描器、電

話、電報、地震儀、電腦、科學家、間諜、人造衞星及軍隊等將傾巢而出，馬上將所有的資料送到控制中心，幾分鐘內就要完成動作的正確圖示，幾小時內就要完全了解敵方的攻擊，並施予反擊。

這看起來也許很簡單，其實不然，從來沒有一次行動能完全依照計劃進行，我的敵人並非傻瓜，我的電腦作業也並非萬無一失，我絕不能以爲穩操勝劵，我必須做萬全的準備。於是我轉開發報機，開始對全國同胞發表聲明。

「各位同胞，」我說：「在今天這個競技日，我們的國家又遭遇到一個敵人的挑戰。我們在上次的競技中得到壓倒性的勝利，今天我們將再度獲勝，因爲我們有較好的組織，較好的裝備和較優秀的人員，眞理還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我們本不願發動這次競技，我們是被迫參加的，所以我們要奮鬪到底。我們每個人都要盡他身爲國民的一份責任，我們和我們國家的前途都決定於此次競技，三十年來我們一直領導着世界，讓我們繼續領導下去。」

然後我關掉了發報機，我想我的敵人也在對他的國人發表聲明。簡潔可能是我聲明的唯一優點，因爲我並非一個辯論家，我只是一個會講話的競技者而已。現在剩下來的就是等待，讓壓力和恐懼刺激腎上腺素的分泌，如果我的時間算得準確，那麼在敵人發動攻擊的時候

，我的腎上腺素就會達到最高的反應點。我嘆了一口氣，然後坐回椅子上去。在這個時候，除了等待以外，我已無事可做了。

競技即將開始的幾分鐘前，我的螢光幕上出現一張和藹而飽經風霜的臉孔，帶有黑圈的兩眼毫無表情，他是格里森，此次競技的裁判長。

「早安，先生。」我說。

「早安，羅格。」格里森說：「如果這樣的早晨可以算是一個好兆頭的話。」

「競技日總比清算日要好得多。」

他點點頭，「你當然知道，今天我爲什麼會在這裏。」

「我知道，如果我的敵人願意的話，我會取消這場競技的。」

「你的敵人恐怕不這麼想。」格里森說：「他驕傲而任性，像你以前一樣。」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說：「現在我並不像以前那樣熱望競技。」

「我知道，所以我先請教了他，我希望這能滿足他年輕人的自尊心。我也知道你不會在意這種處理方式，」他嘆了一口氣，「但我沒有挽回任何東西。」

「他自信能打勝嗎？」

「我不知道，即使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因爲我是一個裁判。他很希望能馬上開始今天的競技。」

「很好，」我說：「如果他希望馬上開始，那麼就開始吧！」於是格里森的臉孔消失了，我的螢光幕上又呈現一片漆黑，然後當時針和分針指在一起時，我的桌架上發出一道紅光，競技就開始了。

四周的耳機和發話機發出吵雜的聲音，每個電視螢光幕上都出現閃光和鋸齒狀的條紋，電話聲響個不停，我一向認爲萬無一失的電子聯絡網，却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了故障。

那實在是漂亮的一擊，我的敵人將我立刻回應的任何可能性都化解掉了，他取得了先機，現在我必須依賴較慢的聯絡方式來獲得初步的資料，我太依賴我的電子聯絡網了。

現在我知道他爲什麼向人民聯邦索取那些動力設施了，他用它來破壞我的電子聯絡網，如今他的攻擊正在途中，而我却無法在它落下時減弱它的力量。此時我有如失去了耳目，但我並不驚惶，我的防衞系統做得很好，我們它們仍能抵擋一陣時間，不必我的指揮，防衞人員也可以操作自如，不會那麼簡單就讓人獲得更進一步的進展。於是我立刻打開桌架頂端一個蓋子，將電碼傳進氣流管中，它們在幾分鐘內就會傳抵飛彈基地，然後在幾分鐘內所有瞄

準敵方動力設施的飛彈就會發射，直搗敵方的巢穴，如果他沒有周全的準備，那麼他要請求到該國戰略飛彈營長官的答應協助，已是幾個小時以後的事了。

於是我當機立斷，將儲備武力撥一半來支援我的右翼，左翼地形險阻，應該不會被敵方迅速突破才對。然後我命令我的通訊人員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儘快地將消息傳遞出去，腿上繫着信鴿的飛鴿及時速一百哩的摩托騎士在一聲令下立刻出發。然後我舉起發話機，對着故障的通訊系統大聲吼叫，一道頻率不規則的亮光開始在控制中心上方的岩面上游竄，其他山頭也出現了不規則的閃光。

然後我轉對屬下的工作人員說：「各位先生，放輕鬆點，」我說：「除了趕快終止這討厭的干擾外，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我搖着故障的通訊器材說：「我們要儘可能地得到消息，現在必須忍耐、鎭靜。」

「但我們能做什麼呢？先生。」我的執行人員說，他的聲音細弱，裏面蘊含着不安，缺乏正常的通訊系統使他頻於崩潰。

「除了等待我們了解敵人正在做什麼外，」我說：「我們什麼也不能做，目前我已大膽地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我想我馬上會接到裁判的抗議，抗議我摧毀了敵人的動力設施，這項

行動勢必使很多生靈喪生。」

「你想我們要多久才能對敵人施予反擊呢？」

「我也不知道，那要看我們克服惰性，啓用第二及第三通訊系統時間的快慢而定。我想這可能要兩個小時的時間，但我們有的是時間，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僅是一點運氣。」我已恢復了平靜，我知道我們將面對什麼難題。雖然對敵人所採取的行動我們沒有萬全的準備，但也並非毫無準備。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感謝我那些優秀的技術人員，他們隨時都會考慮通訊系統故障的可能性，現在已啓用了其他效率還相當不錯的支援系統。

除了監視系統外，我將控制中心中的其他儀器都關掉了，原先的吵雜聲慢慢恢復了平靜。一些問題閃過我的腦際，但我却無法回答。我方仍然固守着防衞線嗎？消息都傳達出去了嗎？飛彈發射了嗎？敵人是否已經突破了我方陣線？這些問題都令人坐立不安，好幾年來，我第一次經驗到古人所說的「戰雲密佈」的情境。我屬下的工作人員有的在流汗，有的在祈禱，有的則坐在那裏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然後報告開始源源而來，或由信差，或閃光燈，或調幅器及其他緊急通訊方法，前方的消息陸續到來。

於是我們開始工作。

我的判斷完全正確，我的敵人採取側面進擊的方式，而且主力集中在我的右翼，左翼和中翼承受的壓力較輕，所以還能固守，但右翼却災情慘重。感謝上帝使我能福至心靈決定去馳援右翼，增援的兵力已經首途出發，但運籌帷幄總不能決勝於千里之外，所以我將作戰決策留給了戰地指揮官去決定。這已是我的極限了，我不可能利用目前有限的通訊系統做更周密的協調。在敵人較優越的控制及調遣能力下，我們能固守陣線已是僥天之大幸了，現在我們所能做的是趕快彌補明顯的漏洞，直到敵人耗盡動力爲止。於是我趕快飛鴿傳書，將命令傳抵前方，繼續增援右翼的防衞。

我希望我的敵人在遭遇到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強烈抵抗後，會覺得困惑，而停下來重新安排攻勢。雖然零星的攻擊單位已經突破我們幾處的外圍防線，但他仍然無法獲得重大的突破。如今戰況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他的奇兵已不能致勝，我們的情況比我想像的還要好。我不知敵人使用那種通訊系統，他手下的科學家顯然發明了一種我的情報小組無法偵知的通訊系統。如果我能活着贏了這場大競技，一定要大刀濶斧的改組我的情報小組。

時鐘上的分針慢慢地移動，幾小時過去了，而故障依然如故，敵人仍然在右翼持續推進

，雖然他每前進一呎都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此刻敵人的優勢已降了下來，只剩下四比一之譜，但這還不够，我要他終止他那瘋狂的攻勢。我已動員當地的民兵，並計劃在正規武力無法遏止敵人瘋狂痛苦的攻勢時，就用民兵來對抗，但我不認爲會糟到這個地步。

我們很難想像這也算是一場競技，到後來它已變得極爲情緒化，我們已不可能脫身，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下面這個事實，這場戰鬪除了資料外別無他物，一切行動除了反應裁判的電腦作業外也別無他物。但對我們來說，這却是一場具有傳統意義的戰爭，如果在這場戰爭中，生命沒有損失，財物沒有破壞，它們也會在清算日那天被清算。

然後一陣興奮的呼聲從控制中心的下層傳來。「長官！」有人大叫說：「我們成功了！」

我打開我面前的螢光幕，靜電干擾仍然相當厲害，我只能接收到一半的影像，但這已經綽綽有餘了。於是我馬上下達命令給指揮單位，現在我們又可以利用這個通訊網從事聯絡了，而且也可以開始對敵人施予反擊。我不禁得意了起來，我的對策相當成功。

當我們慢慢從敵人所造成的局部癱瘓狀態中恢復過來後，我們也慢慢地獲得了整個戰況的正確情報。我們的防禦現在仍相當堅固，絕大多數的設施都還完整無損，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敵人動力設施的攻擊已經部分奏效，敵方所有新的動力設施都被我方摧毀，只有少數保

護良好的裝備還倖存下來，但這已使他們元氣大衰，不能再做有效的攻擊和聯絡了。就整個大局來看，這場競技已經結束，敵人已被我們擊敗，他最多只能再拖個幾天或幾禮拜，但頹勢已經無法挽回。

然後，在突然之間，一切動作都終止了下來。我們的通訊系統又通暢無阻，我的螢光幕又清晰了起來，然後一道藍色的閃光出現在螢光幕上，裁判要下達他的判決了。

格里森的臉孔又出現在我的螢光幕上。「恭喜你，羅格，」他說：「你的敵人的攻擊已經失敗，他承認被你打敗了，你要接受他的投降呢？還是要加以懲罰？」

「我接受他的投降，」我說：「我已給他造成足够的損傷。」

「你的損傷可能比他們還要來得重。」

「但這無關宏旨，競技已經結束，這才是重要的事。」

「你的條件是什麼呢？」

「敵方裁軍到最低的自衞武力範圍內，並賠償我方生命財產的損失。」

「我們希望你慈悲爲懷，」格里森說：「當然你可以隨你的高興，但你的敵人希望能保全生靈。」

我聳聳肩，基於某些奇怪的理由，我本希望這場競技能以其他方式結束，但還是身不由己。「叫他來見我，」我說：「我很想看看他。」

「隨你的便。」格里森說。

於是我的螢光幕又變成一片空白。

當噴射機慢慢降落在跑道上時，我和我的屬下正鵠立在機場上，藍色、紅色和金色的勳章在我們的胸前閃閃發光。一道細薄的藍烟自附近一座屠殺場的煙囪冉冉上升，朝飛機場的上空飄來。我的胃一陣緊縮，一道冷顫的快感沿着我的脊柱而下。我馬上就要對敵人施予他應得的懲罰了，那道藍烟慢慢逸向西方的地平線，火紅的太陽正朝着猙獰的西天墜下。

機門終於打開了，從裏面魚貫走出幾個人來，他們走到我們的前面，站成一排，向我們敬禮，我們也拘泥地回禮。我好奇地注視着站在我對面的年輕人。他給我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穿着馬歇爾人的制服，光淨的臉上一無笑容而且陰鬱，就像我自己的複製品，當然比我年輕多了。他的眼睛像伊蓮一樣湛藍，仇恨和失望使他的臉顯得相當冷酷。

「恭喜你，爸爸，」他說：「你又贏了。」

我呆立在那裏，沒有說什麼，也無話可說。我本已計劃好要問一些問題了，但現在彷彿都已失去了意義，我的敵人竟然是我的兒子！他已知道我是他的父親，但他仍然把我當成敵人，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使伊蓮教他這麼恨我呢？

他好像已洞知了我的心思，說：「你殺死了我的祖父費德．馬歇爾，然後又虧待了我的母親，現在我又落入你的手中。這實在是一項輝煌的記錄，你應該爲此感到驕傲才對。」他的眼神和聲音都是冷冰冰的，他已在別人的一再灌輸下對我充滿了仇恨和厭惡，他在血緣上雖是我的兒子，但在心靈上却不是，自從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從沒有眞正屬於過我。

然後我的心中突然浮現兩天前我想起的那首詩的最後片段，如今竟已恍如隔世。

我的名字叫奧基馬第亞，我是王中之王
我的豐功偉業無數，強力而令人絕望！
在我踐踏的廢墟之上不留一物
除了那艘巨船的殘骸，以及
延伸無盡的孤獨而平曠的沙灘外。

現在我想起我是在那裡聽到這首詩了，在伊蓮離開我以前，她曾以迥異於平時甜美的悲愴聲調唸著這首詩，當時我並不在意，也許這種悲愴才是她眞實的自我。她一定恨我恨得甚深，才會忍辱偷生，她到我身邊來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懷有我的孩子，她一定認爲不管我多麼偉大，一個帶有費德·馬歇爾以及我血統的孩子一定能將我擊敗。萬一孩子生出來是個女的，那她的苦心豈不付諸東流？但我馬上明白這並沒有什麼區別，在她的國家裡，男女完全平等，男孩子能做的事女孩子也都能做。

喔……我所摯愛的人……安娜希望有個孩子而喪生，伊蓮却希望有個孩子來殺我。我就是奧基馬第亞，奧基馬第亞就是我——我有數不盡的豐功偉業，不計其數的死亡和不計其數的破壞，現在我又要殺死自己的兒子。我呆立在那裡，我的自制力喪失了，我說：「這場競技不算。」

「但你已經做了，而且贏了，」我的兒子回答道：「我就要因失敗而喪生了。」

「你根本不必與我作對，」我說：「你爲什麼要將你的國家捲入這稱私人恩怨中呢？」

「這不是私人恩怨，爸爸，」他說：「你也蹂躪了我的國土。」

我點點頭。我的確蹂躪了他的國土，我本可以給他們更致命的打擊，但後來我慈悲爲懷，見好就收。如果我早一點知道他是我的兒子……但我冷酷地想了一想，即使我知道他是我的兒子，事情也不會有什麼改變，因爲我是一個競技者，我對我的國家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卽使我有權利，我想我也不會改變卽將加在他們頭上的懲罰的。在一場大競技中，失敗一方的軍政首長及僚屬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乃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我的兒子要被犧牲掉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你母親呢？」我問。

「死了，懲罰的名單上也列有她的名字。她本已奄奄一息，現在她已先我一步走了，我希望能帶給她目睹你毀滅的喜悅，我的判斷告訴我必須等待，但我的心却催促我在她仍然活著的時候採取行動，我聽從了我的心，所以我犧牲了，而你却仍然活著。」

老天！那個女人一定相當相當地恨我！我實在無法了解，我愛她，除了那次爭吵外，從來沒有對她惡言相向，而她竟然這樣對我。我多麼可笑，我竟然一直以爲自己很了解女人。

我嘆了一口氣，一切都結束了，我的心裡却有一陣莫明的空虛。

我看著我的兒子和他的屬下列隊朝著屠殺場走去，每個人都視死如歸——我的心整個崩

潰了，自從安娜死後，眼淚第一次濡濕了我的眼眶。

「我很同情你，羅格，」一個熟悉的聲音說，我轉過頭來，發現格里森已站在我的身前，他的臉比在螢光幕上時還顯得更爲遙遠和淡漠。「失去的痛苦不再是純理論的吧？」

「我的腸子在打轉，」我回答道：「我嚐到了苦果，我想要嘔吐，我要大聲哭泣，你們爲什麼要給我這種傷害？那個年輕人是我的兒子。」

「我知道，在競技開始前我就知道了，」格里森說：「但我是一個裁判。我只能觀察、評判，對你們之間的事我不能置喙。」他的聲音像鐵一般的硬，「但我還是覺得很抱歉。」

「謝了，」我說，我希望他趕快離開，讓我與我的悲傷獨處。

「如果你知道他是你的兒子，你會改變心意嗎？」

「不，」我答道：「我不會有一絲一毫的增減，他是我的兒子並不能做爲逃避競技的藉口。」

「你已經成功了，羅格，你不僅獲得我的同情，也獲得了我的尊敬。」

「你爲什麼還不走呢？」我問：「我不再需要裁判了。」一道藍煙從屠殺場的煙囪噴出，我的兒子已經離開人間了，他的死使我的心裡又多了一道傷口。一個人的心裡究竟能承擔

多少傷口呢？要多少傷痕才能使一個人的靈魂枯竭呢？

「你不需要裁判，但裁判却需要你，」格里森說：「人類在他自動消弭暴力之前，還有一段漫長的路途要走，在目前這個時候，必須有凌越國家的人來爲人類服務，裁決暴力和死亡，這種人相當難求，因爲他們必須同時具備有卓越的判斷力、智慧、悲憫、殘忍和對人類眞誠的愛心。」

「電腦……」我說。

「電腦只是做個參考，最後的決定仍操在裁判手中，我想你知道，我們是最後的權威。我們有感情，但我們不能被感情所左右，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公正。這種生活並不愉快，羅格，如果你想要的話，它就是你的了。否則，你也難逃一死，因爲你的大名也在懲罰的名單上。」

我一下子愣住了——這有兩個理由，因爲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同時也我從沒有想到我的名字也會出現在懲罰的名單上，勝利的競技者是不應該在戰勝後被處死的。

格里森的嘴角浮現一抹冷笑，彷彿他窺透了我的心意。「你是對的，羅格，但你也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你被選上了，」他不着痕跡地加重了最後一句話，「你表現得太好了，自從

你當了競技者後，你的國家就從來沒有被成功地挑戰過。只要你活著，你的國家就凌越其他國家，當權力掌握得太久後，就會對整個人類造成傷害，我們不能允許這種現象。」

「我會提出辭呈。」我說。

「不要想得這麼天真，你的國家不會讓你這麼做的，而且你的職業榮譽感和責任感也不允許你這麼做。」

「那我自殺好了。」

「我們已能爲你代勞，爲什麼還要你親自動手呢？」格里森問，臉上仍然掛著冷笑。

我聳聳肩。「我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你只有兩種選擇，我們也不能強迫你成爲一個裁判。」

「我現在就要決定嗎？」

「不必，明天再回答也不算遲。」

鄉　愁

騰那站在辦公室門前。他的名字就寫在門上：

傑遜騰那，鄉愁控制委員主席

他摸了一下領帶並拍去了衣服上的皺紋。他必須讓人感覺到一種主席的威嚴：冷靜，嚴肅和充滿精力。

他不知道這種情況能繼續多久。因爲，任何一位稍具觀察力的人都不難看出隱藏在他心理底部那些膨湃的掙扎和衝突。

目前，他只希望此種強自的僞裝能再持續一個月，雖然他自知道這個希望非常渺茫。

他打開了門並對著牆上的鏡子整理了一下衣容。鏡子裏顯現出來的是一幅緊閉嘴唇的僵硬面孔。他儘可能地要求把臉上的肌肉放鬆。隨後，筆直地往辦公室走。

「早，瑪麗。」

「早，騰那先生。」

他越過了秘書的辦公桌而走進自己的私人辦公室。

放下了公事包，他舒服地坐在寬大的椅子上。今天應該應付的公事究竟有多少呢？呵，對了，康威爾參議員在十點三十分將來訪並討論一些事情。想到他那種神威活現，咄咄逼人的態度，騰那臉上的肌肉不禁起了一陣抽搐。

他把身體重重地往後一躺。當椅子發出一聲尖銳的響聲時，他瞥見對牆掛了一個標語：過去是對現在的一種反動和曲解。

在它旁邊還掛上了一幅總統的題字：贈送給鄉愁控制委員會主席傑遜騰那，並感謝他一年來的卓越表現。西元二〇二三年，三月七日。

傑遜用手緊握著椅柄直到指頭發白。要是我能將伊夫林由心理驅除多好！要是我能將那本陳舊的中學同學錄找到多好！我將又可看到她那令人懷念的微笑！

他站了起來，在室內不斷地走動。當他企圖尋找出伊夫林的照片時，心靈已開始興起了一陣洶湧的波浪，過去的回憶也開始廻盪於腦際。他常常感受到一種昧曖的情緒，這種情緒

常使他想起過去那段天眞浪漫的日子。回憶使他變得焦慮和心神不安，同時，機器式的效率也大大地降低了。

伊夫林的微笑深深地抓住他。她那紅紅的雙頰，天眞的笑聲和在陽光下閃耀的金色秀髮時常在眼前出現。

傑遜痛苦地將自己從回憶中拉回現實。再四十五分鐘，康威爾參議員將會走進這扇門。那個頑固的老兵毫無疑問地將在四十五分鐘後到達。

傑遜又不自覺地回想到過去。他似乎又看到了初戀時的情形。歡笑、失望、激動、痛苦……伊夫林和傑遜：他們的世界已消失了。他的心理起了一陣劇痛並爲年青時的一切感傷。

像一個如此容易感受鄉愁的人如何能够在這樣一個位置是上持續長久？他感到絕望。

精神醫學家將此種極易懷念過去的疾病稱鄉愁爲。這種疾病在二十世紀末期卽深深地影響看當時的人們。到了二十一世紀，它竟成了一種流行病。在一個電腦控制和機器文明極端發達的美國，這種鄉愁的疾病竟然像波浪一樣襲捲了整個社會。到處成立了所謂「鄉愁俱樂部」，他們爭相地觀看著舊時的雜誌和一些值得回憶的事件。

悠閒的排遣成爲一個急迫的問題。由於工業的急速發展，國民生產總額和個人所得顯出

了戲劇性的增加，也導致了工作時間減少，提前退休的情況發生。再加上缺乏具體的休閒活動和現代社會的枯躁乏味，因此，罹患鄉愁疾病的人也就愈來愈多。

社會學家們開始宣稱美國是一個沒有未來希望的國家。因爲人們只能在過去的回憶中求取歡樂。回憶，對他們來講，其價值似乎已遠超過了現實。

於是，具有未來傾向的社會分析學家發出了警告，宣稱這種具有過去傾向的趨勢將使文明衰落。他們指出「鄉愁」是促使人們由現實中退縮的一種病態形式，也是一種最嚴重的逃避心態。

情勢的演變使國會不得不採取冗長而激烈的聽證辯論會。他們開始立法限制人們回憶的範圍。任何超過二十年的書籍，雜誌、錄音帶，照片和影片都被宣佈爲非法而明令禁絕。

國家開始設立一個「評估」機構，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尋找出那些宣傳鄉愁疾病的人並判以重罪。

不幸的是，有關鄉愁的宣傳品依舊在暗地裏流傳。「想一想過去，」那些推動者寫道：「懷念一下過去那段美好的日子。揚棄現在那些虛僞。保存舊有的價值。」

參議員康威爾卽曾在會議上大聲疾呼：「那些罹患鄉愁的人必須被隔離以免危害社會。

這些愚昧的冒險家正在刺傷人類的弱點。過去的書籍，對現實來講，是一種腐蝕人心的毒劑。鄉愁消耗了我們對目前和未來所具有的奮鬪決心。它使人們墮落。我們必須爲未來而工作，爲未來而計劃，爲未來而生存！多愁善感必須從我們的日常行爲中全數排出！」

最後，鄉愁控制委員會成立了。四十二歲的傑遜被任命爲主席。他開始有計劃地實施各種工作。所有各地人民的休閒活動都被歸檔，而整個資料也被放進巨大的電腦中心儲存。已存的資料不斷地經過修正，同時，將最新的資料轉送到華盛頓的電腦控制中心。

當發現一個人患有鄉愁病時，他立刻接受藥物治療以改變人格。任何具有未來傾向思想的人都接受了應有的報酬——以電流刺激其快樂中樞。對於那些具有抗拒傾向的人則施以特殊刺激使其神經傳導發生改變。也就經由此種方式，人們的回憶開始被清除得一乾二淨。

調查報告中發現學校裏的那些心理咨商顧問們罹患鄉愁病的比率最高，不過，那也常局限在中老年人身上。對於那些煩躁不安的病人則將他們隔離並施行永久的藥物治療使他們安靜。邁斯特博士，一位傑出的藥物治療專家卽曾說道：「對那些無法治癒的現實休克者，我們發明了一種新的治療法，它可以重建一種新的、具有未來傾向的人格。」不幸的是，經過長期的麻醉藥品治療，許多病人開始產生幻覺，同時，人格也發生了難以挽回的瓦解了。

就在傑遜採取行動後的十五個月，除了得到各黨派的支持和喝彩外，還接受了總統的榮譽頒獎。他們一致盛讚他的高度組織和工作效率。最後，他被視為總統的首席顧問。只有康威爾參議員對這個機構仍有微言。他和他的信徒們要求對鄉愁病採取更激烈的對抗行動。因此，許多人在私底下都稱他為狂熱信徒。不過，他却是鄉愁調查委員會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要是康威爾參議員對傑遜的心理狀態做過一些調查，那他將絕不會任命他為鄉愁控制委員會主席，這也即意味著傑遜公職生涯的結束。想到此，他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看看錶，還距離預定見面的時間有二十分鐘。他尚有十分鐘的時間來平服心靈的安靜。

不幸的，過去的回憶依然像絲線一樣地纏著他的心靈。伊夫林的小唇、柔和的曲線和迷人的微笑依舊在他的眼前浮現。

突然，一陣粗重的響聲發自門外。傑遜機靈地坐直了身子。

「傑遜先生，康威爾參議員來了。」

「請他進來。」傑遜沙啞地應道。

康威爾參議員大步地跨了進來。他的頭髮斑白而粗糙，滿臉橫肉，看起來就像一頭兇暴

的老獅子隨時準備撲殺敵人。他發出了一種嚴肅的笑容並將手伸出握住傑遜僵硬的手掌。

「最近好嗎？傑遜？」

「很好，謝謝您。您好嗎？」

「很好，很好。你知道我一直想來看你。」

聽了這話，傑遜顯得有點不自在。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贊成我的看法，傑遜先生，我們都同意澈底執行已訂的計劃。從開始，我就未曾問過你對我們此種政策的同意究竟大到什麼程度。不過，我想你應該知道，當我對事情處理的成果逐漸失去耐心時，我會毫無保留地加以攻擊。」

「我知道，參議員先生。」

「嗯，那很好。我帶來了最近收集到的一些可靠資料，它列出了一些可怕的鄉愁病煽動者的名單。」他打開了公事包並取出一疊文件。「例如，這裏是一些秘密播放卓別靈和紀東影片的犯罪名單。這裏是一些販賣舊書的書商名單。我的一位安全人員居然還查出了一張一九七二年一位名叫戴安那魯斯歌手所唱的唱片。這些唱片充滿了對情感上的要求。」他繼續翻閱著文件，「這裏則是一些依舊在大學裏傳播鄉愁思想者的名單。傑遜先生，我要提醒你

，這些人必須加以禁止，即令必須以殘酷的手段加以剷除。我們的國際敵人正在靜待和期望著這些毒素腐蝕我們的民心。」

「我馬上處理這件事，參議員先生。我將即刻動員所有的工作人員對它做一個緊急的處置。謝謝您，參議員先生，您提供了我一個極有價值的資料。」

「很好。這也是我專程來找你的原因。」康威爾參議員滿意地點了點頭，「我知道你會瞭解這件事的嚴重性。你是否會將結果儘快地送給我？」

「當調查結果送到我手上時，我將迅速地將影印本送到您桌上。」

「很好，」他站了出來並望了一下窗外，「今天眞是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我想到波多馬克河去散步一下。這對我僵硬的雙脚會有所幫助。咦，傑遜先生，你看起來似有些不安。也許是春季熱的關係吧？」

是不是一個陷阱？傑遜急速地答道：「不，參議員先生，我絕不會受天氣的影響的。我只是焦慮地思考著如何有效地處理您帶來的資料。」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傑遜。我們必須徹底執行既訂的政策。要是我們緊密地配合，我相信此種鄉愁的污染一定可以清除乾淨。然後，像我這隻老山羊又可以興奮地帶領著你

們這羣年青人繼續向未來奮鬪。好了，我已說得太多了，傑遜，」他緊接著他的手，「再見，我的好孩子。」

他終於跨出了辦公室。

傑遜軟綿綿地躺在椅子上，一滴滴冷汗正在往額下滴落，他有一種虛脫的感覺。

隔了一會，他拿起了話筒撥了執法機關的號碼，「喂，魯絲嗎？我是傑遜。剛剛康威爾參議員來訪……嗯，對了，他拿來了一份新的名單。我將把它送到你的辦公室。你能不能通知一下工作人員今天即開始行動？……好，謝謝你，魯絲。」

他交代了秘書當報告送來時複印一份給康威爾參議員。

現在，他又陷入孤獨。他玩弄著桌上的公文夾，裏面放著一些提醒注意的事件。儘管翻閱著，但，它們看來似乎非常空洞和陌生。他的思想終於又飄離了現實。他已不只一百次地問著自己的婚姻究竟出了什麼錯；思緒一觸及這個傷痛，像決了堤的感傷和自我批判又湧了上來。要是我娶了伊夫林情況是否會改觀？

他突然推開椅子，然後走出辦公室。

「我想提前下班了，瑪麗。要是有人打電話來，請告訴他我到外面去視察。」

「好的，傑遜先生。」瑪麗帶著疑惑的眼光回答著。傑遜先生竟會提前下班，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不過，她會得體地應付他人的來訪。

電梯降落後，傑遜走出了那座高大的建築物。刺目的陽光再加上建築物窗戶玻璃的反光使人瞬時睜不開眼睛。

他順著街道往回家的道路反向行走。他的雙腿就像不聽指揮一樣，自動地走向往偏僻的郊區。

他默默地走著，擁擠的路人不時擦身而過。

一個小時以後，他發現自己正行走在一條熟悉的道路上。他幾乎走進了一個古老的城鎮。道路顯得狹窄而崎嶇不平。他突然興起了一種荒謬的感覺，就像他突然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一樣。

遠處仍不時傳來隆隆的機器聲。過去的一切就全在這種隆隆聲中被剷除了，接著來的是一叢叢高聳遮天的大樓到處林立。

他想起出生時所居住的二樓矮屋。他是在中學畢業時才遷移到城市公寓居住的。那棟小屋應該是還在幾哩以外。不知道它是否已被剷除了？

他逐漸走進了熱區。空氣中仍夾帶著水泥和塑膠的灰屑。巨大的起重機就像恐龍一樣遮住了碧藍的天空。陽光照在街道就像一片片飄落的紅杉。

「嗨，先生，小心。」一旁邊工作的人叫了起來。

隨著叫聲，他調整了一下步伐。

他抬起頭，看到了那塊古老的路牌：克林頓街，左往克林頓，右往復克斯特。思潮終於又湧了上來。伊夫林正在等我。不，不，我已永遠失去她了。他的眼睛充滿了淚水。

他彎下身來抓起了一把泥土。時間就像沙一樣在他的指縫間溜過了，一九九一，一九九二，一九九三……

他開始奔跑。突然，一位男孩出現在他面前。

「先生，買一份報紙？」

「不，我很忙。」

「你奔跑著到何處？」

「回家。」

「你家離此很遠嗎？」

「僅有一哩。」

由於奔跑而氣喘如牛，身體亦隱隱作痛。因此，他放慢了脚步。

「我跟你一塊走好嗎？」孩子問道，「我也住在那裏。」

「等一下，」傑遜突然想起了，「那裏是不是已被剷平而蓋起了辦公大廈？」

「辦公大廈？不，沒有。不過，我曾聽他們正在討論著興建大廈的事情。啊，對了，今天的報紙提到了這件事情。」

「讓我看看。」傑遜急速地抓住了報紙。

「一份一角。」孩字答道。

他往口袋一掏摸出了一個銅幣往天空一丟。孩子張開手接住了。

他焦急地攤開報紙。眼睛順著字行往下看。哼，找到了，就在第三頁。他們計劃將新港街到威爾莫路間開闢成辦公大樓區。

「好啊！也許他們還沒動到我的老家。」傑遜興奮地大叫。

「他們尚未開始動工。」孩子向他保證道。

他們開始沉默地走著。突然，孩子哼起了一首曲子。

傑遜心裏一震。「你在哼什麼？」

它「我正在唱一首歌。你喜歡嗎？」

「他聽起來就像我曾經唱過的一首曲子。接下來是不是『十五棵雛菊並排成一列，來回搖擺著它們的花朵』？」

孩子帶疑惑的眼睛望著他。「好啊，我想我已會唱了。」

傑遜開始注視著孩子，他搖頭的姿勢和語調令人有極熟悉的感覺。難道他是那一位熟人的兒子？

「你是本地人嗎？」傑遜問道。

「我一直住在這裏。」孩子答道。

「你叫什麼名字？」

「傑遜。傑遜騰那。」

傑遜不悅地說道：「你想拉我的後腿嗎？你究竟在開什麼玩笑？是不是有人指使你？」

「你說什麼？那眞的是我的名字。」

「我想你是一路跟蹤我來的吧？是不是康威爾參議員請你來偵測我的吧？」

「不，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我從未聽過康威爾參議員的名字。」孩子驚惶地往後退。接著，往後急跑。

「回來！不要跑！」傑遜大叫著追了上去。

孩子彎過了轉角跑進了小巷。「回來！」傑遜氣急地叫喊著。當他衝到轉角時，脚下一滑跌個四脚朝天。這時，他看到了那孩子回頭一望，然後躍過一道籬笆而消失了。

傑遜掙扎著站起來，將身體靠在牆上。他的耳朵似乎又聽到了那熟悉的歌聲。「十五棵雛菊並排成一列，來回搖擺著它們的花朵。」

他開始哼起了這首熟悉的曲子並隨拍子搖擺著身體。淚水慢慢地流出眼眶，報紙也順手掉到地上。在模糊的淚光中，他瞥見了報紙上的日期：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

他們發現他在路上搖擺地唱著一首陌生的曲子。當要求解釋時，他却只是喃喃自語地訴說著報紙的事情。有時候，他會突然大叫著伊夫林的名字。後來，他們才發現到伊夫林原來是一位可愛的女孩子的名字。她在傑遜結婚時自殺了。

邁斯特博士親自治療傑遜的疾病。他自信可以將傑遜由過去的惡夢中挽救回來。

傑遜高中的畢業紀念册終於被搜了出來燒毀。

他被實施了全天候的痲醉劑治療。

大概要不了多久，傑遜又將重新開始過另外一種新的生活了。

附錄：一個美學者的獨白

孫慶餘

一個藝術學者，不必在知識上正確瞭解美的定義，但他必須具有一種特殊氣質，就是在遭逢美的對象時，能夠被深刻感動的能力。（瓦特·珮特）

美是一種精神價值，超越道德、功利之上，有助於「人類痛苦」（Toska）的解脫，美，使人寧死而無悔，使人陶然而就醉。美產生愛。愛，使人不忍於破壞，使人自怨而自艾。人性在愛和美中提昇，出乎天性而不帶絲毫勉強。然而美同樣容易使人墜落，使精神價值淪為官能感受。一個人，只有如「饗宴篇」所說，由愛個體之美進而愛一切形體之美，再由形體之美入於形式之美，由形式之美入於行為觀念之美，才能遠離耽美頹廢，到達心靈和形體和諧的完美之境（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審美」之境）；「如此，可謂知美之眞諦矣。」

「理想」是一種美，藝術因為追求「理想」而產生。藝術不必是完美，但藝術必須代表美。在藝術品中，完美向人展現各種可能性，每一個藝術品都是一種可能的完美。這種完美被更深切的表達在文學上，因此文學是最高的藝術。

「理想」的追求是一種精神的活動（由於它企向本體界），它用「完美的可能性」把「現實的必然性」拉遠，在追求中塑造未來；每一個「理想」的舊殼都成為另一批「現實」的新居。

由於「完美的可能性」，「理想」被迫和「現實」脫離；「無關心」造成了美感，也造成了慾望的昇華。

「現實」是和「理想」相對待的一種說法。在「現實」中，我們只發覺了「佔有」和「利用」的問題。「現實」不追求緬邈的「理想」，它只追求人生的「必然性」，因此它所滿足的也是快感而非美感。

美感和快感的最大區分就在：美感是一種自足，而快感有待外鑠；美感來自慾望的昇華，而快感出於慾望的發洩；美感是人性的超然，而快感是生物的本能；美感是一種精神價值，而快感是一種官能感受。

「現實」無法產生藝術，因為現實無法從慾望超脫。「現實」的追求是一種物質和官覺性的活動，因此它只能產生科學。

按：以上的方法只是純就「理想」和「現實」二類的客觀角度而言，並不包括人生態度的取向。事實上，人生含有無窮「理想」和「現實」的可能選擇；一個理想主義者儘可以是一個追求功利的科學家，而仍無損於他的偉大。

科學代表「現實的完美」（一種可疑和粗俗的完美，與本體界那種完美有別。「美麗新世界」裡所說的「越少的完美就越多的自由」就是指這種完美）。科學用功利摒絕了一切「理想」的「不合時宜」，科學帶來了文明，也驅走了文化。科學教人學習沐猴而冠。科學對人性實施一種「逐漸殺死的過程」（killing process）。

人性基於愛，愛心有賴藝術（尤其以闡揚「倫理喜世」為主的「肯定藝術」）的陶寫；愛心在藝術中成長，在人格中純粹。眞誠的愛，正如柏拉圖所強調的「愛智」那種「愛」（Philo），它不以肉體的滿足為究極，而以精神的醇化為依歸。由於眞誠，它可能招來無邊的苦惱，然而，也由於苦惱，人性在愛中無限發揮。

可是功利的追求者却無法滿足這種愛，他們只要求那些可以到手的愛（佛洛伊特所謂的

「肉體愛」；一旦他們的目的達到，他們又被另一股「生之慾求」引向更新的目標。正如那個永不滿足的浮士德：「如是，我狂熱地由希望轉至享樂。可是，當我享樂時，我又懊悔不能再希望了。」對於那些缺乏愛心的人，慾望是難以饜走的。齊克果視哥德爲「近代無性格的代表」，或許因爲他把功利觀念毫無保留的表現給浮士德吧！

藝術的本質在美，美的感受使人產生愛，美的蘊藉使人不忍於破壞（愛和美的期待可以使人發明其「創造性衝動」，遏止其「毀滅性衝動」；這就是雪萊所說的「**愛和美可以救世界**」的意思。一旦愛和美的期待喪失，「毀滅性衝動」便隨之而起。），美的深沉使人經營永生的樂土。可是，科學却用單調的和諧破壞了這種美，科學經營的是一種「現實的完美」，清一色的「程式美」（official Beauty ）造成審美能力的疲乏，人性在疲乏中消融。

請想，那種方方正正的建築雕刻很美觀嗎？那種陳陳相因的裝璜擺設很悅目嗎？那種相同款式的服飾很高雅嗎？那種標準整容的臉型很迷人嗎？不！我們厭倦各種單調的和諧，我們不想看那麼整齊的美。相同的嘴臉令人作嘔，相同的時裝使人倒胃。達芬奇說：「偉大的醜和偉大的美同樣出奇，只有平庸是可以忽略的。」而科學的化裝師却在努力替我們製造各種「平庸」。

不錯！科學可以借機械的整合帶來烏托邦，科學可以借羣衆的認同在「他人導向」中取得和諧，取得「現實的完美」。可是，這種完美、這種和諧却是犧牲了人性的尊嚴換來的，它的代價太高了，我們買不起。

兩千三百多年前，柏拉圖幻想着「理想國」的實現。四百五十年前，摩爾還抱着「烏托邦」的美景不放。曾幾何時，從培根的「新亞特蘭替斯」開始，到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爲止，其間不過兩百餘年，「科學烏托邦」的遠景已經駸駸來到，然而，我們所見的不再是柏拉圖那種「哲人統治」的王國或摩爾所標榜的那種「無爲而治」的幸福社會，而是韋伯所預言的那種更文明更恐佈的「世界」。這種毫末千里寧是那些理想主義所能預料的嗎？

科學確是增進了技術，但科學並沒有增殖良心。「卽使是一顆甘藍菜騎在摩托上也會殺人，」「武士（Samusai）因爲認淸了刀是凶器，所以能够『安心』的殺人。」【三島由紀夫：「不道德教育講座」】那些認不淸科學是凶器却又「安心」殺人的人，他們的本質與那沒有道德靈性的甘藍菜不正相同嗎？「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用之。**也只有抱定「武士」那種「手上有刀，心中無刀」的「安心」精神，使科學的手和藝術的良心結合，才是人類**

幸福的唯一指望。

可是，從人類那種與生俱來的嗜血天性，我看不出這種「理想」有何些微指望。人性的呼聲是太微弱了！功利的需求是太高昂了！科學至終會不會像那「魔瓶」解放的巨人，一舉擊毀它的主人呢？

「科學烏托邦」的終必來到已成定局，人性力量的漸告微弱在所難免。然而，我們是就此臣服呢？還是奮戰不屈呢？我們是在藝術的光輝中追求生命的完美呢？還是在功利的自私中導向毀滅的終程呢？

只有愛心（廣延愛心的結合）足以延阻「科學烏托邦」的來臨，只有愛心能夠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無限的完美，科學既不能把它的力量用在痛苦的紓解上，愛心的移注或有助於人類野心的祛除吧！

人生是一種「參與」，每一個人不該置身事外，共同擔負人類的命運是我們的一份責任。在藝術生命的洗禮裡，我們堅定了這種信念。

藝術是追求理想的，理想和現實一樣，有相當大的感染性，因此頹廢的藝術應該制止。頹廢正如懦弱，是「道德無能」的顯示。在「現代」藝術的領域裡，頹廢以各種僞裝的

面目出現。「藝術自由」助長了頹廢的氣焰，頹廢的根已經深植在「現代人」的靈魂裡不克自拔了。

「現代人」不是憑空而來的名詞，「現代人」是功利和道德無能的雙重棄兒；十九世紀的頹廢早產，在二十世紀遺傳滋生。「現代人」被「生存空虛」的夢魘所苦，他們把「生存空虛」表現在藝術上，用自虐自嘲獲得墜落的快感（有如紀涅）。他們無力對抗科學，於是退而侵蝕藝術，「藝術王國」的柔弱在寬容中使他們無所忌憚（平民教育的「德政」使每一個不具「藝術良心」和「自覺存在」的塗抹匠拿起筆來都能以「藝術家」自命，對於米開朗基羅的告誡——「修鍊藝術的當是貴族，而非平民」——充耳不聞）。他們蠹食藝術的「理想」，把「理想」化爲遁逃的澤藪；他們在藝術的園地裡開創「人工的樂園」，把「上帝的樂園」（所有的古典美）趕回天上。然後，他們完全勝利了！他們沉浸在圖騰的膜拜裡，靜靜的等待科學的接收，靜靜的等待在「科學烏托邦」裡作一名開國的重臣。

「在努力使我們變成禽獸上，沒有人比你更高明了！看了你的書，使人想用四隻脚走路。」看了「現代人」的藝術成績，使人對伏爾泰的話深表同感。

眞的，走入「現代繪畫」（前衞的、超現實的）的會場，你會發覺你已置身幻境。你漫

心肝的走着走着，停止思考（在「現代繪畫」中，你是無從思考也無需思考的，因爲它們全部訴諸潛意識，傳統的美學對它們全不適用。每一個「現代藝術家」都是一個美學者，每一個「現代藝術家」都有一套獨特的美學觀點，他們只要你生吞活剝，不管你會死會活；他們還用惡毒的字眼攻擊那些膽敢冒瀆「藝術神聖」「創作自由」的人。）（當然，身爲一個藝術的同情者和同調者，我們不敢也無意非薄任何「藝術神聖」、「創作自由」。可是，在無條件接受這些「標籤價值」之前，我們不免想及Clve Bell 從「一切藝術品的共有特性」中所發現的那種「有意義的形式」significant forin：「只有當實在的意義透過形式被人感觸到時，形式才有了意義。」對於那些存心排斥「意義」並且造成「審美的自由聯想」的純粹表現主義者，我們是否該賦予他「藝術家」的高貴榮銜呢？他們會不會冒瀆了以往藝術家爲我們辛苦掙得的「藝術神聖」「創作自由」呢？），腦中仍不時縈廻那些獰惡的線條。

出了會場，你舒了口氣，在靜夜的夜街邊漫步，耳畔又傳來「現代音樂」的絕響，那種恐佈的嘶喊，剎時把你帶回古遠的年代，帶回特洛埃的戰場裡；幢幢鬼影在鼓樂中奔決號命，宛如修羅屠場。

你迫不及待的逃開，逃回家裡，打開書，準備呼吸一下古英雄的氣息。可是你又看到了

「生存空虛說」，看到了「現代文學」的荒謬嘴臉，看到「現代人」在喪心病狂中的譫語胡道。

你痛不欲生，懷疑還在人間，可是「罪惡的世界」分明擺在眼前。於是，你只能閉上眼，努力去「想像」悲哀，努力又跟着中風狂走，努力在「現代藝術」的殿堂中山呼舞拜。

這時代，有人以沉默的驕傲負擔了舉世的責難，有人以無比的強毅走向非洲的叢林，他們都面對了「眞正的」空虛，他們都受過了「眞正的」苦難；然而，他們沒有怨言，他們依然樂觀。而我們這羣命運的寵兒，我們坐享父母祖先的餘蔭，我們在豐衣豐足食中過活，而我們依然腆顏呼痛，我們自認無根的一代。我們強不知以爲知，信筆亂塗，美其名爲「藝術」。其實我們是在自欺欺人，我們只是想表現。我們故作驚人，用急就的贋鼎排斥匠意的經營，用晦澀隱藏愚昧，自以爲功在藝術，而我們却在殘殺性靈。科學的手還不會結束藝術的生命，我們已經爲它敲出了喪鐘。

一切過渡造成頹廢，藝術需重整旗鼓。假如我們不被盲目的「羣衆意識」牽引，不被「現代藝術」的讕言迷惑，我們終將發現深邃的美，終當尋獲碇泊的邊岸。我們從美學的活路中占見藝術的新機。

美學是藝術的指針，藝術是道德的糧食。這時代么丑的現形，由於美學的無力。淺薄的美學者躲在空想的閣樓中作他的「本質解析」、「藝術探討」，自以為是。然而人類並不需要這種解析，不需要這種探討；人類需要行動，需要可以行動的知識，而不是曖昧的藝術玄學。

殉美的決心使人一往無前，人道的熱忱使人戮力當世，愛情的純至使人高貴深沉。人生有這麼多的美好却不曾寫入美學的篇章，不曾作為美感的對象，那些困思於知識堂奧的美學者能不媿然於心嗎？

× × ×

【編者按】：本文摘自「知識人的良知」（新潮新刊2）書中，可以作為「人類的夢魘」外一章。

武陵叢刊⑦

人類的夢魘　　特價新臺幣35元

作　者：歌德文等
譯　者：孫慶餘／王溢嘉
出版者：武陵出版社
地　址：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路一八〇巷五弄九之三號
電　話：五六一九三九四
郵撥帳號：一〇五〇六三號
發行人：武陵出版社
印刷廠：現大文具印刷公司
地　址：臺北市大理街五十六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業第一一二八號
初　版：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再　版：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武陵出版社已出版書目

社址：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路 180 巷 5 弄 9 之 3 號

郵撥：105063（函購九折、購全套七折、郵票通用）

武陵叢刊

①	點亮生命的燈	摩爾博士著	35元
②	星星的故鄉（三版）	崔仁浩著	55元
③	神州豪俠傳	羅青著	45元
④	飛鳥與草花	林川夫著	40元
⑤	藏鏡人	銀正雄著	45元
⑥	心靈的手術	詹姆・法蘭庭著	35元
⑦	人類的夢魘	歌德文著	35元